美人傑語录

加港文獻館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Gift from

Mr. Wayne Lee

萬人傑語錄

著作者：萬人傑
出版者：宇宙出版社
香港芬域道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定價：每冊港幣三元
一九六七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加拿大香港文獻資料中心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目錄

自序……一
敬而遠之……三
示威行列……五
言論自由……八
人不犯我……一〇
自由選擇生活方式……一三
象徵式……一五
嚇人的報紙……一七
上下集……二〇
一件還件……二二
兩大袋……二五
貯糧……二七

紙老虎……三〇
四百萬和七億……三二
精人出口笨人出手……三五
前進生活……三七
支持……四二
敗類……四四
愛國……四六
歡迎參觀……四九
和中共做生意……五一
氫彈與大刀隊……五六
殷鑑不遠……五八
聞道遞解怕得要死……六一
自導、自演、自拍……六三
罷工滑稽劇……六五
數字……六八

不受歡迎的輸出品……七〇
談　判……七三
偉大的妻子……七五
幻　想……八二
何處是樂土……八五
無冕皇帝……九三
家賊難防……九六
有圖爲證……九八
現　形……一〇一
下　台……一〇三
哀哉學子……一〇五
左派與狗……一〇七
制　水……一〇九
明星與影迷……一一一
搬石頭打大老細的脚……一一三

大字報……一一六
向鈔票屈膝的人……一一八
大老細的屁……一二〇
靈　堂……一二三
第日你就知……一二五
名流的嘴臉……一二八
昏庸老朽……一三〇
保　產……一三三
抗　議……一三五
大老細與大莊家……一三八
識時務者爲俊傑……一四〇
思　想……一四三
愛國英雄？怕得要死！……一四五
鬥爭失敗左報是罪魁……一四八
港共捧出來的日本人……一五〇

新逃亡潮……一五三
鬥垮了的「國貨公司」……一五五
香港動物園……一五八
置身事外……一六〇
資敵以紙……一六三
過份的容忍……一六五
誰無兒女……一六八
愛國炸彈……一七〇
殘　忍……一七三
我們才配稱爲愛國同胞……一七五
父子談義和團……一七八
妙　計……一八三
橙色人物……一八一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一八六
法西斯法律……一八八

暗殺可以爭取勝利嗎？……一九一
爲「烈士」復仇・爲林彬復仇……一九三
澳門擴展與香港……一九六
我的立場……一九八

自序

「語錄」不是毛澤東發明的，我念小學時，已讀過羅曼羅蘭和其他許多世界聞人的語錄。每個人的語錄，代表了他對一些特殊事物的見解，及憑他的聰明、才智所悟出的眞理。不過，這些語錄只供對他們高超的思想欣賞的人閱讀，既未被視如聖經；也沒人稱爲寶書；更不會作爲辟邪符咒，一天到晚，唸個不休。

但「毛澤東語錄」則不同，不管你看得懂看不懂；不管你欣賞不欣賞；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在大陸必須人手一冊。不但要經常高高舉起，一空下來就得集體誦讀，有如我們年幼時唸成語考一樣，要唸到滾瓜爛熟。至於是否能活學活用，那是另外一回事。有了「寶書」在手，總可免却許多麻煩。

澳門奪權成功後，毛語錄曾發生過很大作用。手持毛語錄的人，可以橫行無忌；甚至有人把毛語錄挖通，藉着它做護身符，販毒、走私。有此妙用，相信連毛公也不會想到。

不過，毛澤東語錄在海外也給華僑們帶來許多災難，不少地方因毛語錄而掀起反華狂潮，死人無算。毛語錄亦害得人慘矣！

香港是個自由地方，你喜歡，可以買本看看；不喜歡，大陸公司有得送也沒人要。除非在左派工會吃大灶，或靠左派津貼生活費的人才會迫得非讀不可。不過，這次港共

發動的「抗暴鬥爭」，使紅彤彤的「寶書」失了光彩，成爲四百萬市民嘲笑對象，連左仔也不敢公開拿出來，免犯衆怒。

毛澤東如果知道實情，港共這班蠢才，不被召回去申斥一番才怪！

香港，也有人替毛澤東的死對頭劉少奇出了一本語錄，甫上市，左派就放了把火，燒掉一大批。這麼一來，既可毀滅一部份，少些人可以讀到；同時，把這事向北京一報告，大可將功贖罪。

萬人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文學家，只是個從事剪刀紅墨生涯三十多年的老報人，本來沒資格學人出版「語錄」；可是自從被人貼了大字報，頓悟今時不同往日，已是個受注意的人物，出一本語錄，或者有人捧場。要是萬人傑語錄在香港好銷過毛澤東語錄的話，豈不把他老人家吹脹？

香港不能使用政治壓力迫人購讀，要人家感到興趣，才會掏腰包。大家出本語錄，和許多商品自由競爭一樣，多人歡迎你的貨式，就能暢銷；否則，除非每本附送鈔票，不會有人過問。

「萬人傑語錄」是怎樣的一本書？它不是羅曼羅蘭語錄那麼有深奧的哲理；也不像毛澤東語錄那樣能鎮壓牛鬼蛇神，有治邪作用。它，是一本充滿笑料的書，希望每個讀過的人，會捧腹大笑一場。（左仔除外，特此聲明。）

笑，對健康有益，我出版這本書，目的在供給大家笑料，願大家齊聲同笑，長命百歲！

敬而遠之

這羣拿着紅皮書當義和團神咒的人，是破壞香港安定的細菌，細菌是生人勿近的，除了憎恨，人人敬而遠之。

毛語錄從大陸唸到澳門，從澳門唸到香港，唸垮了四家的士公司，一家英坭廠；也唸破幾百工人的飯碗。這個結果，連唸毛語錄的人也料想不到。

香港不少人是吃夠了老八的苦頭，出盡方法，逃到這小島，才安定下來，得到喘息機會，對老八的一套，比任何地區的人清楚明瞭，所以，儘管一百幾十個人盲目的唸，可唸不出甚麼作用來。

同時，人們喘息甫定，深深了解到香港需要安定。而這羣拿着紅皮書當義和團神咒的人，却是破壞香港安定的細菌，細菌是生人勿近的，除了憎恨外，人人敬而遠之。

除了唸語錄外，近來復有許多左派工人和學生哥，掛上紅太陽的襟章，招搖過市。我在渡海小輪目睹的一幕，可代表大部份香港市民的心理。

小輪打响鐘，快要拉跳板的時候，踏進幾個穿藍褲白襯衫的學生哥，他們大搖大擺

地擠進左邊一排座位，吱吱喳喳，旁若無人。

坐在鄰座前後的人，不禁對他們投以注視的一眼，只見他們人人襟間都別了徽章，徽章上的一個人像，是他們心中的紅太陽。

或者爲了這幾天氣溫突升的原故，人們對紅太陽特別吃不消。幾個學生哥襟頭的徽章，使他們感到不舒服，旁邊一個冷靜的中年人，首先起座，轉到右邊座位；跟着，前面幾個，側邊幾個，也採取同樣行動，寧可擠迫點，也避開他們。這舉動漸漸引起附近的人注意，船到中段，左邊位子，除這幾個學生哥，竟沒有別的搭客，人人彷彿遇到細菌，有咁遠避咁遠。

整個國家給攪到天翻地覆，日鬥夜鬥，鬥完這個鬥那個；怕你是最親密的戰友，一樣給他們鬥垮鬥臭。生活在香港這一小撮的人，總算可以安定過日子，一旦發現這些細菌滋生，他們自然而然的按不住心頭的憤恨，敬而遠之，這是無言的抗議。

有一個抹車仔，爲了這些人的活動，憂形於色，躭心生活受影响。我說：「人家大濶佬都不躭心，你躭心甚麼？將來沒車好抹，可以改行。」

「萬先生，我是五月逃亡潮從大陸逃來的，現在雖然淪爲抹車仔，手下也有三十多部車子可抹，一個月六舊幾，生活過得寫意，天若下雨，還可乘機偷懶。兩茶一飯，絕

對沒問題；晚上照例還可看一場電影。工作時開了原子粒收音機，一邊聽古仔，一邊抹車，好不寫意。回想在大陸時，終日在飢餓線上掙扎，要我再過從前的日子，我寧願跳鹹水海！」

這抹車仔的話，代表了許多人的心聲；那些可厭的細菌，怎不叫他們警惕？

（五月十日）

示威行列

抗議行列中有明星參加，會吸引更多看熱鬧的人。記得林黛出殯的行列，也吸引了許多人觀看，還不是爲了看明星！

左派仁兄到處唸毛語錄、貼大字報、唱歌，鬧完九龍鬧到香港，市街上平添熱鬧，孩子們尾隨在後，有樣學樣，他們覺得很有趣、很過癮。自從共產黨鬧翻了半個世界，這種「示威行列」，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會時時出現。在香港，却還是破天荒的第一遭，難怪孩子們覺得新奇過癮。

對這種行列的觀感，見仁見智，有些人認爲過癮，有些人認爲無聊。如果是大陸紅

衛兵那麼一羣黃毛小子倒無所謂，一個五六十歲的人，像個跳蹦蹦的小孩子。手舞足蹈地唱歌，爬上爬落貼標語，看來却不大像樣。

我在電視中看到一個戴眼鏡，年紀可以做公公的仁兄，揮動雙手，打着節拍，指揮一夥人在港督府門前唱歌，使我有返老還童之感。

這種示威行動現在似乎已漸成爲日常功課，連續幾天沒有停止，看來還要繼續下去的。如果是長期性的，對一些年紀如我老萬的中年人，倒很有好處。平時，他們都缺乏運動，每天伏案工作，有機會走一段斜坡路，跑到督憲府，再而到市區遊行一匝，倒是對身體非常有益的。

醫生對我說過，要使身體沒那麼多小毛病，最好每天步行一兩小時。爲了沒有伴，我一直沒實行，現在使我對他們不勝羨慕，這麼鬧哄哄的一大羣人，不愁沒人陪你。如果不是我還沒把毛語錄唸熟，眞想湊湊熱鬧，作爲我們中坑的健身運動，眞是太好了！

不過，參加示威行列的人，未必個個知道這好處，上港督府本來並不太遠，有些人却坐了「平治」「堪霸」去，這蹧蹋了運動的大好機會！況且，「堪霸」是英國車子，坐了英國汽車去向英國抗議，不是太失體面嗎？我們的兩條腿，是父母生出來的，有兩條走得路的腿，喊起「中國人是不可侮的！」這口號時，才顯得更有力。

同時，我對大字報也有一個建議。因爲這次抗議是向「港英」抗議的，不是向中國人抗議，對他們抗議，一定要他們看得懂你抗議甚麼才成。現在，全部大字報用中文，英國人除非帶埋翻譯，否則不會知道標語上說甚麼東東。他們看不明白，這些標語等於白費。浪費了國家財物，這可犯了錯誤！

所以，我認爲抗議標語必須以英文書寫，拿英國人爲對象。既然他們說是代表香港「四百萬同胞」的，所有「中國人」都被他們代表了，標語而用中文，給誰去看？示威諸君，亦以爲然否？

我覺得最成功的是抗議行列中有明星參加，這會吸引更多看熱鬧的人。記得林黛出殯的行列，也吸引了許多人觀看，還不是爲了看明星！

（五月廿三日）

言論自由

暴徒式的行徑，在自由地區行不通的。當人們的自由被過份侵害，無法忍受時，會起而反抗的！

昨天在巴士上，一個老頭子大聲大氣的說：「我不喜歡毛澤東，所以從大陸跑到香港來；你喜歡毛澤東，大可以跑回去大陸，爲人民服務！」

我坐的士上中環，花園道口排滿去港督府示威的人，司機眉飛色舞的回過頭來，對我說：「呢籠杰矣！你睇吓，幾多人示威！香港政府又唔肯認低威，呢帳睇吓佢的鬼子佬怕唔怕！」

在茶樓飲茶，旁邊一個茶客，指住報紙上面刋出的圖片，對他身邊的朋友說：「呢條友呀？我識得佢，重攪到做代表請願，眞笑話！我知道他有三頭住家，自己着的都是鴉勞恤、科岑鞋、食好彩煙，咁樣前進法就前進得過囉。」

我喜歡香港就是這一點，它有言論自由。心裏想甚麼，可以說出來，沒人干涉你，除非你詆譭或誹謗別人。你不同意我的話，可以駁我，說出你的一套。

可是，世界上有許多地方不容許你說心坎中的眞話，說了出來，會受到批判，要自

我檢討，最後你還是要痛罵自己一頓，才得收科。

如果要我做個殘廢的人，我寧願做盲公，不願做啞仔。這個世界，可憎可恨的事物太多，瞎了眼睛，冇眼睇，落得乾淨。如果你眼睛不瞎，看到那種種令你義憤塡膺的事物，又說不出聲，無法表達心中的憤怒，那是最痛苦的事。

在百花齊放、百鳥爭鳴的時候，大陸許多知識份子以爲當眞有機會將多年積鬱心頭的話，鳴放出來，於是你鳴我放，居然敢於批評政府、批評黨，更把過去政策上和施政上不對的地方，盡量鳴放，以爲這些意見，會得到當政者採納，從而修正過去失敗的政策。

但是，大陸的知識份子太過天眞，大鳴大放只不過是個陷阱，等他們都鳴放了，就一個一個扣押起來，送到邊疆勞改。這時，他們才知多言賈禍，可是，後悔已經太遲，誰叫你相信在那些地方會有「言論自由」這回事呢。

在香港，儘管它是「殖民地」，但誰都可以說心坎中要說的話，除非是藐視法紀的人，用暴力來制止你。

我在西報上看到一則新聞，一個婦人爲了約束七歲的兒子不要走進暴動行列，要將她無知的兒子帶回家去，却被人喝打，還有人向她大講毛澤東思想。又有一些暴徒攔截

私家車、巴士，要乘客下車，唸毛語錄。這種行爲只有使過慣自由生活的人大起反感。如果毛澤東思想、毛語錄是有價值的，絕對用不着强人去唸，强人學習，人們會自動爭相研讀；否則，你用槍口指住，他的心還是不會同意。

暴徒式的行徑，在自由地區行不通的。當人們的自由被過份侵害，無法忍受時，會起而反抗的！

（五月廿四日）

人不犯我

有人分析左派這次在香港的行動，這條標語實有刪改的必要。他們認爲，刪掉當中兩句，更切實際。刪改後的標語成爲：「人不犯我，我必犯人！」

港九到處貼滿大字報，五顏六色，七橫八豎。

我一向不欣賞厠所文章，和一些有破壞狂變態心理的人在電梯中塗上的文字。這些文字，十九是罵人的，大部屬阿Q式的發洩。如「阿乜是我個仔」；「阿乜正式大泡和」及「大眼妹同我開×」等等……

但那些五光十色的大字報，似乎比這些電梯文章、厠所文章還單調，寫來寫去就是那麼幾句。怪不得有位左派仁兄寫到頭暈眼花，居然在港督府牆壁上寫了「港英必勝，我們必敗！」不知他有意抑或無意，「調轉來」就成妙文。雖然後來他連忙爬上去改，却給攝記拍入鏡頭，刋之報端。相信這位朦查查的左派仁兄，回去勢必受到檢討，這天的酬金，當然是有古講了。

在所有標語中，他們用得最多，而我最欣賞的一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據說這是毛語錄中的一句，這一句話，在許多時候、許多場合中都可加以運用的。

孩子們把這句話改爲「人擇飯我，我擇飯人」。（擇字是我創造的，是廣東話，盛飯的意思）。孩子是善良的，他們腦子裏並無「鬥爭」的意思，所以，你給我盛飯，我又給你盛飯，大家充滿和睦和有飯大家吃的意思，這比他原來的一句好得多了。相信孩子們改成的這一句，會比原來的更受歡迎。

有一位朋友在渡海小輪中，拿着一張被左派仁兄目爲「反動」的報紙閱讀，忽然一個船上的水手，兇神惡殺走過來干涉他，要他將這份報紙扔進海裏。我這位朋友在健身學院當教練的，手臂瓜有我大腿那麼粗大，平時穿短袖衫還要捲起一截，有意舉起這雙

手臂向人示威。

這時他慢慢放下報紙，盯了水手一眼，陡地舉起右臂，學左派仁兄姿勢，高呼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後面兩句雖沒喊出，水手已給他兩條手臂瓜嚇毛了，連忙往樓下遁去。這是左派標語活學活用的一例。

有人分析左派這次在香港的行動，這條標語實有刪改的必要。他們認爲，刪掉當中兩句，更切實際。刪改後的標語成爲：「人不犯我，我必犯人！」

過去幾天，左派人士行動到了瘋狂程度，在銀行、報館、郵局等許多公私建築物上面，用漆油髹上大字，擲破玻璃，在外邊叫囂。這種行爲，不就正是「人不犯我，我必犯人」嗎？

再說，人家在小輪中看甚麼報紙，有人家的自由權，並沒犯了你們水手同志；何故吹鬚碌眼，硬要人扔進海裏？這不又是「我必犯人」的强蠻行徑嗎？

（五月廿五日）

自由選擇生活方式

因爲各人思想不同，很不容易找到一種生活方式適合所有的人，所以，每個人該有自由選擇他們所喜歡的生活方式。

有一個憤激的青年，衝進示威的人羣中，高呼：「打倒左仔！」結果，被十幾個兇暴的人圍毆，打到遍體鱗傷。我在報紙上讀到這則新聞，又在當晚電視新聞中，看到這殘暴的鏡頭。

左派報紙描述那些「示威者」是一羣手無寸鐵的善良羣衆，他們如何被「迫害」，但看到這一串逞兇毆人的鏡頭，使人無法留下「善良」的印象，所謂「被迫害」，更不知從何說起。

如果因爲他叫了兩聲：「打倒左仔！」就要將之毒毆，那麼，這羣人在港督府門前大叫：「打倒戴麟趾！」在那兒守衛的警員警官，並未加以干涉，究竟誰是兇暴，明眼人一目瞭然，不容爲與事實相反的報導所肴亂。

更殘忍和兇暴的是幕後指揮者，他們嗾使衝動的學生做前鋒，收買一些無知的街童

擲石縱火，他們躲在背後，用擴音機爲他們打氣，結果引起流血衝突，吃虧的，還是這些學生、街童，犯法判監的也是這些無知小子，幕後指揮者優哉悠哉，坐了平治汽車，到處巡視，拿這些「成績」向「祖國」邀功，或藉此表示他們的積極，希望在被鬥的邊緣中，把自己悲慘的命運挽救過來。

大呼「打倒左仔」的青年，有人說他英勇；有人說他愚蠢，明知衆寡懸殊，此舉等於以卵擊石。可是，當一個人義憤塡胸的時候，不會想到「危險」這回事，所以他此舉也有不少人爲之稱快。一家工廠的工人，捐了一千元給他，以示同情。可見，他這口號是代表許多人的心意。不過，大部份人不似他的衝動，也未必有他的勇氣而已。

我以爲，「打倒左仔！」的口號，還不如前幾天九龍佐敦道、太子道一帶發現反暴動標語中的「左仔們：若不滿香港，何不返大陸。」來得更切實際。

在香港的絕大多數人是因爲不喜歡中共統治下的生活方式，所以跑來香港。十多年來，他們已建立了生活的基礎。在這適合他們的社會中，習慣了下來。你要攪文化革命嗎，應該回大陸去攪，過你們無寧日的鬥爭生活，和當權派鬥個你死我活是你的事。

因爲各人思想不同，很不容易找到一種生活方式適合所有的人，所以，每個人該有自由選擇他們所喜歡的生活方式。

我們歡迎大陸的一切輸出，但不歡迎輸出「文革」，不歡迎任何足以破壞我們安定生活的行動。他們利用這羣變相的紅衞兵，要鬥倒這裏的當權派，把大陸的一套，拿到香港上演。可惜香港四百萬守法市民，對中共都認識得非常清楚，這種滅絕人性的鬥爭，絕不會爲香港的中國人接受。費盡氣力，還是攪不起來，平治車上的幕後指揮者徒感心勞日拙而已！

（五月廿六日）

象徵式

可惜左派諸公當初沒想到「象徵式」的妙處，一開頭就弄大了，雖然「能放能收」，也已損失不貲了。想出「象徵式」這三個字來的這位仁兄，眞是煞費苦心了。

左派的「反迫害鬥爭」攪不起來，無法收科之餘，盡力去搞「罷工」。若干行業，乃有「象徵式罷工」出現。這是由「武鬥」轉入「文鬥」；「短鬥」變爲「長鬥」了。「象徵式的罷工」很有幽默感，我老萬一向提倡「幽默」，因此，對於「象徵式罷

工」，深表同情。

有時做事是不能太認眞，如果件件事要做得澈底，會使人吃不消。比方說，我在交際應酬中，最頭痛的事是喝酒。我不是不能喝，可是自從身體發胖，血壓高一點，醫生警告我不能再戀杯中物，所以我遇到一些酒中豪客，就不禁皺眉。他們動不動便叫着：「乾杯！」「飲勝！」如果我還是二十年前的我，當然不會畏縮；如今，我還想多活幾年，看看毛林派和當權派最後鬥到怎樣，如果鬥到兩敗俱傷，我們還有希望重返故園，不必再獃在殖民地的香港受迫害。所以，我對「乾杯」總是提不起勇氣。每次人家邀我飲酒，我例先聲明：「象徵式。」

沒有想到，我慣用的「象徵式」，現在竟被用到罷工上。他們的罷工，也像我喝酒一樣，沾一沾唇，又放下杯子。罷工一小時，罷工四小時，罷工一天，或者一半罷，一半不罷，都是象徵式。象徵式的罷工，最大目的是維持面子；大的工潮搞不起來，攪攪象徵式的也好，最少可以說：「各行各業，我們都有不少嘍囉！」

可惜左派諸公當初沒想到「象徵式」的妙處，一開頭就弄大了，雖然「能放能收」，也已損失不貲了。想出「象徵式」這三個字來的這位仁兄，眞是煞費苦心了。

要是左派領導人早知道「象徵式」這樣好使好用，他們不會把這次「反迫害鬥爭」

搞得如此大規模。來一個「象徵式」的反迫害，不是輕鬆得多嗎？如果是象徵式，用不着動用那麼大筆國家公帑，有數得計，動員一個人要二三十，十個二三百，百個便二三千，千個二三萬。這十幾天來，至少有二三萬人次，這筆費用很可觀。此外，還要每天照顧他們汽水麵包；動用一大批人寫大字報，紙張、筆墨、香糊，是一筆大開銷。雖然「國貨」源源運來，換取不少外滙，如此花去，亦太浪費。

當初如能改爲象徵式，派一兩個人在人造花廠門口叫叫口號，唸唸語錄，象徵式的貼一張大字報；這樣，必不會鬧出事；就算鬧出事，派一位左派大亨，坐了「平治」汽車到總督府，提出象徵式的抗議，副官不致給大批人馬嚇呆，也許會象徵式的請這位代表進去，大家懇談一番。不多不少，總會談出一些象徵式的結果，這時，左派報紙可大吹大擂，刋登出來，誇張一點，說是「反迫害鬥爭的偉大勝利」，如此一來，就不致丟面了。

（五月廿七日）

嚇人的報紙

我已看清楚，他們造謠造到離譜，信他一成已經嫌多，所以，我以後不再看，以免被它嚇壞！

老萬上了這把年紀，毛病多多，不止血壓高，而且神經衰弱。所以，自從騷動事件發生，就不敢看左派報紙，一則恐怕看了撞火，爆血管亦有份；二則恐怕被它嚇死。所以即使有八元利是封也不敢賺，還是讀着一些「反動」報紙，可以保持血壓正常，神經出不會再衰弱。只要我不在他們左派水手控制下的小輪中看，不必耽心面目猙獰的水手喝令我把它扔下海裏。

可是，頭痛的是：我雖然不看，左鄰右里，總是拿這些報上的消息來嚇我。不是過來叫我：「老萬，快儲水，買洋燭啦！報紙說，水電都要罷工啦！」就叫我：「你還不去籮米，買罐頭？這麼一家大小，自己不吃，也不要叫孩子們餓着肚皮啦！」過了一天後，又氣冲冲跑過來，叫我馬上趕去提款。「上水、香港仔滙豐銀行都擠提啦！有了廣託的經驗，虧你還是這麼定！」有一天他更把我嚇得幾乎要找地洞鑽，他說：「中共二十四小時內要出兵打香港了，晚報這麼說，到時港督跪地求饒，恐怕連跪的地方都沒有了！」要出兵了，還有噍類嗎？如果我是大濶佬，會毫不考慮就溜上飛機，不管飛機飛到甚麼地方，只要離開這個「危城」。

現在想起來眞好笑，那位熱心的鄰人，每次給我警告，最後都證明是謠言而已。他每天讀那些報，嚇到他這十幾天內足足瘦了二十磅，可謂庸人自擾，自討苦吃。我不幸

身爲他的鄰人，也受到騷擾。現在，不知過了若干個二十四小時，兵沒有出，只在左報中看到圖片。圖片無所謂，圖片裏的槍打不死人，叫囂喊的口號也聽不到，何必愚蠢到把自己嚇得要吞安眠藥才能入睡呢？

今天一早，我的芳鄰就過來看我，把手上的報紙向我桌上一扔道：

「媽的，現在我曉得這些報紙的消息是多麼靠不住！我已經看清楚，他們造謠造到離譜，信他一成已經嫌多，所以，我以後不再看，以免被它嚇壞！」

「怎麼呢？黃老伯？」我納罕地瞧着他憤怒的面孔。

「你瞧罷！」他指着報紙。「新華社從香港發出電報，說香港警察打死二百名示威者。這消息發到大陸，騙騙國內的人就罷了，怎麼愚蠢得竟在香港報紙上發表？這麼一來，連我老黃都看得出他們在造謠，大家看得見，你看到過死一個人嗎？」

「我記得九龍有一個，他站在騎樓上被石頭扔死的。」

「哼！相信在暴動事件頭頭尾尾十幾天中，連『壽終正寢』的人計算在內，也不會有二百人，你可以打電話問問生死註冊處。」

「黃老伯，我高興你忽然冷靜下來，前幾天我給你嚇昏了幾次哪！要知道我是神經衰弱的人，嚇不得的，很容易嚇瓜。」

上下集

（五月廿九日）

凡是看電影，分成上下集的，不會是好東西，不過多騙觀衆一張入場券。看來他們也學懂片蛇的一套啦！

巴士經過港督府門前，幾日前鬧哄哄的，大字報貼到守衞亭頂上，現在，這些五光十色的標語，已洗刷得乾乾淨淨，門前水靜河飛，只有那目不斜視的衞士，還直立在亭中，一切已回復了過去的景象。

車廂中兩個乘客——我未向他們請益，不知道他們的大名，在這兒，只能以「甲」「乙」代表他們。他們腦子裏，也許正和老萬有同樣的感觸，巴士停站，多看了兩眼之下，憧想着那消逝了的熱鬧。

甲微喟說：「一幕鬧劇，已曲終人散了！」

乙說：「也許還未告終，只是上集演完罷了，還有下集。」

甲說：「是，大家都在關心，不知下集是不是會『緊張』一點？」

乙說：「上集你欣賞過了，覺得精彩嗎？」

甲說：「我不是職業劇評家，不過，我覺得上集乏善可陳。本來是一部鬧劇，結尾却帶點悲劇的味兒，看起來是一部虎頭蛇尾的笑劇。」

乙說：「我和你有同感，這是因爲『導演』太低能，『演員』不夠迫眞，演出的戲就好極有限了。」

甲說：「聽說這位大導演在澳門已導演過精彩的一幕。本來，這次大可駕輕車就熟道，不能說他太『低能』的。」

乙說：「他事後被老板大罵『飯桶』，你知道嗎？這還能說不是低能？」

甲說：「至於演員演得不迫眞，倒也難怪，片酬低，又不許請替身，拍驚險鏡頭，誰敢賣力？大家都有妻子兒女嘛！」

乙說：「可不是？在銀行裏當個小職員，二百七十元月薪，抽簽不幸而抽中，就要當臨記。在烈日之下晒餐死；別說有時假戲要眞做，就是晒這幾個鐘頭，再飲下兩瓶大陸汽水，不中暑、感冒者幾稀矣！」

甲說：「聽說本來場面可以偉大點，就因有些臨記到時縮沙，寧願炒魷魚也不參加演出，因此這部鬧劇未能達到一定水平，失盡人心。」

乙說：「上集草草收場，現在只有看下集如何耳。」

甲說：「下集也不見得精彩，一切都是『象徵式』；更加到喉唔到肺矣。」

「凡是看電影，分成上下集的，不會是好東西，不過多騙觀衆一張入場券。看來他們是學懂片蛇的一套啦！」

談到這兒，已經到站，甲乙兩位，一同下車。被這兩位先生的「幽默感」吸引，我想尾隨聽下去，但不好意思太着迹，唯有將所聞筆錄於上。

（五月三十日）

一件還件

警察在這次暴動事件中的表現，已獲得廣泛擁戴，大家認爲「一件還件」，在某些事情中，他們的作風儘管表現得不如理想，或者處理得有過火的地方；但這一次應付暴動事件，偉大的精神，是有目共覩的。

在報上讀到一則令我感動的小新聞，據說：「街頭音樂家」鄧德成，捐出一塊錢，

贊助警察子女高級教育基金。

鄧德成是無人不識的「新聞人物」，這瞎子靠在街頭吹口琴行乞過活的，爲了「阻街」，被抓進警局，提控於法庭，被判入獄已有六十幾次，是法庭熟客，也是監獄的熟客，警察更不會不認識他。

一個人而被拘禁六十幾次，總算是個「紀錄」，照理，他視警察爲死對頭，心裏比罵「黃皮狗」的更痛恨警察；但他居然向警察捐錢，許多人聽說，認爲「有趣」。有個記者問他：「鄧德成，警察拉了你幾十次，爲甚麼你還要捐錢給他們？」

鄧德成說：「一件還一件。」

這小人物的這一句話，表現出他「眼盲心不盲」，他比許多不盲的人對事物看得更清楚。他慨然說：「我雖瞎了眼睛，對事情却還看得清。比一些亮着眼睛的人還好些，許多人是胡裏胡塗，矇查查的。」

一塊錢不算得甚麼回事，不過這一塊錢却代表了深長的意義，在二百多萬龐大數字的捐款中，或者這一塊錢最受人注意。

在騷動事件正達高潮時，我在報上讀到大律師貝納祺的談話，他自己承認，對警察一向有成見，甚至厭恨警察；但在這次暴動事件，警察表現着他們的有組織和堅忍的精

神，值得欽佩和頌揚。貝納祺說，他對警察的印象，完全改觀。

這也正如鄧德成說的「一件還件」。

相信，平日對香港警察不滿的人，不只鄧德成、貝納祺和我萬人傑，大部份的人和我們差不多。但，這次收集捐款的普遍和龐大，却沒有人想像得到。

警察在這次暴動事件中的表現，已獲得廣泛擁戴，大家認爲「一件還一件」，在某些事情中，他們的作風儘管表現得不如理想，或者處理得有過火的地方；但這一次應付暴動事件，偉大的精神，是有目共覩的。

於此，我舉出一件事實：有一家專做大陸肉食生意的商行，已有多年歷史。這次暴動風潮稍息後，左派因爲警察子女高級教育基金捐集成功，大爲沮喪，要在數字上爭點面子，也出盡方法，募集「反迫害」經費。和中共做生意的人，成爲敲詐對象，不捐款很難過關。

左派人士不會放過這家一向有大交易的商行，自然派人勸說，大力捐獻。怎知老板一見到捐募的人便說：「我多年來做這生意已賺了不少錢，今後，你要我做我也不願再做，明天，貨可以不送來。要我捐錢，我只能『象徵式』的捐一元。」

左派募勸的人給他氣跑，這位老板的父親，却自動捐了五百元給警察，這也是「一

件還件」的道理。

（五月卅一日）

兩大袋

這「象徵式」罷工究竟害到誰？除了我這急於等信的人，就是他們郵差自己。他們不同巴士、小輪，罷工一天，第二天還要執手尾，其實自己「迫害」自己，其愚不可及！

左派製造的暴動，近幾天來已轉入新階段，他們策動一連串「象徵式」的罷工，一小時者有之；三小時者有之；最長的是二十四小時。

中巴、九巴罷工，我不受影响，因爲我還有一部老爺車可以代步。巴士罷工，馬路上少了那些龐然大物，平時它們在路上「大晒」，駕車人士跟它碰不得的，只有避之則吉。沒了巴士，我的老爺車反可以暢行無阻。

天星小輪、油蔴地小輪停航幾小時，對我也無關痛癢。我渡海比人家去澳門還大件事，一年不會超過十次。幾小時停航，如果不是在報紙上看到，我根本不知道有這麼回事。

至於煤氣、政府船塢，永遠罷工我也不在乎。我家燒石油氣，除非送石油氣的工友罷工？我才會「吊罅」；船塢更加與我風馬牛。

只有郵差罷工，我才直接受到影响。我在星加坡一張報紙寫的一個長篇連載，每月月底有一張滙單寄來，換了港幣，有五百多元，這筆錢一向用來應付兩個孩子的學費、宿費，估計差不多這天寄到，突然罷工一天，這封掛號信無法到手，也即是這筆錢未能到手，我不由焦急，恐怕學費無着。

焦急也沒用，人家要挽回面子，雖有「象徵式」的不方便，也唯有是隻眼開隻眼閉而已。

第二天特別延遲點上班，就爲了等郵差派信。這位年紀還很青的郵差，我搬到這兒住的四年來，一直是他派信。上午十一點左右，下午兩點左右必到。這位郵差十分的和氣，我的信件尤其掛號信特別多，他在門前信箱分發信件後，才上來送掛號信。家裏幾個人他都熟了，主人不在，用人簽收也通融。試過一兩次他休息，別人替工，要我親自拿了身份證到中區總局去領，更使我對這位郵差好感。稍爲大包的郵件，他都送上來，這樣有服務精神的公僕，確是罕見。

今天，我見他背了兩大包郵件，滿額是汗，面皮也漲紅了，一見面就抱怨昨天「罷

工」。我說：「這還不是你們要罷的？抱怨誰？」

「抱怨我們自己這班傻瓜！搞來搞去，還不過搞到自己！」他嘆息着說。「你瞧瞧罷，昨天罷工，今天工作却『加倍』，這兩大袋郵件堆在今天派，連車子也搭不到，要乘自己郵局的車子。嚇！今天派完這兩袋信，回去要叫太太椎骨啦！」

看看兩大袋的郵件，實在難爲他，更難怪他抱怨。這「象徵式」罷工究竟害到誰？除了我這急於等信的人，就是他們郵差自己。他們不同巴士、小輪，罷一天，第二天還要執手尾，其實自己「迫害」自己，其愚不可及！

（六月一日）

貯糧

莫先生和莫太太每天對着這大堆東西發愁。莫先生埋怨太太；莫太太埋怨鄰人，可是鄰人也正爲這些東西發愁。

莫先生和莫太太天天爲了米、炭、礶頭和蠟燭發愁。這是甚麼回事？

謠言害了他！

當謠言滿天飛的時候，莫太太聽這個說說，那個說說，感到心慌意亂；跑到米店一看，關上門，把鐵閘拉攏到只能容一個人通過，買米要擺長龍，買了要自己拿，而且平地漲價，平日吃八毫一斤的，已賣到一元二，而且她想買也沒法買得到。

她打電話到公司找莫先生，問他怎辦。莫先生也認爲緊張，同意貯糧。他和一家米行很熟，照原價，叫他送一袋到家裏，一袋藍線包是一百八十斤，米送到，莫太太的心才定了一些。跟着，她覺得要添些燃料，石油氣無法堆積，火水買不到，經過柴炭店，急不暇擇，買了一百斤木炭。

傍晚時候，聽得另一種謠言，據說電力要停止供應了。莫太太最怕黑，趕着又去買洋燭。可是洋燭已絕市，不得已求其次，在紙料店買蠟燭。拜神的蠟燭、拜壽的壽燭，甚至龍鳳花燭都給搶購一空，只有死人用的大燭蠟。她也要買，並且有幾多買幾多。

現在，米有了；燃料有了；蠟燭也有了，儘管社會大亂，她儘可閉關自守，捱得過一段長時間。

鄰舍黃太見她買米容易，託她要一包；她通知莫先生，莫先生向米行要了，送到之時，黃太縮沙，不要了，莫太太沒法，只好自己承受。在整個面積只有四百方呎左右的住宅中，堆了兩大包米；一大堆炭；一紙箱蠟燭，還有各式各樣的罐頭食品，足足把半

個小廳堆滿。

初時莫太太很爲這些東西自傲。她家人口簡單，有這麼充足的糧食，香港亂個一年半載，他們一家都不會捱餓，這眞是特殊階級，值得羨慕。

可是第二天謠言已煙消雲散。水電供應無缺，存糧充足，你要買米，多多都有。莫先生和莫太太知道上當，但米不能退，炭更不能退，礮頭還可以慢慢吃光，那大箱死人蠟燭却怎辦？

她試過去紙料店同老板商量，寧願五折回貨，但老板一味搖頭。「出門不換。」她買的時候，老板把貨價抬高若干倍，要他五折收回，怎會答應？

現在，差不多十天了，簡直無法處置——要命的是那一百斤炭，他們住的這兒是政府樓宇，規定不許燒炭，燃料只限電、煤氣、石油氣和火水，一百斤炭不是小數，堆起來像個小丘，怎辦呢？

莫先生和莫太太每天對着這大堆東西發愁。莫先生埋怨太太；莫太太埋怨鄰人，可是鄰人也正爲這些東西發愁。

相信莫先生和莫太太只是無數老襯中之一，他的「同志」可能多得很。

（六月二日）

紙老虎

現在仍然兇惡得像隻老虎的是左派報紙，今天說紅衞兵要操進來；明天說砲艇砲口朝向香港；各路工人會師，沒一天不擺出老虎的兇相，胆汁弱的人很容易給嚇死。

「紙老虎」不是中共發明的，中國早有「紙紮老虎」這句老話，中共不過借用這老話來罵人。罵人「紙紮老虎」，其實本身早有懦怯心理，不過拿這句話自我壯胆而已。中共最初罵美國是紙老虎，却被蘇聯老大哥嘲笑說：「紙老虎是有核子牙的。」現在，在中共口中，不祇美國是紙老虎，「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一來，連修正主義的蘇聯老大哥也成爲紙老虎了。

記得中共向蘇聯老大哥一面倒的時候，曾經譽之爲「强大無匹」，由眞老虎一下子變爲紙老虎，已叫人莫名其妙；近來，更出現「紙老貓」了，英國比不上美國、蘇聯强大，所以不能稱爲「虎」，只夠得上資格做「貓」，或者「紙老貓」這名詞就是由此而來。左派仁兄擅於創造名詞，他們會認爲這是「傑作」，我却覺得太費解。「貓」並不可怕，除非你是「老鼠」，左派仁兄罵英國是「紙老貓」，那麼，他們一定自視爲「老

風」了。

早幾天，港九巴士上貼滿標語，我發現其中有一張令人捧腹不已的，標語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不知那位仁兄惡作劇，把當中的「紙」字撕掉，這一來，標語就成爲：「一切反動派都是老虎。」這已經好笑，那位仁兄還在後面加上了兩個字：「怕未？」能不叫人拍案叫絕！

其實，眞正紙老虎是香港的左派仁兄。儘管他們大聲疾呼，宣佈香港政府頒發的緊急法例爲「無效」；但，當香港政府宣佈結集遊行示威爲非法，花園道口的叫囂者已再不敢露面；香港政府宣佈不許廣播煽動歌曲言語，架在中國銀行上面的喇叭頓時沉寂；香港政府禁止張貼標語，也沒人敢再動手；海事處發出五百多個大信封後，連象徵式的罷工也再搞不起來。

現在仍然兇惡得像隻老虎的是左派報紙，今天說紅衞兵要操進來；明天說砲艇砲口朝向香港；各路工人會師，沒一天不擺出老虎的兇相，胆汁弱的人很容易給嚇死。

如果你不看左派的報紙，根本不知左派仁兄還有甚麼活動；當初的來勢，活像一條大蟲，現在却變成縮入土裏的小蟲了。

可是，這隻老虎是如假包換的「紙老虎」，左派仁兄到了窮途末路，除了利用幾份

報「紙」來做「老虎」嚇人，可說一籌莫展。

有人說：在中國銀行架個喇叭筒，唱毛歌讀語錄，政府也立法取締；爲甚麼左派報紙煽動造謠無所不用其極，而政府却能容忍？

這大概英國人還要保持一些「民主」作風，對「輿論」客氣一點，寧可用新聞處跟他們展開宣傳戰。

我的見解認爲：他們大聲廣播，你要不聽也失却自由，所以要取締；左報儘管滿紙荒唐，你可以不看，不看自然不會受到煽動影响。試在晚上巡一巡報攤，剩下來的，都是一堆一堆的「紙老虎」，人心如何，可想而知。

（六月七日）

四百萬和七億

他們說的七億「人」是不對的，在中國大陸的「七億」，除了騎在人民頭上的一小部份中共頭子，那一個是「人」？他們只是一具挖空腦袋的活動機器，是中共統治者的牛馬。

香港左派動不動說代表香港四百萬「中國人」；又動不動說有七億「中國人」做他們的後盾。好像他們搞「天地開花」，就是香港四百萬僑胞和中國大陸七億人民所授權

的，眞是好人被佢激壞！

其實，在香港搞風搞雨的，只是一小撮靠大陸人民血汗造成的產品來豢養着的幾千人，你承認他們代表你嗎？你不會「登報否認」的，他們就可實行「强姦民意」，當是眞的一樣。

「强姦民意」是他們的拿手好戲，比方說，打開左派報紙，有一兩個全頁是刋登一些所謂「讀者來信」的，這些「來信」的署名，不是「一羣市民」、「一羣學生」、「一羣工人」就是「一羣讀者」，老是「一羣」「一羣」的，這「一羣」是多少人？包括那幾個人？全無稽考。這是左派仁兄聰明的地方，也是他們最愚蠢的地方。儘管「來信」同是由那幾個人執筆，也應在文字上出些花巧才成，不能老是「一羣」甚麼的，這會很容易露出破綻。如果是「一羣」學生，應該有一些書卷氣；如果是「一羣」工人，要寫得文化水平低一點，有時寫三五個別字也沒有關係，就那些人的身份，加以變通一下；要是「一羣」漁民，則「大海航行靠舵手」這句話，大大用得着了。

可惜，誰都看得出這是坐在編輯部寫的，他所「代表」的人，只是空中樓閣，要不這樣大量製造「來信」，怎可以代表四百萬「中國人」？四百萬人，當然是有無數的「一羣」，他們可以盡量寫，盡量代表，反正香港沒有「民意測驗」這一類玩意，儘管你

說代表多少人，也用不着負責任。如果他們代表了四百萬人說話，根本用不着發動暴亂，大家一齊動手，把那一小撮「白皮猪」趕掉，不就完事了嗎，何必費那麼大氣力，聲嘶力歇去「鬥」呢？

由此以觀，那誓爲後盾的七億人，也是如此。從來人多可以欺人少，自韓戰以來，中共就恃着人多，用人海戰術，犧牲了三千萬中國人，滿不在乎。

在香港這麼樣的環境裏，他們尚且可以「强姦民意」，在他們統治下的「人」，還有反抗餘地嗎？

中共常拿七億人向世界恫嚇，向世界誇耀，其實，在地球上最悲哀、最痛苦就是這七億人。香港左派仁兄如果還有點思想，應該知道跟這七億人同淪苦海是最愚蠢的。算你鬥垮、鬥臭香港，立下大功，將來難保不像彭眞、羅瑞卿、陶鑄那樣下場。那時候，在香港做一個小市民，不是快樂、輕鬆得多嗎？

他們說的七億「人」是不對的，在中國大陸的「七億」，除了騎在人民頭上的一小部份中共頭子，那一個是「人」，他們只是一具挖空腦袋的活動機器，是中共統治者的牛馬。

香港大部份的人要滙錢回大陸接濟親友，靠僑滙生活的大陸人民是一個大數字，至

少這一班人不願鬥臭香港，自絕生路，左派仁兄，你說對嗎？

（六月八日）

精人出口笨人出手

北京頭子比本地鬥委更精，在近處「出口」還耽心惹來意外；在遠處「出口」，該是「精人」之最「精」者。

廣東有句俗話：「精人出口，笨人出手。」我一向覺得這話是至理名言；把它放在這次「鬥爭」事件中，更恰當到無可再恰當。

「阿乜，你去揍阿物一頓！」出句聲很容易。

當阿乜去揍阿物，可能阿物是强敵，揍他不着，反而被他揍到抱頭鼠竄，那麼，吃虧的是出手的人；出口的並無捱拳頭的危險。這就是「精人出口，笨人出手」的一例。

我發覺，這次要鬥垮、鬥臭香港的鬥委，全部是精人，笨仔却是那些無知的工人、學生。因爲，鬥委只出把口，工人學生則出雙手，結果，被催淚彈薰得涕淚交流，一個一個被防暴隊抓去，全是那些蠢仔。精人只坐在中國銀行大厦上面，用望遠鏡「觀察形

勢」，調兵遣將，抽枝雪茄，喝杯冷飲，在空氣調節的房間內，隔着玻璃窗，利用擴音器，出把口鼓動一羣蠢仔上前，正是企上城樓睇馬打，多麼熱鬧，多麼有趣？

就是二流頭目，也只站在「羣衆」後面，一樣是出把口，大聲叫嚷着：「砌佢！砌佢！」隔得這麼遠，他的拳頭當然不可能「砌」到對方；前面的蠢仔，聽到他的鼓動，果然動手「砌佢」，於是，給人砌番轉頭有之；給防暴隊捉鷄仔咁捉亦有之。後面的小頭目一見勢色不對，溜之大吉，當然安然無恙。

這些蠢仔給送上法庭，儘管哭訴：「我是被迫參加的。」可是，法律歸法律，參加暴動的是你，給警察抓着的是你，誰叫你有「精人」不做去做「蠢仔」呢？結果，嘗到鐵窗風味的當然也是你，不是出口的「精人」。

更高一籌的是北京的頭子，他們也不過出把口，而且可以置身於事外。「不怕！不怕！七億人民做你們後盾！」做後盾的人常常最着數，「誓爲後盾，不作前驅」，聰明人也。打前鋒，你死你賤，打到天下，有我的份兒，何樂而不爲？

所以，「人民日報」可以遙遙地出把口叫道：「你們去鬥！」本地的「鬥委」雖然不必身上火線，極其量花些鈔票，收買一些「出手」的笨人，就可搞掂。但身在港英殖民地，等如身在前線，有甚麼冬瓜豆腐，仍脫不　關係。

北京頭子比本地鬥委更精，在近處「出口」還耽心惹來意外；在遠處「出口」，該是「精人」之最「精」者。

現在還一直被利用做「笨人」的一羣，如果你們也曉得「精人出口，笨人出手」的道理，爲甚麼不從今日起，不要再做笨仔，大家做精人，儘管你不能出把口命令別人，也不防出把口唸唸毛語錄。唸毛語錄不犯法，既可表示「前進」，又沒有被抓判刑的危險，亦不失爲「精人」。

願大家做精仔，不可做笨伯，大家出把口，得個「講」字，則天下太平矣！

（六月九日）

前進生活

「共產主義」者，共他人之產也。他的「共產」作風，已有悠久經驗，走「共產」路線，眞是駕輕就熟！許多人以爲前進生活是嚴肅的，其實，花天酒地有如此君的左派仁兄正不知凡幾。

道不同，不相謀。爲了思想上的歧異，和生活圈子的不同，我認識的左派朋友極之

少。偶然在一些不分左右的應酬場合中，會由主人介紹認識，大家也談不對勁。

但現在我有一位左派朋友了，而且貴爲社長，看似是左派新紮師兄，查實是左派尾巴。

我認識他的時候，他並非左派，現在成了左仔，我也幾乎不敢相信。在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過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腐化生活，比我老萬還要「靡爛」千百倍，想不到他會一下子「前進」起來。

我認識他時，他剛在灣仔一家小舞院裏混上一個小肉彈，「住埋」而成爲他的第四房小老婆。當時我很佩服他，五百元薪水，幾個孩子唸書，怎養得起幾頭住家？更兼，這個肉彈有鋪麻雀癮，經常同一班舊姊妹打無奇不有，日以繼夜，閉閉地三兩百上落，不要說家用，單是搞掂她的麻雀本已非易事。這位先生本人又是樣樣講究的，西裝非「凡的士」不穿；皮鞋例必「科岑」，居然「小亨」模樣（他身裁短，只配稱「小亨」）。

當時我很奇怪，老萬正當入息比他多幾倍，住家只有一頭，兩個孩子唸書，時感捉襟見肘；他開銷比我大幾倍，如何維持？

一切證明我的腦筋比不上他靈活。原來那時候他已實行「共產主義」，他的政策一直是「共他人之產」，在這裏，我可舉出一些「小事情」，以例其餘。

隔壁一家堂吃外賣一律歡迎的茶餐廳，我們這邊職員的茶水餅食，差不多都幫襯他們，川流不息，由幾個孩子送過來，可以賒帳，每月一結。

這位先生在寫字樓喝的咖啡、茶，自然全部由他們供應，晚上臨下班前，更照例要一大包各式各樣的名貴三文治，不是鷄肉，就是火腿，認眞夠營養。茶餐廳伙計認定是大主顧，服務週到，用紙盒裝好，放在他辦公桌上，每晚起碼有十多廿元交易，一個月是三四百了。到月底，伙記給他帳單，他說：「第日先。」

因爲是大主顧，伙記不敢催他，他仍然每晚要大批三文治，原來是作爲他孩子們第二天的早餐。早餐而吃如此名貴的三文治，別說他太侈奢，其實他不費一文，共了茶餐廳老板的產。因爲，那伙記始終無法收到帳欵，到知道無望，停止賒帳時，他已白食兩個月不用付錢的三文治了。

另外一個例子是一幕悲劇。有個同事的姊夫是做洋服的，上門度身、試身，做好了才收錢。那位同事帶了他姊夫上寫字樓，請大家多多幫襯。

這位仁兄拿了他帶來的絨辦，挑了四五種名貴的，一縫就是五套。五套洋服，單是絨料已值一千多，加上縫工是一千七百多元交易。這一單生意，他可以找到十天八天皮費，當然喜出望外。

裁縫先墊錢把絨料買來，開工裁剪，他說是等穿的，累得裁縫連開兩夜晚工，把五套西裝裁好，四天後帶到寫字樓試身。這位仁兄十分「淹尖」，一分不許多，一分不許少。再過了十天，五套新衣服裁好送來，他一一試穿過，十分滿意，全部收下。

至於一千七百多元工料費，又是：「第日先。」這以後，他每天穿着那不同的新西裝，十分威水。頭光髻靚，儼然濶佬。可憐那裁縫每天在寫字樓坐着等他回來收帳，有時等到晚上十二點還不回來；有時他打電話回來，問問小斷，知道裁縫在等他，索性不回來。

裁縫交貨後一個多月，沒辦法收到這筆錢，而每天還得浪費大段時間在寫字樓等候他，無法作業。收不到帳，又沒有入息，谷氣萬分；加以這裁縫是肺癆底，不堪一激，不久便病倒了，病中還念念不忘叫老婆收帳；老婆找着弟弟訴苦，弟弟才知他托水龍，出面交涉，他說：「我未有錢，你要收，把西裝拿回去罷！」

同事怒不可遏，幾乎動武，仍無法擠出這筆欠帳。最後裁縫鬱鬱而死，新西裝還穿在他身上。裁縫不幸而遇到這位正牌「共產黨」，他的產被共了，積蓄蕩然，變成無產階級，那有不氣死之理？

「共產主義」者，共他人之產也。他的「共產」作風，已有悠久經驗，走「共產」

路線，眞是駕輕就熟！許多人以爲前進生活是嚴肅的；其實，花天酒地有如此君的左派仁兄正不知凡幾。

此君過慣資本主義社會腐化生活，自然賭馬賭狗，在他生活中佔重要一部份；由賭進一步而以此爲業，在一些左派報紙寫馬經，後來左派報紙不願與資本主義社會同流合汚，取消「馬經」，此君打破了飯碗，三個大小老婆頓有吃西北風的危險。不知他用甚麼方法，說服了一個小資本家，居然做起社長，出了一份狗馬報紙。本來這是適應社之需要的產物，他滿肚密圈，不但可以維持三頭住家的生活，更有發達希望。

希望是一回事，事實又是另一回事。這張狗馬報生意不如理想，尤其在馬兒歇暑會後，更慘淡不堪，別說難以維持三頭住家，每天買紙也成問頭。那位投資的小資本家見勢色不對，早已打了退堂鼓。

嚇！想不到，在這次「鬥爭」中，他竟以「前進」姿態出現，比眞左派表現得更積極。狗馬之路走不通，大走造謠路。

眞是天無絕人之路，他的狗馬報正要收檔，碰上鬥爭事件，左派要找一些尾巴做幫兇，就選中他；他也樂得賣身投靠，撈他一筆，大小老婆，連他自己，暫時的難題都解決，造造謠，總比騙三文治、騙西裝容易。士別三日，刮目相看，想不到這位朋友居然

成爲前進份子，他可說是我唯一的左派朋友。

（六月十二日）

支持

寫一篇社論，發一篇文告，不外是「八股」，費不了多大氣力；可是，丟掉了工作多年的一份差事，你的損失無法估計，那時候他會怎樣「支持」你？

正當北京人民示威，聲言「支持」香港左仔鬥爭到底的同時，另一羣更「强大」的示威者，支持阿聯的納薩對以色列作戰。

不知是北京發動得遲了一點；抑或納薩垮得快了一點，他們正在北京高呼口號的時候，阿聯已倒下來，納薩整色整水要引咎辭職，當然，最後這位和蘇加諾同爲世界政治舞台中一對「寶貝」的納薩還是戀棧不去，不過，他已如秋蟬墮地，再叫不出聲；和封鎖阿卡巴灣時的聲勢洶洶，威風八面，已不可同日而語。

世事往往無獨有偶，同時爲北京「支持」的左仔，也遭到和納薩同一命運——敗下陣來，一籌莫展。

謠言攻勢不靈了，等如看羊的孩子叫：「狼來了！」已經沒有人相信。以前聽到一

句謠言，還會使那些無知者手足無措，胆戰心寒；現在大部份人當笑話聽，細佬哥也知道他們車大炮。

他們發動的象徵式罷工，也被香港政府「郁個隻食個隻」的政策，打到一蹶都冇。許多左派工人因此丟了職，長俸、福利金等等，化爲烏有，呻笨已經太遲。因此，儘管左報用到大字報那麽大的字做標題，說香港要「總罷工」了，亦祇不過是早上少喝一瓶「送到」的牛奶，你要喝，仍然可以到士多（或者叫他們送到府上），買瓶裝的，罐裝或紙包的都有。左報說：「鬼佬要吊譚！」鬼佬固然無譚可吊，牛奶也不是單純鬼佬才吃。左派搞的事，件件都是蠶蟲師爺，自己困自己，正中了「拿石頭碰自己脚」的話兒呢。受害的百分之九十九是中國人，而且大部是「勞動大衆」階層。

左仔本來已經黔驢技窮，再想不出甚麽花樣，還是不肯認輸，賴着要「鬥到底」。這一點，比起納薩還不如，納薩給以色列打到焦頭爛額，也肯認低威，輸了就是輸了，有甚麽話好說！雖然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七億人民「支持」，做他們的後盾，可惜人民的怒吼不能扭轉西奈半島的戰局，面對現實，他不認輸只有捱打，等候支持者來幫助，只是「天方夜譚」。

比起香港的左仔，納薩聰明得多。儘管「人民日報」天天寫社論，日日發文告，大

力「支持」，也不過是我以前說過「精人出口，笨人出手」的一例。

寫一篇社論，發一篇文告，不外是「八股」，費不了多大力氣；可是，丟掉了工作多年的一份差事，你的損失無法估計，那時候他會怎樣「支持」你？另組一個小輪公司或巴士公司來安置你嗎？抑或叫你回到祖國爲人民服務？

北京動不動「支持」這個，「支持」那個，可是在他們支持下的，一個個都倒下來了。胡志明也被他們支持過，現在大概每天躲在河內的防空洞裏，大罵自己老胡塗，他也是「支持」下的犧牲者之一。

（六月十三日）

敗類

歷來的報人都是一樣，儘管精忠不屈的大有人在；到底免不了有一小撮有奶便是娘的壞份子，水到自然渠成。

中國抗戰初期，汪精衞發表「艷」電後，在日本卵翼下，組成了傀儡政府。他這一行動，自然受到國人唾罵。當時香港是中國對外宣傳的基地，輿論力量，足以影响海外廣大僑胞。因此，汪僞政府乃有收買香港報人之舉。

報人之中，忠貞不屈之士固然不少；也有抵受不住金錢誘惑的。因此，當時的汪僞跑腿，在若干家有力量的報紙中，拿到幾隻棋子，編輯有之；主筆有之，用大量金錢，打屈了他的膝頭。

投効的條件簡單得很，不用明幫，只求暗助。你可以照罵日本鬼子；可以照捧領導抗戰的蔣委員長。但，不要打擊汪政府；不要指責汪精衞；有機會，發表一些言論，對他稍表「同情」；更技巧的是汪精衞發表的談話或文告，用明罵暗捧的方法，全文刋出，於是，一大叠一大叠的鈔票，就暗中轉入他們口袋。

所以，當時好些報人驟地濶綽起來，過着聲色犬馬的生活，明眼人不難看得出來。可惜好景不常，不久，連香港這地方也爲日軍攻佔，這些花過老汪鈔票的報人，同樣成爲「難民」了。

收買報人原也不是汪精衞發明的，遠在軍閥時代，海外報人，爲他們勢力所無法控制，也往往施用銀彈政策。所以老一輩的報人，受政客豢養的不少。西南割據時代，不少報人過着布爾喬亞生活，當然不是靠三兩元一千字維持得來，主要是靠一筆巨大的外快。我入行不算太遲，對這些事情，耳熟能詳；當時年紀太青，但得之傳聞，並未參與其事。

要有被收買資格，當然是個大角色，至少要在報紙中操有若干實權，可以發表言論和可以發佈新聞，才成爲他們爭取的對象。

除了內行人，很少讀者能發現這種陰謀的存在，甚至在不知不覺間也受了宣傳，還以爲「輿論」如此，於是，軍閥、政客以至汪精衞，銀彈政策收效了！

儘管軍閥、政客及汪精衞都擁有自己的「言論機關」，可是讀者早已知道它的「特殊立場」，它的言論成爲沒有價值。由一家民營報紙說話，當然效果不同。所以他們覺得，有時收買一個報人，比較花大筆經費自辦一家報紙有效而省錢得多。

這種久已被搞政治的人慣用的技倆，共產黨不會不懂。早在他們未得勢前，就已被「活學活用」；現在爲了打着紅旗的報紙被人揚棄；謠言、恫嚇全不收效，少不免又拿出這古老的一套。歷來報人都是一樣，儘管精忠不屈的大有人在；到底免不了有一小撮有奶便是娘的壞份子，水到自然渠成。要我舉出事實嗎，我手上資料多得很，不過我想即使不加說明，眼睛雪亮的讀者，也看得出來的。

（六月十四日）

愛國

終於，我不愛的「國」倒下來，另一個我愛的「國」將建立起來。看看中國歷史，那一朝代到「民不聊生」的時候，都要倒下來。那時，我是「愛國者」，你是「賣國賊」了！

前幾天接到一名「左仔」的一封帶有恐嚇性的來信，自己署名是「愛國者」，罵萬人傑不「愛國」。

我覺得，這是不公平的，我比若干左仔更愛國，至少，萬人傑在香港撈了三十幾年，直到現在，還是「中國人」身份，並沒加入英籍，更不會像一些左派鬥委，以及「前進」影星，懷着英國護照，走上港督府唱歌請願那麼雙重人格。

我曾經熱愛過祖國，在祖國對日抗戰的艱苦而悠長的日子裏，沒一天離開過報人的崗位，到處流徙，在最前線出版報紙。我覺得那時候自己做的事，和執槍桿衞保國土的鬥士沒兩樣，這該盡了國民愛國的職責。

賴我們「愛國」，具有數千年歷史的中國，乃不致於淪亡，我該分佔一份光榮。

現在左仔在香港搞罷工，煽動罷市，就自命「愛國」；造謠的報紙，稱爲「愛國報紙」；專賣左報的，又稱爲「愛國報販」。似乎「國」是他們的專利品，我們要愛也無從愛。

其實，他們愛的何嘗是「國」？他們愛的是毛澤東（或者一部份愛劉少奇）而已。毛澤東不能代表中國，即如光緒皇或蔣介石也不能代表中國。他們不過是中國某一朝代的元首，朝代雖有變革興替，中國是永恒存在。我愛的不是毛澤東的中國，是我曾經安居樂業過，也曾爲它的危亡出過力的中國。

有些幼稚的左仔說：現在中國强大了，在世界上有地位了，我們做現在的中國人是光榮的，值得驕傲。如果這理由存在，任由我選擇的話，我寧願做成吉思汗時代的中國人，那時中國的武功，盛於今日多矣！

反對毛澤東就是不愛國，如果左仔這條道理成立，將來毛澤東不幸被人推倒，或者百年歸老，壽終正寢，那時，我們豈不是要愛國也無國可愛了？

那位寫恐嚇信的左仔，該正名爲「愛毛者」；而我萬人傑則可稱爲「憎毛者」。

「憎毛者」與大陸的「反毛派」不同，反毛派要鬥爭，「憎毛者」不必參加鬥爭行列，因爲我只「憎」他，並不打算「反」他。我在香港過着安定、自由的生活，只要努力爬格子，有足夠收入，甚麼都有得享受。我過的生活，比七億同胞（除了坐「平治」的紅朝貴介）好得多。

在被共產黨搞到幾乎沒一寸安樂土的今日，能夠過這種生活，已是十分幸運，如果

左仔不是惡毒到想把我們這兩頓安樂茶飯也要閂掉的話，我也懶得去「憎」他，只是用「冷眼觀螃蟹，看你橫行到幾時」的態度，一如歷朝興替一樣。終於，我不愛的「國」倒下來，另一個我愛的「國」將建立起來。看看中國歷史，那一朝代到「民不聊生」的時候，都要倒下來。那時，我是「愛國者」，你是「賣國賊了」！

（六月十六日）

歡迎參觀

你們有興趣，隨時可以來。門口並無彪形大漢，直上編輯部，沒人干涉。你可以找着讀者版編輯，把所有信件原稿，連同信封上的郵戳，都可看個清楚，甚至你們帶同筆跡專家到來，加以鑑定，我們一律歡迎。

左派仁兄最怕人家跕着尾巴。你大罵他一頓，他可能沒有反應；如果跕着了他的尾巴，他會狂吠不已。

萬人傑寫過一篇「四百萬與七億」，剛剛跕着左派報紙的尾巴，於是在新晚報上，出現一封「讀者來函」。當然也離不了「一羣」，這回是「北角易通英專一羣同學」。

因爲我是「同業」，對左派報紙的技倆，比較他們學生哥清楚得多，對於這些「讀者來函」，素不相信。這回姑且當他們眞是易通的一羣同學吧，我同情你們年紀太青，頭腦太簡單，情感太衝動，所以沒想清楚就寫這麼一封「讀者來函」。

他們說：「告訴你萬人傑，所有的讀者來信絕不會是愛國報紙的編輯『坐在編輯部寫的』，而是眞正的讀者來信；星晚『讀者版』的編輯前幾天揑造了兩間愛國學校的部份師生給走狗報的信，才是『空中樓閣』。」

好啦，你們說：那些信都是「眞的」，讓我問問：各位同學，你上過新晚報的編輯部參觀過嗎？你每一封讀者來信都參閱過嗎？你們有研究過那些來信的筆跡嗎？我敢代你答：「沒有。」因爲，平日新晚報門口已經關上大鐵閘，近來更加了大鐵板，密不通風；更有幾條彪形大漢坐在門前，即使你是「愛國」學生，也休想進入這個小型鐵幕。那麼，你何由肯定它是「眞的」？如果你們不是昧於事實，就是太過天眞，幼稚到未「生埋腦筍」了。

你們又說：我們「走狗」報的來信是假的，但我們是「歡迎參觀」的，幾乎每天都有學生來參觀本報，你們有興趣，隨時可以來。門口並無彪形大漢，隨時直上編輯部，沒人干涉，你可以找着讀者版編輯，把所有信件原稿，連同信封上的郵戳，都可看個清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楚，甚至你們帶同筆跡專家到來，加以鑑定，我們一律歡迎。

「眞實」不會在漫罵之下屈服的。我們的讀者來信，大多數是個別的，很少是「一羣」「一羣」的，大概我們的讀者不習慣開「小組會議」，所以不能代表「一羣」，却至少是表明了他「個人」的意見。我們的「讀者來信」來自各階層，文化水平不同，有時文理不通，別字連篇，但無礙於他們表達的眞意。你們「愛國」報紙的信寫作技巧在一般水平之上，自然，經過訓練的人，是不同於一般小市民的。

易通同學，我萬人傑一直是「中國人」，未入英籍（和你們的鬥委、大明星不同）所以我亦不希罕「紳士」、「勳章」，只求安定生活、自由，可以說我心裏頭每一句的話，不會受到瘋狂的「鬥爭」。

這是「無恥」嗎？更無恥的是你們的「英籍鬥委」！

你們躭心我「搬石頭打自己的脚」，我可以告慰各位，極其量是打着汽車胎，不會打着脚，我是小資產階級，還有一部老爺車可以「享受」。

（六月十九日）

和中共做生意

如果只是出一點錢還容易應付，最怕要出名。中共生意雖然好做，今後還要在香港撈，出面和香港政府鬥，他想做紳士的願望便化爲烏有了。

香港，是大陸貨的最大銷場，大陸所有，說得出的東西，甚至連水，都推到香港來換取鈔票；每年，中共在香港刮去三四十億港幣，因此，香港商人同中共做生意的很多，同時，也不少人羨慕同中共做生意的人。

同中共做生意好做麼？我不是商人，更沒是同中共做過生意，是苦是樂，也無從得知。香港有許多擁有家財如天文學文字的大富翁，他的鈔票，大部份是同中共做生意賺來，這似乎，同中共做生意很容易發達。

可是，有一部份同中共做過生意的人，又苦着面孔嘆氣，吃這兩頓茶飯，一直肚驚害怕，就算賺到錢，也不容易安享，因爲你賺過多少錢，中共一直算住你、度住你，一有機會，就要吐水，有如三反五反時期的退谷、退租一樣，嘔凸是常有的事。

比方說：這次左派發動鬥爭，大大的難爲了同中共做生意的商人。要參加鬧事，要派人，要捐錢，弄到好些人惶惶不可終日，心頭有如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商人是只講做生意、賺錢，要他跟着去貼大字報、唸毛語錄，他們吃不消的。

黃大仙有一家賣國產傢俬的小商人，老板爲了應酬左派，曾迫得派出兩個伙記參加「示威」，兩個伙記被捕，伙記的家屬到舖頭向老板要人，老板驚恐萬狀，一方面怕當局追究；一方面怕左派再來迫他，結果把舖頭關門，自己不知躲到甚麼地方去了。

至於做「大生意」的，近來萬分頭痛。土產公司五月份的營利，要全部捐出，等於賠了一個月皮費；中共佔有的百份五十一股份，蝕的是一些貨物；這位合作的老板，必須拿出眞金白銀，眞是有苦說不出。

一位踢左右脚的大亨，一方面捐了一筆欵子贊助警察子女高級教育基金；一方面又捐一筆給左派作鬥爭經費。這看來很矛盾，其實，他有苦衷。他要在香港爭地位、做紳士，不能不贊助；他做中共生意，中共算出他賺過不少鈔票，勢不能不捐獻一筆。

可是兩筆捐欵都不能出名，可能一個是「無名氏」；一個是「一位愛國建築商」。他本人呢，已經去「遊埠」了。其實，他正心亂如麻，那有情緒遊埠？所謂遊埠，毋寧說是「避難」較爲切實一點。要是他在香港，相信早已門限爲穿。像這大亨一樣，離港逃避的，大有人在。如果只是出一點錢還容易應付，最怕要出名。中共生意雖然好做，今後還要在香港撈，出面和香港政府鬥，他想做紳士的願望便更化爲烏有了。

在鬥爭浪潮中，最痛苦的是這種人。但我認識一位與中共做生意的商人，因應付得

宜，不但沒有麻煩，且大有所獲。

商人阿甲，和三個朋友合作，組織一家建築公司。本來阿甲和他的朋友們實力有限，但通過人事關係，搭路在一家左派銀行信用透支一百萬元，條件是用大陸的三合和其他建材料。這是四年前的事。

有了一百萬現欵運用，阿甲的生意，做到風生水起。開始的時候，建築業適值好景，他用的建築材料，也是個巨大數字，所以得到銀行方面信任。

可是近年建築業大走下坡，生意已不如前，左派銀行通知阿甲若干次，他們透支的一百萬，要想辦法歸還銀行。阿甲的答覆是：暫時沒有辦法。銀行主事人說：這是大陸總行的意思，他們也不能作主，如果要延期，最好請他到大陸一行，與總行當局直接談商。

阿甲答應下來，果然跑進大陸，面謁總行主事人。主事人要他還錢，阿甲說：「哎喲，我正想跟你交涉，多借三五十萬，現在生意難做，你還要我去還錢，太不體邮商艱啦。」

「你的借欵已四年多，我們現在的政策是收縮信用，希望你想辦法儘快歸還。」

阿甲想了一想，說：「如果一定要我歸還，我可以答應，一個星期內，全數奉還。

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總行主事人一怔，問：「甚麼條件？」

「以後不再用大陸水泥及建築材料。」

「不用大陸的，用甚麼的？現在香港建築界，差不多清一色用大陸的東西。」

「不妨告訴你，台灣已派人跟我商談若干次，要求我用他們的出品，條件比你們好得多，銀期特別長，用他們的東西，單是省這筆利息，不多久就可以省回一百萬。不當當時我跟你們銀行有透支關係，不好意思要他們的貨，沒有談攏。歸還了一百萬，我過然不放過機會了。」

主事人沉吟一陣說：「我先考慮一下，明天你再來。」

第二天再見面時，主事人告訴阿甲，一百萬元借欵，准他延遲歸還，但一定要繼續用大陸貨。

他交涉成功，回到香港，左派銀行也沒有追他還錢了。不久，左派發動鬥爭，和別的跟中共做生意的人一樣，鬥委會要阿甲派人參加？阿甲壓低聲音對來人說：「不成，我這裏的伙記，全部由大陸逃來，是死硬派，他們掛青天白日旗的，要派他們去，我先沒命。」

左仔無法難他，說：「不出人，就出錢罷。」

「出錢也不成，伙記們知道我捐錢，一樣沒命。這樣罷，不要用公司名義，也不要用我的名義，隨便用一個阿猪阿狗的名字，象徵性捐一百元好了。」

討價還價之後，卒以三百元「成交」。

在許多同中共做生意的人當中，阿甲可說是最有頭腦的一個。

（六月廿一日）

氫彈與大刀隊

香港左派仁兄於打鑼打鼓慶祝第一枚氫彈試驗成功之餘，並沒拿氫彈來恫嚇「港英」。在香港扔一枚氫彈，不論左右，一鑊熟，也是左仔所不願的。所以，他們寧願拿出最原始的武器——大刀來。

「氫彈」和「大刀隊」同一天在左報上出現。如果不是「巧合」就是自我的諷刺。中共試爆第一枚氫彈成功，香港左派人士，爲之打鑼打鼓，歡呼不已。（新聞一）九龍有些小販，爲了抗暴，與港英鬥到底，組織「大刀隊」殺敵。（新聞二）

中共擁有「氫彈」，同時擁有「大刀隊」，這看來不大調和。氫彈是最現代化的武器；大刀則是最原始的武器。中共由最原始以至最現代化的武器都擁有了，確然值得大鑼大鼓，歡呼一番。

有人說，中共爲了製造氫彈，花費很大一個數字的金錢，這些金錢，大部份不能用「人民幣」去支付，需要英鎊、美金或法郎等外滙；這些外滙的來源，是從香港得來的（即使不是全部，至少是大部份）。中共每年在香港刮去三十億至四十億港元，這是個龐大數字，藉着這大筆外滙，中共製成了最現代化的武器。因此可以說，這一枚氫彈，香港的「白落」、「黃皮走狗」、「漢奸」有很大功勞。如果這是中共的「光榮」，我們也值得分沾一部份的。

中共爲了製造更多氫彈；爲了再進一步發展長程火箭，當然要繼續花耗許多外滙。所以，儘管香港左派仁兄如何叫囂，要鬥垮鬥臭香港，中共一直只是紙上支持，按兵未動。天下沒有這樣愚蠢的人，會於自絕財路；何況爲了種種發展，中共正在急水，每年放棄三四十億，從那裏賺回來？

既然中共的氫彈，香港人有這麼大的貢獻，如果中共拿氫彈來對付香港，未免恩將仇報。再說，香港不過是個蕞爾小島，氫彈威力太大，丟在這小島上實在浪費。這些現

代化武器，最大用途是在國際間進行「政治敲詐」，中共在國際間愈來愈孤立，左鄰右里，沒有一個朋友，要不擺出一副惡相，很容易被人「洽」；所以，寧願不穿褲子，氫彈不能不儘快完成。

香港左派仁兄於打鑼打鼓慶祝第一枚氫彈試驗成功之餘，並沒拿氫彈來恫嚇「港英」。在香港扔一枚氫彈，不論左右，一鑊熟，也左仔所不願的。所以，他們寧願拿出最原始的武器——大刀來。

記得抗日時期，馬占山的大刀隊，曾經出過一陣子風頭。那是三十幾年前的事，當時固然未有原子彈、氫彈這類核武器；就是槍械炮火的射程，也是遠不如今日的自動武器。打仗很多時打埋身，所以大刀隊用得着。

香港左仔也來一套大刀隊，大概是打算打埋身，不準備大家一鑊熟。

香港小小一個地方，殺鷄焉用牛刀？氫彈且留着，以待別用，有大刀隊足矣。

（六月廿二日）

殷鑑不遠

澳門是個好榜樣，香港人要避免像澳門市民那樣走進絕路，一定要將左派勢力趕盡殺

左派在澳門奪權成功，澳門政府，成爲杉木靈牌，毫無作用，左派話點就點，政府無權作主，整個澳門，陷於無政府狀態。

澳門一向依靠香港客去度假、花錢而生存。自從左派得勢，香港客到埗，一則要捐錢，這些捐欵，據說用來支持香港左派造反；二則要唸毛語錄，實行精神虐待。這麼一來，香港客相誡裹足。香港客不去，澳門便告死火。

澳門大小商店，大部份靠做香港客生意，香港客不去，他們無業可營，只有食穀種。有些商店無法支持，打算結束關門，可是執笠也不能自由，左派不許你執，你就要繼續幹下去。目前澳門的商人和居民的苦，眞非筆墨所能形容。

萬人傑以爲，左派把澳門搞死，實在不智之甚。中共在澳門所得到的利益，雖然未如香港之鉅；但澳門人有消費能力，對中共總是有利無害。現在澳門人沒有生意做，等於中共沒有生意做，「權」是奪得了，「利」却損失不少。

而且，因爲左派在澳門搞到人人無法生活，也大大影响了他們在香港的行動。在澳門順利奪權成功，左派正沾沾自喜，勝利冲昏頭腦之餘，在香港抓着機會，也來照辦煮

碗。

香港、澳門一衣帶水，相隔如此之近，每天大船、水翼船來往如梭，澳門實況，香港人看得清清楚楚。如果香港變成澳門，將是不堪設想的事。香港人觸目驚心之餘，左派要在香港搞第二個澳門，絕對得不到香港人支持。香港居民絕大多數是爲求自由生活從大陸逃來的，這次左派在香港搞事，搞來搞去，都是那小撮的人，威迫、利誘、恐嚇、造謠，一切可用的手段都已用盡，仍是一籌莫展，主要原因在此。

有人說：也共搞事的人太愚蠢，否則不會失敗到如此田地。他說：如果左派在澳門奪權成功後，港法把澳門搞到比前更繁榮，更易搵食，他們可以拿來宣傳，香港人也許有一部份會心焉嚮往，不致失盡人心；可惜左派在澳門奪權後，忙不迭的要發財，借着捐款爲名，大發鬥爭財，弄到遊客裹足，商民生路斷絕，香港人爲之觸目驚心，當然盡力支持政府，對付暴亂，使滿肚密圈的左派，重重跌了一交。

澳門是個好榜樣，香港人要避免像澳門市民那樣走進絕路，一定要將左派勢力趕盡殺絕，一絲一絲的禍苗，都要剷除。

香港左派奪權雖沒成功，經此一搞，已把香港搞到半身不遂，許多行業都受影响，不知要經過若干時候，才可回復舊觀。左派不肯承認失敗，喘息後可能會捲土重來。所

以，禍苗不剷除，十分危險。目前人們發起各大機構、商店自我清除內部左派分子，正是剷除禍苗的最好方法。

（六月廿四日）

聞道遮解怕得要死

阿甲躲在防空洞，外邊正進行空襲，彈如雨下；阿乙爲了避難，也闖了進來。他抱怨防空洞的建築未如理想。阿甲說：「有更好的洞，你就去吧！」

記得有位警司說過一個故事：阿甲躲在防空洞，外邊正進行空襲，彈如雨下；阿乙爲了避難，也闖了進來。他抱怨防空洞的建築未如理想。阿甲說：「有更好的洞，你就去吧！」

此時此地，說出這個故事，實具深意，最切實際。香港目前是個最大避難所，在中國大陸、在越南、在韓國，到處戰亂紛紜，能夠在這小島中過着安定的日子，已是極難得，如果還抱怨這避難所不夠好，要在這裏搞事，「你就去吧！」

相信香港四百萬市民中絕大多數希望能安定的在這避難所歇下去；有人偏要把這避難所拆掉，只有「下定決心」，將這班混蛋趕走。因此，事件發展到現階段，香港政府執行的辦法，似乎已厘定一個明確的原則，一經證明他是搞事的人，法官判罪之後，多

數建議港府，將之遞解出境。

這是最公道和最明智的做法，四百萬守法市民，齊聲喝彩。既然他們抱怨這地方不好，讓他們到一個他們認爲更好的地方，是十分公平的。除了這些搞事判罪的人外，幕後支持及煽動者，據說也在遞解之列，名單已增到三百六十多名，其中包括造謠惑衆的左派尾巴報的社長，遞解範圍，愈來愈擴大，倒是香港市民樂聞的喜訊。

可是，左派份子儘管在肆口漫罵香港怎樣不好，怎樣腐敗，一聽說要遞解，就怕得要死。本來，「祖國」現在這樣「富强」，成爲無產者的樂園，他們回去享福，比較在殖民地捱世界好得多。遞解，讓他們回去作鬥垮港英的英雄，不是他們的大好機會？爲甚麼怕得要死？

實則，他們口裏一套，心頭又是另一套。明知回到「祖國」過的是甚麼生活，更躭心在「文革」浪潮中，偶一不愼，露出劉派的尾巴，就會遭到不堪設想的命運。因此，遞解使他們戰慄了。「鬥爭」到現階段，只能用銀彈政策收買一些「不怕死」的爛仔流氓，晚上偷偷拿漆油寫大字、貼標語、掛布條，派記者馬上「拍照留念」，不敢再自己動手，這是遞解打窒了他們，這比坐牢、捱打要苦上不知若干倍！

前些時三名共特遞解出境，他們自動選擇解去台灣，許多人覺得他們太笨，身爲共

特，解到台灣，還有命乎？其實共特肚裏比我們明白，如果將他們解回大陸，命運會苦上千百倍；解到台灣，將情報提供，可能獲得優待，更可能按照劉粵生前例，得到一份極其可觀的「獎金」。賭賭彩，不是比回大陸注定受可悲命運好得多嗎？

對香港不滿的人，最好讓他們選擇更滿意的地方；我們要安定的人，能在這避難所躲過這浪潮，功德無量！

自導、自演、自拍

北京撥了一千萬元港幣來搞「鬥爭」，如果一點事都搞不出來，一千萬如何報銷？連串自編、自導、自拍的「好戲」，至少向上頭有個交待，等北京方面認爲一千萬花來值得。

差利是電影界「天才」，常常當自己叻晒，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所以，他的片子，大都唱獨脚戲。不知他是信不過別人，抑或自大，更抑或慳皮，例必自編、自導、自演。但，儘管差利是好演員，他的編導工夫，殊不敢恭維。

也有許多自以爲了不起的演員，也效法差利，以自編、自導、自演來炫耀。如奧遜威爾斯、馬龍白蘭度等，都曾試過。但，可以說，沒一部這類的東西不失敗的。人究竟

不是萬能，能演未必能編；編得好未必導得好，撈過界往往眼高手低，一切未如理想。

同樣失敗的是香港左仔最近連串的自導、自演、自拍的「作品」。比方，慶祝中共第一顆氫彈試爆的巡遊行列，三五十個「國貨」公司職工，由正門出來，搖旗吶喊。早已準備好在正門取得適當位置的大羣左派攝記，立時將「精彩鏡頭」拍入鏡箱；那羣巡行的人，迅速從橫門走回店內。明天，左報上登出，就成爲盛大行列了。

又比方，花一千幾百元僱用幾個慇不畏法的爛仔，晚上偷偷摸摸把銅像用漆油塗上大字；在一些建築物貼標語，左派攝記馬上攝成「新聞圖片」，及時刊在第二天的報紙上。

更精彩的是派人拿了寫有標語的白布條，在皇仁門前掛上，安排一張好照片。可惜這回手法不靈，攝記給抓住一個，於是自導、自演、自拍的手法，無所遁形。

左派仁兄費了那麼大的力氣，目的不外製造幾張照片在報紙上發表，有人認爲太不值得；同時，在香港的人，早已知道左派仁兄玩弄這個手法，登出來，不過博得讀者一笑，沒有甚麼價值。

不過，作這想法的人却忽視一點，左派仁兄拍這些照片，主要不是給香港人看，香港人的眼睛是騙不過的，他們只爲了向北京報銷。大家都知道，北京撥了一千萬元港幣

來搞「鬥爭」，如果一點事都搞不出來，一千萬如何報銷？連串自編、自導、自拍的「好戲」，至少向上頭有個交待，等北京方面認爲一千萬花來值得。

同時，左派仁兄花了大筆祖國外滙，收買二十個單位工人搞「總罷工」，事先大吹大擂，事後又說「全面勝利」，但大家都知道，二十個單位，沒一個單位是「總罷工」的，只有一小部份拿到津貼的工人，賭通宵賭到有晒精神，第二天無法開工。到下午，開工的人增加，班次也加密。花幾百萬元取得如此的「全面勝利」，豈不冤枉？雖然，對「祖國」來說，一千萬算不了甚麼，只不過等於他在香港一天的收入（一年三十億至四十億），當是刮了一天大風，沒有生意做就是。

從開始搞事到現在，左仔未演過一齣好戲，看來最聰明是及時落幕收場。

（六月廿七日）

罷工滑稽劇

港共發動罷工失敗了，左報還宣傳「大獲全勝」，使人啼笑皆非！硬要說勝利的話，是阿Q式的勝利而已。

一位六十多歲的老頭慨嘆的對我說：「我活到今天，不但沒有見過，連聽都沒聽過

花錢叫人罷工的。」

三十年前的大罷工他曾目覩，却不像今天演的這幕滑稽劇。

左派一再失敗後，乞靈於銀彈，期作最後挽回面子，實有不得已的苦衷。在香港，許多人見到鈔票就連自己父親姓甚麽都不記得，不惜作奸犯科，去偷、去搶、去騙都有人幹；人家把鈔票送上門，並且客客氣氣，拍拍肩膀，說：「大佬，請幫幫忙。」眞是却之不恭，沒考慮以後的問題，便全部受落；於是，銀彈政策收效了。

可惜，貪財的人儘管多，但也有不少頭腦冷靜的工友。左派雖宣傳這次是「總」罷工，但他們宣佈的二十個部門，全部都沒有達到「總」的目的。主要水陸交通九巴、中巴、油蔴地、天星都能維持有限度或全面的服務，這當然和他們最初發動的預期，距離太遠。

事後，左報還宣傳「大獲全勝」，使人啼笑皆非！硬要說勝利的話，是阿Q式的勝利而已。

我認識兩位司機，在應付這次左仔煽動的「總罷」當中，表現「幽默」作風，值得一提。

司機甲，當左仔跑腿向他遊說，要他參加罷工，除了例牌的「慰問金」外，還有五

十斤白米，一些大陸礤頭。只要參加罷工，金錢、糧食都不成問題。

甲聽罷，微笑說：「朋友，我這隻飯碗不祇裝五十斤米的。」

司機乙也受到左仔遊說，他瞪了左仔一眼道：「你回過『祖國』沒有？」

左仔搖頭說：「沒有。」

「告訴你，我從北京回來的。」司機乙說：「若干年前，我比你『前進』百倍。我將巴士司機那份待遇優厚的職位辭掉，回到『祖國』，爲人民服務。那時我滿腔熱血，眞是打算獻身國家。

「但第一天在『歡迎』集會中，我被共官澆了一盤冷水。他在集會中說：『這一班都是在英國殖民地香港做司機的，他們受到英帝迫害，失業了，回到祖國懷抱，我們應該照顧他們……』

「媽的，我辭掉工作回來的，爲甚麼硬指我『失業』？我立心爲人民服務，怎麼要他們『照顧』。

「以後，調到北京，以至中國西北部，情形更壞，一切與我的理想距離太遠。我失望了，消極了，等待多年，才得到機會，逃了回來。

「現在，我總算得到一份的士司機的職，一家五口，勉可維持。叫我罷工嗎？去你

的！共產黨的滋味我嘗夠了，留待你們的『愛國』份子去嘗嘗吧！除了有薪水加之外，甚麼都不要叫我簽字。」

（六月廿八日）

數字

在左派報紙上，常常見到這些不可靠的數字，許多正確的數字，却不見刊登出來。

左派仁兄最喜歡在數字上車大砲。大躍進時代，「一天等於二十年」，已經使我對中共的「數字」失去信心；煉鋼時代，用土法土爐可以煉出若干千萬噸鋼，也只有傻仔才相信。不過，當時這些事發生在大陸，香港受到偉大祖國宣傳而居然相信這數字的傻仔，大有人在；這究竟無法對證，你說是，我說不是，口同鼻拗，難得明白眞相。

這一次，新華社連番發表香港鬥爭的報道，在數字上，仍然脫不了誇大的一貫作風。事情發生在香港，香港新華社把新聞發到北京，如果這些新聞只在國內發佈，國內的傻仔還會相信；可惜新聞原封不動又傳回香港來，就鬧出天大笑話。

第一次新華社報道，香港警察打死了二百多人。但，「鬥委會」封的「烈士」，到現在還不過三名，加上三名新「烈士」，極其量不過六名，其餘一百九十四人，難道連

屍首都找不到？這些數字，正和「一天等於二十年」一樣可笑。

更令人噴飯的是新華社第二次報道，據說：香港已成死市，交通癱瘓，水電供應斷絕。最妙的是金價漲了四倍，這又是一個誇大到離譜的數字。如果中共肯照原價四倍同我買黃金，我馬上成爲暴發戶，不用再在這兒爬格子。

新華社造謠不打緊，但不要在香港發表，單門頭騙大陸同胞就罷了，偏在左報上大吹大擂，豈不叫香港人更看清楚你們造謠的低能可笑？

在左派報紙上，常常見到這些不可靠的數字，許多正確的數字，却不見刋登出來。比方說：這次發動的總罷工，花掉祖國欵項若干；有若干個巴士司機、售票員、稽查、站長、修理員參加；每人慰問金若千，總數若千；此外電車、小輪、起卸工人、貨車司機，又花了多少。這張詳細帳目，許多市民都想知道，何以左報上獨付缺如？

還有，騷動前賣大陸貨的「國貨公司」每月做多少生意，現在做多少生意，減少百份之幾，也是大家注意的數字，亦未見左派報紙登出。一向注重「數字」的左派，未免太疏忽了。

同時，那筆鬥爭經費的一進一支，也未詳細公佈數目，捐了錢的人，却使沒權支配，也有權知道怎樣運用。比方說：某甲午夜在皇后像寫大字，酬金二百元；某乙散發

傳單，工資一百元；某丙放火燒報館，酬金二千元；某丁在右派報紙上偷偷裝上一塊電版，五千元，這些數字，該詳詳細細刋出來，以昭大信。否則，一千八百多萬鬥爭費，花光了也不知花在甚麼地方，叫捐欵的人條氣怎順？

左派素來重視數字，而這些人人渴望知道的數字，却一字不登，太使人失望了！

（六月廿九日）

不受歡迎的輸出品

「毛澤東思想」可以當飯吃，當衣服穿，看來只有在大陸辦得到；出了國門，就不同那一個世界。「文革」在國內還沒搞出結果，毛派就把它當土產般大量向外輸出，怎知，這最不受歡迎的輸出品，每到一個地方，都給帶來無窮災禍。

文化革命把整個國家弄成一團糟，「最親密的戰友」內鬨，利用乳臭未除的紅衞兵那股衝動的蠻勁，鬥垮鬥臭異己。毛章、毛語錄、大字報、尖頂高帽子成爲他們的武器。孩子們有得鬥、有得玩，自然比在學校上課有趣，而且到處船車免費，全國大串連，十分過癮。於是，弄到自文革以來，所有學校就沒上過課，甚麼都不要學，單學

「毛澤東思想」就夠了。

「毛澤東思想」可以當飯吃，當衣服穿，看來只有在大陸辦得到；出了國門，就不同那一個世界。「文革」在國內還沒搞出結果，毛派就把它當土產般大量向外輸出，怎知，這是最不受歡迎的輸出品，每到一個地方，都給帶來無窮災禍。

澳葡給左仔嚇倒後，左派洋洋自得之餘，以爲凡有華僑的地方，都可同樣來一套，也必收到同樣效果。文革在海外聲威大振，足以打擊國內劉派勢力。怎知香港情形與澳門大不相同，香港政府不受嚇；四百萬市民更不受嚇，左派一籌莫展。可惜憤怒的羣衆沒組織起來，否則這小撮左派份子，連同被收買的有奶便是娘的爛仔在內，一天之內，可能全部被拆骨，還敢在這裏造謠叫囂嗎？

比香港做得徹底的是大馬政府和新加坡政府。過去，左派勢力在星馬頗佔優勢，工會組織和學校內，不少受到左派控制。當星馬左仔步香港後塵，發動奪權暴動時，却遭到强硬的澈底打擊。目前，星馬左仔已噤若寒蟬，連叫囂都不敢；懷有毛語錄或毛章，都有被拘的資格；而且，警方對左仔並不如香港的客氣，先讓你扔一回石頭，才放催淚彈拿人；他們一開始就用强硬手段對付，打到左仔龜縮不敢露面。

較慘的是緬甸，中共把文革輸入緬甸，自免不了又是毛章、毛語錄那一套。左派學

生不顧政府禁令，以爲毛澤東眞是紅太陽，在太陽之下，一切低頭。怎知道這個太陽出了國土就不靈，毛章、毛語錄徒然引起人們反感。不幸矇查查的緬甸仔分不出那些是左派，那些是善良商民，見到中國人就打，把所有華僑牽入漩渦之中，眞是黑狗得食，白狗當災！

緬甸原也是親共國家，如果不是拿毛章、毛語錄刺激他們，不會發生這種慘劇。好啦，現在左仔在緬甸給打到抬不起頭來，北京有甚麼表示？是不是動用解放軍？是不是撥出一千萬鬥爭經費？

相信不會。因爲中共一向欺善怕惡，你惡過他，他就軟了。

所以，儘管緬甸對中國人打得這麼凶，中共除了一紙抗議之外，沒有行動。香港的左報，也不像對港英鬥爭那麼賣力，不會拿整頁整頁的篇幅去刋登攻擊緬甸的文章，因緬甸惡過港英，他們居然把中共的外交官刺殺，亦奈何不得，徒然「抗議」，有甚麼用爲呢？

（六月三十日）

談判

左派能搞的，都已搞過，市民已忍受了最大的不便，險惡的風浪已經過去，他們再搞事，只有激起大衆公憤，那時他們會走投無路，還要和他們坐在桌上談判，接受他們的勒索？

一個本來不值得討論的問題，近來成爲人們談論中心。那就是：是否可以用談判方式來打開目前的困境？

這問題的引起，是市政局議員胡鴻烈在會議席上提出了建議。他並且說：「港九騷動原因，是經濟社會因素所造成。」

如果胡鴻烈是獃在倫敦的英國議員，提出這麼一個建議，我原諒他的；但他是香港的議員，竟這樣昧於實情，是使人吃驚的！如果他是普通市民，他的話不值得重視，也沒有問題；偏他又是議員，替市民大衆說話的議員，這番理論發表了，使我們身爲市民的，感到極端不安。

更可恐懼的現象是：胡議員受到批評的次日，他對記者發表了談話，還說要「堅持他說過的話」，並且强調是「出自個人良心，問心無愧。」

同時，他這「建議」，還得到另一位新上任的議員黃夢花的同情，他說：「任何爭論甚至戰爭，都是要經過談判方式來解決。」

我對胡議員的「良心」並無懷疑，也相信他此舉是「替市民着想」，只覺得這建議太過不切實際和昧於現實情況。作爲議員身份而提出建議，應當瞭解他所代表的市民的意志。儘管你良心如何好，要是違背了市民的意志，你的建議是毫無價值的。

至於黃議員更把香港政府和左派鬥委會視爲戰爭的雙方，那更鬧了天大的笑話！如果是戰爭的雙方吧，我們且看看「板門店式」的談判，又有甚麼結果呢？

幸喜黃議員的言論發表在競選之後，如果在競選之前有這論調，至少他要失去具有三種選民資格的萬人傑的一條票。

甚至在香港歇久了的英國官員，也早已看清楚這次左派搞事的本質，以及共產黨的作風。如果可以坐下來談的話，港督戴麟趾還用冒那麼大風險，用鐵腕處理這事件麼？乾脆接納了「五項條件」，低頭賠罪，如澳門一樣，忍辱苟存，不就行了麼？

談判的建議，在這一階段提出，尤其不合時宜。左派能搞的，都已搞過，市民已忍受了最大的不便，險惡的風浪已經過去，左派勢力正在各大公共事業、政府機構、私人組織中被澄清，左派份子已成過街老鼠，受到千夫所指。他們再搞事，只有激起大衆公

憤，那時他們會走投無路，還要和他們坐在桌上談判，接受他們的勒索？

左派在大馬、新加坡、印度、緬甸、印尼、尼泊爾一連串的許多地方，都在搞類似香港的事件，有沒有聽到這些國家要和中共「談判」？

要不把香港變成澳門第二，萬不可「談」。易平和甄子傑的話值得喝采：「一羣待罪的人，怎可以與政府談判？」

（七月八日）

偉大的妻子

凡是有家室的男子，因爲有了責任，做事愼重得多，不會那麼容易見異思遷，大多數安於他的工作。一個好的妻子，常會從歧路中把丈夫拖回來。

有位當大機構總經理的朋友，他用人有個原則，永不錄用未婚的年青伙子。要做這大機構的職員，有了妻子兒女，是先決條件。

他的理由是：凡是有家室的男子，因爲有了責任，做事愼重得多，不會那麼容易見異思遷，大多數安於他的工作。

這次左派用銀彈發動的大罷工中，我聽到許多朋友談及的動人故事，證明了這位當

經理的朋友的見解是正確的。一個好的妻子，常會從歧路中把丈夫拖回來，可以從下面的幾個眞實故事看出來。

祥嫂的丈夫是的士司機，他是個活躍的人，思想單純積極，在工潮中表現得十分熱心。策動罷工的前夕，他經常跑到摩總開會。

這些事雖然一直瞞住祥嫂，但祥嫂從他的動態，已看出有些異樣；加以同住徙置區的另一些司機的妻子，聚在一起閒談，有些人對她說：「祥嫂，你要勸勸祥哥，他們在搞罷工，搞破了飯碗，有兒有女不是玩的。」

祥嫂聽了，老不舒服，等阿祥回來，向他查問。阿祥極力否認，他在外邊的活動，一直不讓妻子知道。

這天，祥嫂從同屋一些司機的妻子口中，知道阿祥今天晚上又到摩總開會，不能再忍，用預帶預了三個月大的孩子，趕到摩總來。樓梯上站了幾個糾察，閒雜人等，不許上去。其中一個糾察阿福，和祥嫂是老街坊，認得她，跟她打招呼：「祥嫂，你也來啦，來參加開會麼？」

「我要找阿祥。」

「祥哥在上面，你上去罷。」阿福說着，遞給她一本紅皮書。「祥嫂，你拿一本毛語錄上去唸罷。」

祥嫂看了就恨，拿了毛語錄狠狠向他扔去，叫道：「去你的！難道毛語錄可以當飯吃麽？」

她衝過阿福的防線，走上摩總，找着阿祥，拉了他回家。

夫婦倆吵了一夜，祥嫂最後對他聲明：如果他參加罷工，她就把三個孩子全部交還他，自己回到娘家，永遠不和他見面。

第二天，阿祥畢竟軟化，再沒到摩總開會，提都不敢提罷工。

這回看到許多同事失了業，一籌莫展，不由倒抽一口冷氣，說：「祥嫂救了我！」

另一個司機渾號長人，聽說有錢派，覺得不接受是執輸，左派送來的五百塊錢，袋袋平安。

當晚收工，和十幾個同事開大檔，十三張牌九，一直賭到天光。手風不順，一結算，不見了一張紅底。不過他不在乎，手上還有四百，數目也不少。

第二天，拖着疲累的身軀回家，妻子八姑一見了，就變了茶壺，一隻手叉腰，一隻

手直指到他面孔，罵他整夜不回來，一定是走私。

長人拉同事鬍鬚田做證，證明他賭通宵而已，並無走私情事。

「哼！竟然賭通宵，今天那有精神開工？」八姑還是未能息怒。

「今天不用開工，可以睡一整天。」

「不用開工，是甚麼回事？」

「不用做工，有人發工錢，何樂而不爲？」長人掏出四張紅底，得意洋洋的說。

八姑到底矇查查，見了鈔票，怒氣消了一半。

「這裏四百，你用兩百，我用兩百。現在，我要睡了，不要吵醒我，我今天可以享福。」

長人睡了，八姑淨撈兩張紅底，爲之心花怒放。

此後幾天，長人沒開工，三日內把二百元花光；八姑買新鞋、做新衫，二百元轉眼化爲烏有。

公司登記復工，長人受過五百元，不敢回去，不久已過了期，許多同事都恢復了工作，長人還是賦閒在家，心中不免有些發矛。

最現實的是生活問題，轉眼是交租之期，八姑向他張手，他無以應。八姑追究了起

來，才知那些錢的來歷，大罵了長人一頓。可是罵也沒用，她焦急着去想辦法使丈夫復工。

第二天中午，她氣急敗壞的回來，抓着長人，交給他五百塊錢，叫他馬上回了水復工。原來她花了一個上午的時間，回到娘家，向親戚想辦法，借到五百元回來，以爲只要回了水，就可復工。

可是長人拿了五百元，不知往何處回水；要回公司登記復工，又已經逾期，一籌莫展，頹然回家。夫妻倆牛衣對泣，長人知錯了，但無法可想。

八姑考慮一整夜，覺得拖下去不是辦法，第二天也不告訴長人，帶了她的兒子和女兒，到公司晉謁經理，終於獲得接見。八姑將丈夫情形哭訴，請求公司准許長人復職。並聲言已籌得五百元回水。

經理一查名單，知道長人並非搞手，不過是附從份子，考慮後，答應給他機會，八姑千恩萬謝。

回家將消息告訴長人，長人感動得流淚，發誓以後要認清目標做人。

阿洪是太古的工人，結婚三年，有一個兩歲大的孩子。阿洪工作勤懇，夫妻恩愛。

入息雖然不多，但維持一家三口小家庭，並不吃力。

除了打發經常的生活，兩口子還有機會看看電影，禮拜天上茶樓，倒過得相當的寫意。

一天晚上，同事阿周來找阿洪，阿周是多年同事，住在不遠，和他們經常有來往。不過，洪嫂發覺阿周今晚神色有點不同，和阿洪談話，聲音壓得很低，不知他們談些甚麽。

洪嫂讀過好幾年書，不但識字，而且經常看報紙，近來發生些甚麽事情，她知得清楚。

所以，她雖聽不到阿周跟她丈夫談甚麽，但看丈夫面上的神色，就曉得是怎麽回事了。

阿洪平時也跟她談過，廠裏有人發動罷工，他不願參加。可是常常受到了一些人威脅，這些人一手拿鈔票，一手拿刀子，要嗎你就拿錢，罷工；要嗎你不參加罷工就要吃刀子。他因爲有妻有兒，不敢太過反抗，因此深感苦惱。

看到丈夫雙眉緊皺，洪嫂已猜出阿周就是一手拿刀子一手拿鈔票那種人。她佯作不知道，故意跟阿周搭訕，問他吃過飯沒有，要留他在家吃飯。

「謝謝你了，洪嫂，不便打擾，我跟洪哥說幾句話就走。」阿周說。

「相請不如偶遇，你今天一定要留下來吃頓便飯，我知道你喜歡喝兩杯，現在我去買些下酒的小菜，給你帶兩瓶大啤回來。」

「洪嫂太客氣啦。」

「你跟阿洪談罷，我去買東西，少陪了。」

阿周不虞有他，待洪嫂帶了她的兒子出門，就跟阿洪切實談判，問他到底答應不答應。」

「這事我得考慮。」阿洪想延宕。

「沒時間給你考慮了，我們明天就發動，你的部門，至少可以拉上三五十人跟你一起走，你答應不答應，對我們的計劃有很大影响。」

他口袋裏的彈簧刀阿洪是見過的，知道假如不給他切實答覆，就得和他來一次力鬥了；雖然未必鬥他不過，但他背後一定還有許多人，這值得顧慮。

他正疑遲難決，聽到投鑰開門的聲音，知道洪嫂回來了。阿洪向阿周示意，叫他千萬不要在他妻子面前露出風聲，否則他就無法答應。

阿周看他已有軟化的趨勢，心中暗喜。

開門進來的果然是洪嫂，但，阿洪和阿周都想不到，跟在她背後的還有大批警探。洪嫂並不是去加料，也沒帶回來大啤，她藉口出去，目的是報警，於是阿周被拘捕了。

阿洪還有點顧慮，但在洪嫂鼓勵下，終於拿出所有證據，頂證阿周對他恐嚇威脅，甚至以他妻兒的安全爲恫嚇，倘他不是有一位精明的妻子？難免要墮入左派的圈套。

（七月十二日）

幻想

經驗與事實，使人們看清楚中共的本質與作風，深深了解「幻想」是把自己拉進共產黨圈套中最可怕的意識。

大陸變色初期，許多人本來有機會逃來香港，在這裏，入境固然自由；中共初得政權，在那邊出口也沒多大困難。後來政權鞏固了，慢慢垂下了鐵幕，那時候，三反、五反、清算、公審，人們吃盡苦頭了。

所以，看透中共的人，大有機會逃出生天；對中共存有幻想的，就遭遇到悲慘的命

運。這種事實，大部份從大陸逃亡，在這兒立下根基的市民，耳聞目擊，都早已體會得到。

經驗與事實，使人們看清楚中共的本質與作風，深深了解「幻想」是把自己拉進共產黨圈套中最可怕的意識。

相信很多人有親戚朋友留在大陸，無法逃出，是由於當年對中共存有幻想種下的惡果。

所以，這次本港左派搞事，在爭取羣衆方面大大地失敗了。吃過中共苦頭的香港市民，絕不會對他們再存幻想，不會以爲香港「解放」了會有更好的日子可過，否則，他們不必對大陸親友滙錢、寄糧包、寄藥品了。

他們明白，要是左派在香港得勢，即使不過大陸式的，也會過澳門式的悲慘生活。除了使用銀彈政策，左派在香港號召不來的。

可是，也有未領教過共產黨滋味的人，以爲可以在這次「鬥爭」中採取「中立」態度，或者可以用「和談」方式解決紛爭。這些，都是埋藏着惡劣禍苗的可怕思想。

左派於示威、罷工、罷市、罷課一連串行動慘敗後，配合了沙頭角邊境事件，在港九市區內發動游擊式的暴動，用硫酸、鐵器、石頭作武器，有組織地向警察偷襲，打死

了打傷了不少警員。這種人，稱之爲「暴徒」，尚且不能盡量形容其罪行。有等對中共存着幻想，愚蠢地以中立者自居的報紙，在報上只有「市民」「羣衆」的字眼；對他們這種令人髮指的暴行，也只輕描淡寫。反之，在同一新聞版內，有關制水的新聞，却大大地挖苦了香港政府一下，他們當然知道，沒有雨，香港政府控制不來；東江水不肯添食，亦不是香港政府的主權。更可怕的是香港的左派，有意困擾香港政府，供水時間，故意開放長喉，任由食水浪費。他們的口號是流乾香港水塘，這不是「謠言」，有事實證明的。我朋友同屋有一個左仔，就是如此做法。後來激起全層樓住客公憤，他見衆怒難犯，才不敢妄爲。可見左派要加害香港市民，無微不至，無孔不入。

左派已成爲香港善良市民的公敵，要討好他們，對他們存有幻想，只是自棄於數百萬市民。有識之士，誰也會擯棄這種與市民意志相背的報紙。

迷夢、幻想，應及時警覺！不打擊公敵，等於助長了他們的兇焰。左派得勢，還可以繼續過資產階級的生活嗎？

（七月十三日）

何處是樂土

香港人要學習以色列精神，爲保存最後一個生存據點而奮鬥。香港變色，四百萬人也就完蛋！只有用最後一拚的精神，以堅强態度去對付左派暴亂份子。

左派在香港愈搞愈兇，示威失敗，罷工失敗，罷市失敗，罷課失敗，目前已演變爲恐怖的暗殺，暴力的搗亂。由於警方政策軟弱，暴徒愈來愈兇，肆無忌憚，每天作惡，視爲常課，弄到人心惶惶，本來能夠保持鎮定的，現在也不由有所懷疑：初期警方應付暴徒的堅强果敢政策，現在跑到那兒去了。

市面不寧，有辦法的人，都作遷地爲良的打算。以我所知，不少醫生、工程師和專門技術人才，甚至是在港府工作的公務員，都急急忙忙申請到加拿大。加拿大移民法例放寬了，到加拿大比較容易。

同時，在香港有大量資金的人，少不免轉移到別的地方。據說，騷動以來，單是流入星馬的資金，就有幾億港元，如果港府不能迅速用堅强手腕把香港的局面穩定下來，香港的元氣，可能要經過很長的日子，才可以恢復過來。人才、資金的外流，是香港一

個沉重的打擊，要挽救這危機，有賴政府迅速安定局面，恢復人們的信心。目前的沉悶局面，太使人難受了！

我認識一些準備舉家離開香港的「有辦法」的人，他們對香港實際還是依依不捨，明知在任何一個環境中，都沒可能過香港這樣自由、舒適、豐裕的生活。但他們對香港的安定懷有恐懼心，才跑到外國。我送船的時候，看到他們一家「黯然成行」，尤其那位在香港出生，已在這兒生活了近四十年的太太，更是淚承於睫。

不久前，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描述香港移民在加拿大受到的失意遭遇。一工個務局幫辦去到加拿大，一籌莫展，當了抹車工人；一個女教師到了加拿大，也是學所非用，做電梯女司機。作爲工務局幫辦，在香港是十足威水，和抹車工人的地位，距離不可以道里計。或者，在外國社會中，抹車仔不被賤視，可是一個人並非單爲了解決目前兩餐，還要計及前途，做個抹車仔，前途決不會好到那裏。

在加拿大，一切在香港拿到的執業資格，都不獲承認。你要做醫生、做工程師、做律師，要重新考驗。聽說一位香港名醫，到了加拿大也拿不到資格。所以即使是專門人才，在那不適合中國人的社會裏，會使你無法展其所長。

我那位朋友的太太所以戀戀於香港，固然捨不得香港這種舒適生活，她家僱用了兩

個工人，甚麼事情都不用動手，相信到了加拿大，她這種日子要結束。丈夫、幾個孩子的膳食、洗衣服，她不親自動手，誰替她做？同時，她也躭心着丈夫在這新環境中的出路，她的「淚承於睫」，內心有許多重苦惱。

到美國、英國去，也是一樣。那些地方，並非遍地黃金，生活緊張，尤甚於香港百倍。

有一位以前在星島同我們一起爬格子的朋友黃君，在香港時，他每月入息約有二千元，後來獲得移民資格到美國，許多朋友勸他不要去，他也明知在美國無法掘金，但他認爲：許多人要得到這資格，千辛萬苦都不能達到目的，我已經得到，怎可放棄？

結果，他還是舉家到美國去，以後，我接到他的信，他在一家餐室捧餐，每月可以賺二百多元；晚上還利用多餘時間，在一家中文報幫忙。中文報沒多大銷路，薪水也不過象徵式，他有興趣於本行工作，所以去幫忙。統計他一月收入，三百多美元，和在香港的入息差不多，不過在美國生活費比香港高得多，因此，他要過香港般舒適生活是沒可能。

我信裏問他：「還有久不久上吓夜總會嗎？」

他說：「美國的夜總會是怎麼樣的，我根本沒見過。」

他爛癮跳舞，相信現在兩條腿已經生銹。

我一向不羡慕別人到外國，尤其我這種既不暢通外國語言文字，體力又在日漸衰退的中年人，到外國去只是垃圾，可能淪爲乞丐。但，在香港社會，有時我會起了一些作用；而我所過的，又是小資產階級的生活，相信跑到世界任何地方，也不可能過得這樣舒服。

許多從大陸逃到香港的朋友，初時都不打算在香港生根，在內地過慣哪種生活，在殖民地中，所見到，所接觸的一切，都使他們不順眼。他們以爲不消幾年，就可以「反攻大陸」，仍然回到故鄉，過着習慣的日子；也有些打算以香港爲中站，到外國去，到台灣去。可是，反攻眼見是遙遙無期，出國、去台灣，手續不是人人可以辦得好，無可奈何在香港獃下來。

十七年悠長歲月，不但使他們漸漸習慣了香港生活，同時，也使他們對香港生出深厚感情。我有個來了十七年的上海朋友，十七年，他連一句廣東話都說不好，但他對我由衷的說：即使打回大陸，有機會回到上海，他仍然要留在香港。

他隻身從上海逃到香港，初時一點辦法都沒有，手上的錢不多，用光了可能沿門托缽。爲了吃飯，他就在一家塑膠廠做工。不知他憑甚麼方法撈起，現在已擁有一家二百

多名工人的塑膠工廠，廠址還是自置的。他說，即使在他自己的地頭，也不會有這樣的機會。他現在過着寫意的生活，洋房汽車都有了，還討了一個廣東老婆，每天叫老婆教他廣東話，但教來教去，他說得還是一樣蹩脚。他的兩個孩子常常笑他：「唔知爸爸講乜野！」太太、孩子都是地道香港人，只有他是上海佬。但他愛太太、愛孩子，因此也深愛香港，把香港視爲第二故鄉，大有終老是鄉之想。相信不少從大陸來的人，也有他這情形。

大陸變色，愛好自由的中國人被毛澤東趕絕，能夠逃了出來，不用捱餓，不致被送去勞改，已算十分幸運。

十七年來，香港在微妙的政治關係中存在，成爲西方的「民主窗橱」；也成爲中共經濟一大動脈。逃到香港來的人，在這矛盾的局面下，安定下來。

十七年是悠長的歲月，由中國大陸逃來的人，從東北以至海南島的都有，他們在這小地方擠在一起，大家努力經之營之，十七年來，香港各方面的飛躍進步，使到世界震驚。雖受到一些國家的嫉妒打擊，香港仍然站了起來。

香港成爲中國愛好自由的人士最後據點，他們十七年來已在這兒創立根基。大多數人可以在這兒生存，却無法走動。英、美、加拿大、瑞士固然不是一般人可以夢想得到

的；就是東南亞戰後獨立的國家，對中國人也不歡迎。他們不知你是屬於「那一種中國人」，如果放了左仔入境，等於吃了毒菌下肚。他們對中國人加倍警惕，不輕易獲准入境。

就算獲准入境，這些國家多數政治腐敗，非你所能想像。更慘的是到處因毛像、毛語錄帶來災禍，掀起排華狂潮，他們不管你是左是右，一於當你左派搗亂份子，這樣一來，就大吃苦頭了。

在東南亞廣大區域中，除新加坡、馬來西亞外，中國人都是受到排擠，生活在那種社會中，也不是你所能忍受。

許多人寄希望於台灣，可是台灣防範共諜滲入，入境萬分困難。最笑話是拿了中華民國護照，也不能入境。所以，香港人不容易走得動，最後還是要留在這「世界最大難民營」中。

能夠安定的在這難民營生存下去倒不錯，許多週遊世界若干遍的朋友，到過世界每一角落，回到香港說出他們的衷心話，走遍世界通都大邑，沒法子找到一個比香港更好的地方，還不如回到香港來。

香港有什麼好處？他說：香港生活容易，爲了工業發展迅速，人力大有出路，只要

肯做，不愁沒有工作。以做生意來說，沒有別的地方比香港更易賺利，暴利生意雖然愈來愈少，小生意仍然有得做；不像外國，樣樣企業化，中國人去做生意，除了開餐館，沒有更好的出路。

至於生活上的享受，香港更是世界之冠。以汽車爲例，世界任何名廠汽車，在香港都買得到；其他商品也一樣，只要有辦法賺鈔票，可以自由享受你喜愛的任何物質。可是，世界許多國家，好些東西是你有錢也買不到的。

香港稅率最低，也是別的地方比不上的。你在美國和香港賺同樣的錢，在美國要繳付幾倍的稅款。

有人說，香港中國人，和以色列人的遭遇很相似。以色列人被世界各國趕絕，戰後復國，埋頭苦幹，在四面楚歌下，堅守他們最後生存的土地。

香港中國人也是在大陸被毛澤東趕絕，走投無路，在香港獃下來。十七年艱苦奮鬥下，總算打下個人的根基。同時，爲了人口暴增，這小島也迅速繁榮起來。香港發展之快，使世界震驚！在建設上、工業上、經濟上，都有極大進步。大部份中國人都知道，在香港生活再不是暫時性，而是永久性的，他們要作長遠打算。

大致來說，香港在吏治和行政上不能否認的有若干小瑕疵。但，比之東南亞若干戰

後獨立的國家，修明得多。這些國家的貪污風氣，到了使人吃驚的程度；在香港，你肯告發，他們也有所顧忌；同時，香港的建設，成就驚人，廣大的徙置區、水塘和淡水湖及交通的改善，政府作了很大努力。還有房地產的投資者，把香港建成現代化都市，大廈鱗次櫛比，高插入雲，使香港換上一副新面目，這因爲大多數人有了在香港久居的打算。

如果能夠安定的在香港生活下去，這羣人算得非常幸福。看看大陸捱餓、勞改、被鬥爭的親友；看看印尼、緬甸被欺凌排擠的同胞，住在香港，確堪稱「天堂」！

可是，一小撮左派搗亂份子，偏要把這「安樂窩」搗毀。從大陸來到，喘息甫定的難民，再一次被他們趕絕，誰能受得住呢？發動暴亂的左派份子，絕對想不到會受到羣衆力量這麼重大的反擊，他們以爲善良的羣衆不難被嚇怕，沒估計到迫虎跳牆的後果。

以色列不能在阿聯和蘇聯恫嚇下屈服，因爲如果他們屈服，在世界上再無立足之地了，這是他們士氣旺盛，一鼓挫敗龐大阿聯的原因。

有人認爲，香港人要學習以色列精神，爲保存最後一個生存據點而奮鬥。香港變色，四百萬人也就完蛋！只要有最後一拼的精神，以堅強態度對付左派搗亂份子，別說一小撮的暴徒，就是解放軍要來，人人抱着與香港共存亡的決心，他們亦要付出相當代

價。

除了小部份「有辦法」的人外，香港人已沒有選擇機會。你不想過你的親友那種飢餓、勞改和被鬥爭的生活，就要消滅左派暴徒。對他們稍存幻想，只有造成自己的痛苦收場。

環觀世界，何處是樂土？我仍然選擇香港。目前左派製造的暴亂，雖使許多人感到恐懼和苦悶，但相信在四百萬人和香港政府都有敉平暴亂的決心下，勢如强弩之末般的左仔，最後只有消聲匿跡。香港恢復過去的繁榮，可能要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但這日子終可達到的。

（七月十八日）

無冕皇帝

如果他在執行採訪的任務，就是個新聞新記者；但如果在指揮暴動，動手燒車，或者參加非法集會，就是個暴徒了。

新聞記者被稱爲「無冕皇帝」，表示他有無上權威，也即是廣東話的「大晒」。爲甚麼新聞記者「大晒」？因爲他們口誅筆伐，一些社會病態，都受到他們揭發和

抨擊，人們對新聞記者，都畏忌三分。

其實，稱新聞記者爲「無冕皇帝」未免過甚其詞。因爲，時至今日，新聞記者固然沒有這樣的權威；同時，新聞記者也多少有點變質。

尤其在極權國家，新聞記者不過是當政者的御用品、傳聲筒。比方說，在共產國家裏，所有的報紙，只刊載一些文告和專論，新聞記者的作用，變得微不足道。

在民主國家，一切依循法律，新聞記者對人對事，不可能肆意攻訐批評，否則，可能吃官司，被加上誹謗罪名，新聞記者並非「大晒」。

可惜，許多新聞記者給「無冕皇帝」「新聞自由」這些美好的名詞陶醉，以爲自己眞是「大晒」，往往做出逾份的事。他們以爲自由採訪、自由報導，就是「新聞自由」的正確定義，但忽畧了由於你的「自由報導」而使他人受到損害時，須負法律上的責任。目前，左派報紙和新聞記者，已瘋狂地超越了這個範圍，公然發表傾覆政府的新聞和評論；對人身的攻擊，上至總督，下迄小民，每一篇、每一段的文字，都有足夠理由如以封閉。我和許多人都同樣的奇異於香港政府能有這麼樣的忍耐力，除了由港府新聞處和他們一度展開宣傳冷戰外，並未對這些報紙採取任何行動。爲甚麼呢？只有政府決策者才能解答這問題。

不過，容忍是有限度的，在近來政府改守爲攻的主動對策下，已開始向左派報紙、記者表示出堅强的態度。

首先，新華社記者薛平被捕；接着不久，又在督憲府門前示威者羣中，拘捕了包括大公報、文滙報、新晚報、新華社七名記者，不顧左派和中共的抗議，照普通處理暴徒的辦法，加以提控，使他們受到應得之罪。

新華社的抗議，左派報紙的全力攻擊，指港府對這些記者的拘捕爲非法。表面看起來，香港政府拘捕新聞記者是不夠民主。其實，有法律的地方，新聞記者並非「大晒」的。如果他在執行採訪的任務，就是個新聞記者；但如果在指揮暴動，動手燒車或者參加非法集會，就是個暴徒了。

利用新聞記者的身份，掩飾暴徒行徑，是違反法律，是犯法。犯法者必須加以逮捕，不問你的職業是甚麼。

新聞記者犯法，與普通市民一樣，沒有特權可以例外的。難道貼煽動性標語、焚燒汽車，也是「採訪」工作的一部份？用新聞記者身份掩飾暴行，徒見行爲可恥！

（七月十九日）

家賊難防

廣東有句俗語說：「日防夜防，家賊難防。」這些潛伏份子，等於家賊。家賊足以害到一家大小吊鐺；潛伏份子也足以使一個機構陷於崩　瓦解。

香港暴亂事件發生初期，有識之士，早已提出警告：左派潛伏份子是可怕的，他們會伺機進行傾覆和破壞工作。希望各大機構主持人提高警惕，作人事上的嚴密審查，將潛伏份子清除。

當時這些話似乎沒多大受到社會人士重視，後來發生的一連串罷工行動中，這些話被證明極有眼光。甚至，在政府若干機構，這些潛伏份子也乘機窃發。

說到我們這一行，當然不會例外。衆所週知的事實，是機房門委會以預製鋅版套入刋印的事件爲最大鑊；其他不易爲一般讀者發覺的「地下」行動，也在若干機構中發生過，這些行動，只有內行人才看得出，普通的讀者，大部份不會注意到。

名列門委的左仔，可以看清楚他們面目；這種潛伏份子，可能用右派姿態出現，骨子裏却替左仔効命，這種人最危險，也最難防範。

經過這次暴亂，許多工業界的人學乖了，對於用人，非常審愼。有些工廠，沒有荐書，不肯錄用。防範更嚴密的是紗廠，甲紗廠開除了一批搞事的潛伏份子，會將名單副本，送給所有同業；這批人，沒有任何別的紗廠會予錄用，儘管工人如何缺乏。所以，除非他們改業，要在本行另找工作，是不可能的。這種共同防範左派潛伏份子的方法，值得其他各行業效法。潛伏份子無法在各行各業立足，亦即無法再有搞事據點，對香港社會的安定，有很大幫助。

廣東有句俗語說：「日防夜防，家賊難防。」這些潛伏份子，等於家賊。家賊足以害到一家大小吊頸，甲潛伏份子也足以使一個機構陷於崩潰瓦解。身爲大機構的主腦人，應提高警惕，不要讓家賊有可乘之隙；更不可用寬大態度對他們，姑念他們在大機構內服務多年，有長遠歷史，而放過他們。正因他們服務歷史悠久，猶作傾覆活動，更不可饒恕！

我認識一位工業機構主持人，他做事只求效率，不問政治。本來，作爲一個工業家這態度是很對的。可惜他雖不過問政治，政治却不放過他。

在左派發動各行各業罷工如火如荼之際，這位不過問政治的工業家，却受到工潮困擾。大部份工友和老板一樣，不過問政治，但他平日用人不察，有一小撮左派潛伏份

子在他廠內，到這階段，便露出本來面目，用武力威脅手段，制止所有工人開工。這一來，工業家吃盡苦頭了。

他想和這些潛伏份子妥協，但所付出的代價非常大，此後，他被牽着鼻子走，精神十分痛苦。更痛苦的，這潛伏份子的領袖，正是他平日最親信的人，他大嘆家賊難防，可是追悔已經太遲。

（七月二十日）

有圖為證

若干人穿上解放軍制服，手持假槍和假機關槍，出現香港街頭。早已在外邊準備好左報攝影記者，立即將這些解放軍攝入鏡頭。第二天就可以將圖片製成佔半頁版位的鋅版，在左報上刋登出來，證明解放軍已攻入香港，在市區巡邏。有圖爲證，不由你不信。尾巴報可用牛皮大字做標題：「港英怕未！」

軍警突擊港共機關，在鬥爭總部的工人俱樂部中，搜出解放軍制服和大批假槍，甚至有假機關槍。此外，當然有鐵尺、三角刀、狼牙棒、土型炸彈、硫酸以及鐵釘手套等

的港共抗暴武器。

在這些鹵獲品中，最惹人注目的還是解放軍制服和假槍。假槍，當然不能發射，打不死人，儘管做製得如何精緻，外表上看來如何像眞，究竟只不過是「大人的玩具」而已。

爲甚麼在港共鬥爭總部中會收藏着大批這樣的玩具？這對港共抗暴鬥爭，有什麼作用？幾天來，我跟朋友談起，大家都感莫名其妙。

不過，我認爲共產黨每做一件事，總有其目的，搜獲的這些東西，必有其一定用途的。

後來，靈機一觸，終於給我想通了，左派尾巴報近半個月來，一直在鼓吹解放軍要來了，差不多每天在這些報紙上都有「炮聲」——他們是指邊界解放軍的炮聲；一般市民的解釋，却是車大炮之聲。

炮聲响了半個月，解放軍還未來，尾巴報固然面色無光，漸漸「炮聲」把讀者的腦子轟得麻木，你日日打炮也好；隔日打炮也好，他們已再不關心了。

港共不能讓愛國同胞的民氣消沉下去，必得想辦法將他們刺激，振奮起來。由此，我想到港共的下一步棋是甚麼。

可能這是一個已經籌備成熟還沒實行的計劃：

有一天，若干人穿上解放軍制服，手持假槍和假機關槍，出現香港街頭。早已在外邊準備好左報攝影記者，立即將這些解放軍攝入鏡頭。之後，幾名「解放軍」師「國貨公司」盛大示威行列的故智，由正門出，橫門入，只消曇花一現，完成了拍攝工作，第二天就可將圖片製成佔半頁版位的鋅版，在左報上刋登出來，證明解放軍已攻入香港，在市區巡邏。有圖爲證，不由你不信。尾巴報可用牛皮大字做標題：「港英怕未！」

我已指出過：左仔最善於自導、自演、自拍的。拍一張這樣的照片，在「嚇人」的原則下可以發生最大作用。

可惜得很，港英軍警動手快了一步，把他們準備好的道具檢去，否則，這一張「精彩」照片，一定可在這幾天內刋登於所有左報。

不過，左報同人不必因此氣餒，道具雖然被抄，製造這張照片，還有第二條妙計可行。左報資料室中，一定可以找出一兩張大隊解放軍的照片；然後將本港地方套上去，改換背景，相信所得結果，和自編、自導、自拍一樣。左報內必定有不少僞造圖片的能手，這些小小的技術，他們一定是輕而易舉，這比毛澤東游泳的照片容易僞造得多，未嘗不是補救的一法。

現形

（七月廿一日）

香港這次巨變，迫使許多人現了形。這也有好處，幫助了我們選擇誰是敵，誰是友。

左派在香港造反，使許多人現了形。有些朋友，平日言談間，對共產黨表現得有點好感；忽然覺得他的態度大變，咬牙切齒，恨左仔恨到入骨。原因是：他平時惑於左派的宣傳，覺得大陸的建設，及核武器上的成就，認爲替中國人爭了不少面子，所以思想上有些傾向共產黨。但這回一搞，他身受其害，生意一落千丈；更見左仔殺人放火，滅絕人性，透澈的認清楚了共產黨的面目，因此恨之入骨。

也有一些朋友，平日擺出一副小資產階級的姿態，還有意無意間，表示了他和台灣方面人事很熟，使人們對他有了「右派」的印象。但在港共發動「抗暴鬥爭」後，他表現得萬分軟弱，連話都不敢說一句。

平日愛出風頭的名流，大都屬於這一類。昔時放個屁也要登新聞，現在他們的名字絕跡報紙上，更不見他們有甚麼談話發表。

一些踢左右腳的文人也原形畢露了。寫鹹濕小說倒無所謂，在左報可以寫，右報也

可以寫；但寫生活小品一類，就不免露出尷尬相。這些小品，是以日常生活爲題材，自己買了一個電視機可以寫；太太學車可以寫；妻舅從美國回來，說廣東人講英文不好更可以寫。一切不脫離現實生活，原未可厚非。

自左派造反，現實生活無法不受暴亂影响，拿這些做題材，總比買個電視機更爲讀者關心。可是在這些作家的專欄中，未嘗有一篇涉及這次幾乎把四百萬香港人的生活搞翻過來的大事，寧願辛辛苦苦找別的題材。

你知道爲了甚麼？這些作家踢左右脚，開罪左派，左報實行咭稿，就少了大筆入息；爲保存飯碗，只好避而不提。文人生活苦，爲了吃飯，他不提，值得原諒。誰叫右派報紙不多給他些地盤？

使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是：一些報紙，從五月十一日暴動事件發生以來，兩個多月，七十天期間，未嘗有過一篇社論、短評提及這回事，就像香港並未發生過亂事似的。

其實，香港有史以來，除了被日軍佔領外，這可算是第二件大事。作爲一張報紙，怎可以不作評論？是親共的報紙也好；支持政府的報紙也好，立論儘可不同，但不能避而不談。

爲甚麼不談？要原諒主筆先生的苦衷。順得哥情失嫂意，無法立論，索性不談了。

香港這次巨變，迫使許多人現了形。這也有個好處，幫助了我們選擇誰是敵，誰是友。

（七月廿二日）

下台

我以不用「談判」，也不用爲他們砌梯級，他們不乖乖的下台，就會摔下台來，那時頭破血流，更慘了。

香港左派的鬥爭，已成强弩之末；罷工、罷市再起不了作用，逐漸而演成摸黑、偷襲和流寇式的騷動。

有人躭心左派如何下台，下不得台是否會作窮巷之狗，狠狠的噬人？因此，有人主張替他們砌好梯級，讓他們有下台之路；也有人主張與左派展開「談判」，化干戈爲玉帛。

這兩個想法都是太天眞的。香港的騷動、鬥爭是左派發動的，在發動之初，就應該想到不幸而失敗時，應該怎樣下台，用不着香港政府；更用不着我們四百萬市民借箸代籌的。

至於天眞到以爲可以用「談判」方式去「解決」，只要看看近在澳門的先例，就可

以知道這是行不通的。

左派發動騷動、鬥爭之初，就已聲言「不勝利，不收兵」的，他們的長鬥、短鬥、文鬥、武鬥，端視乎他們是否「勝利」，如何才算是「勝利」？這很難有個定準的。比方說，這次的「四日大罷市」，儘管市民們還可以吃到大魚大肉，左派已認爲大獲全勝了，戰果輝煌，弄到港府發矛，手足無措。

好罷，我們就承認這是左派的「勝利」，既然「勝利」，就可以「收兵」，這不是「下台」的一個最好機會了麼？

左派發動罷工，大部交通工具如常行走，他們說：「能放能收。」五行罷市，四日總罷市，人們還是買到一切所需要的東西，他們又說着：「能罷能開。」

能放能收，能罷能開，這是絕妙好詞，左派運用這些妙不可言的口號，隨時可以下台，我們又何必爲他們躭心呢？

據從廣州來港的人說：廣州發現了不少紅衞兵的大字報，對香港左派攻擊到體無完膚，他們最不滿意的，是香港左派動用大筆國家的錢財去鬥爭，勝利也罷，鬥到唔湯唔水，欲罷不能，長鬥下去，又變成無底深潭，不知還要花用多少人民幣。

甚至，有一些大字報聲言要香港左派回水，如果眞要回水的話，則呢鏟杰矣！已經派出去的「五舊」「五舊」如何收回來？到了這田地，香港的左派，想要不下台也不成了。

我以爲不用「談判」，也不用爲他們砌梯級，他們不乖乖的下台，就會摔下台來，那時頭破血流，更慘了！

（七月五日）

哀哉學子

左派利用無知的學生去搞事，是可恥的；也唯有這些衝動的年青人最易利用。

大陸自從紅衞兵造反以來，十幾歲的孩子們，全部從課室裏跑了出來，在外邊東奔西跑的大串連，早已把書本拋諸腦後。孩子都是好玩的，到處造當權派的反，比在課室裏讀書過癮得多，所以造反一年多，孩子們還不願回課室。

這也沒關係，反正現在大陸甚麼書本都沒用，只要手拿紅彤彤的「寶書」，便無往而不利。每天唸一回毛語，也比上課讀書簡單得多。

大陸的學校，已經一年多沒開學，全部學生，都被利用了。

香港左派搞的騷亂，既然是大陸文革的輸出，「利用學生」，當然也是勢所必行的一着。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失靈後，又來一次左派學校學生罷課，連考試都取消了；更嗾使他們到教育司署，演出一幕曇花一現的「示威」頭鏡，這會是一些「好玩」的孩子們感到過癮的。

前些時，左派學生成爲左報的報僮，三兩人一組，沿街派送號外。做一個報僮，本來用不着唸到中學，這一來豈不是太寃枉了他們的「學歷」？

年稚的學童是無知的，他們並不知道自己被利用，何況他們自小就受到思想上的灌輸，更「樂於」被利用。

責任是在爲父母者身上，他把孩子送進學校，是想他得到知識，不是想他去做無酬的報僮；更不會願意他像大陸紅衞兵一樣，以示威巡行爲日常功課。那麼，你該把他送入一間眞能使他得到知識的學校。不管你自己的思想如何，即使你是前進的，服膺毛澤東思想的，你的兒女也該讓他獲得眞正知識，待他們的思想成熟後，他們自己會選擇適合他們的政治環境。

左派利用無知的學生去搞事是可恥的；也唯有這些衝動的年青人最易受利用。

港府聲言：如果左派再利用學校搞事，便實行予以封閉。

為免誤人子弟，封閉是明智之舉！

（七月八日）

左派與狗

毛澤東思想亦要借助格力狗，說起來無法不叫人噴飯。

左派罵人「走狗」「黃皮狗」，罵是一件事，但左派對於「狗」仍然深具好感。君不見，許多左派報紙都靠「狗」來支持。尤其目前的左報，滿紙謊言，如果不是還有些人要看看狗經，相信這些左報大部要拿去「打餅」。所以，左派新聞從業員吃的飯，也有狗的味兒。沒有狗，可能飯碗早已打破。

左派劫收了綠邨電台，播毛語錄，播鬥垮港英的新聞、口號。沒有人聽，更沒有人賣廣告，無計可思之餘，只得借助「狗」。

他們恢復播狗，每場當中，加插他們的宣傳，希望人們聽狗之餘，旁及語錄，則他們的宣傳收效了。

毛澤東思想亦要借助格力狗，說起來無法不叫人噴飯。

有個朋友是一號狗迷，他對我說：「我絕不反對綠邨在播狗時讀毛語錄，這使我們狗迷往往由此得到重要啓示。」

我以他的話爲妄，但這位狗迷向我舉出事實，證明他的見解百分之百對的。

他說：「我聽過毛語錄中有一句說：『敵人反對的，我們要擁護；敵人擁護的，我們要反對。』這句話給我搞通了思想，於是我搜齊所有左報，將他們的狗經貼士，逐場登記起來，凡是他們所提供的，我都不要；他們不提供的，我選了出來。共選四場連贏位，買了四穿六。

「從賭狗方面，我證明了毛澤東思想是偉大的。憑這句話的啓示，我的四穿六全部中齊，而且因爲他們沒有提供，全是冷門。

「這一次，我獲得全面勝利，可說盤滿缽滿。」狗迷最後笑道：「一個人最要緊是能活學活用，死板板拿毛語錄去鬥爭，有甚麼益處？我在賭狗上活用了他的理論，一下子就撈了五撇幾，大可以參加東南亞旅行團去渡假，無眼睇你班友在香港搞鬼了。」

有人很愛狗，每天替狗冲涼，晚上和狗睡在一床，每年狗展，還拖着它出現賽場，出出風頭。

有人很憎狗，見人亂吠，到處拉矢，患上瘋狗症更得人怕，萬一不愼，給它噬了一口，大有可能送命。

我屬於憎狗的一派。偶然訪友，見到門外掛了「內有惡犬」牌子，例必走頭。

我最怕被狗狂吠，看到左派逢人便罵的態度，恰似一隻亂吠的瘋狗。左派罵人是狗，其實，他們本身更像狗，而且是瘋狗，生人勿近！

（七月八日）

制水

靠人不如靠自己，希望別人「照顧」，倒不如自己努力。

自一九六三年到現在，香港人已四年未再捱四日供水一次的苦頭。由昨天起，這嚴厲的制永辦法，再度執行了。

水是生活上不可缺的，尤其在酷熱天氣，人們更要加倍用水。緊縮到四天供水四小時，人們如置身沙漠，生活上的不便是必然的。今年天氣奇旱，雨量比正常減少十多二十吋，幾次醞釀風暴，却並沒向香港吹襲，希望打風不成帶來三日雨，都成爲泡影。由是實施了跳級制永，以至到四日一供的嚴重情況。

香港淡水來源只有兩條：一是下雨；二是輸入東江水。一方面雨量奇缺；另方面，額外供水的要求，中共又不瞅不睬。唯一辦法，只有制水。

制水足以造成市民不便，於是左報大有題目做文章，一則說港府「靠害」；二則叫

徙置區居民「不交租、不交水費」。

但，市民頭腦再簡單，也明白「靠害」他們的是誰；「不交租、不交水費」更是說不通，「供水」和「屋租」怎可以連貫得來呢？

當年「祖國」爲了「照顧香港同胞」，翻山越嶺，工程浩大，建築了輸水管，把東江水灌注入香港水塘。還拍了一部紀錄片，在香港大大宣傳一番。

「祖國」對香港「同胞」的「照顧」，可說恩深義重，無微不至。

有些天眞的「同胞」，色然而喜的說：「從此香港同胞不用再捱水荒了。」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中共把東江水注入香港水塘，每年要拿走香港多少鈔票？一百萬鎊，等於一千六百萬港元，也差不多等於中共撥給和本地左仔籌得的鬥爭經費的全數。

當年祖國對我們照顧的美意，現在已忘得一乾二淨。或者中共以此「膺懲港英」。但，捱四日一供水的，百份之九十九以上是中國「同胞」；因爲這些「同胞」不支持左仔作亂，所以要加以「膺懲」麼？

如果左報「不繳水費」的建議行得通，香港大可以慳番一千六百萬。

香港政府並不如那些親共市民的天眞，早已看清楚中共的供水，可能成爲政治勒索

的工具，所以，東江水源源注入香港水塘的時候，船灣淡水湖的計劃，不但沒有稍懈，而且加速進行。

現在，淡水湖已告完成，可以開始貯水，只要天公肯下雨，香港就可得到加倍的存水，那才眞正不受水荒威脅。

靠人不如靠自己，希望別人「照顧」，倒不如自己努力。

這一點，香港政府確具遠見！

（七月十四日）

明星與影迷

等到出了事，他們又不想辦法營救，只叫「影迷」去支持。影迷既無魚砲，亦無奪命鈎，更沒有鬥爭經費，叫他們用什麼去營救兩位大明星？

左派影星石慧、傅奇被捕，左報叫「影迷」支持他們。其實，他們該求助於「鬥委」；不應求助於「影迷」。「影迷」只擁護他們在銀幕上的演出，並不對他們在港督

府門前叫口號、唸語錄感到興趣；更不欣賞他在天樂里口領導的示威巡行。

一個成功的藝人，不必靠政治力量幫助，自然可成爲廣大觀衆的偶像。只有在藝術圈子裏混來混去混不出頭的人，才迫得走這條路。

手頭上最現成的例子是毛澤東的現任老婆江青，過去也是在電影圈子裏混，一直混不出頭的四五流「明星」。在藝術圈不得意，就闖進政治圈。

藝術生命完結了，却抓到毛澤東，在赤色政治舞台上成爲炙手可熱的人物。

藝人而牽入政治漩渦，是否因江青的成功，鼓勵他們的美麗憧憬？他們也希望有一日在影壇不得意時，可以在政壇上另尋出路。

聽說策動香港的鬥爭正是江青主持的。她和陳伯達在大陸搞文化革命，越搞越糟。在國內搞不出結果，竟把它作爲出口貨，向國外打出路。

任何國家的出口貨，都挑國家最好的東西。許多國家的上等產品，只供外銷，在國內買不到。中共却把這些臭蛋、爛番茄輸出，自然不受歡迎了。

在澳門奪權成功，勝利衝昏了頭腦的左仔，以爲在香港造反也輕而易舉。完全料想不到一開始就遭遇沉重打擊，現在更已泥足深陷，欲罷不能。

初時甚麼「長鬥、短鬥、文鬥、武鬥，奉陪到底」的豪氣，顯已全部垮下來，任何

的「鬥」都已試過，而且已失敗了。港英鬥不臭鬥不垮，港共已鬥到焦頭爛額。

本來，港共說「抗暴鬥爭」是香港四百萬愛國同胞的事，人力該十分充足，電影明星、新聞記者，可站緊自己崗位，做電影明星的，多演些前進的、健康的戲；做新聞記者的，多在編輯部裏製造「讀者來信」就可以，用不着親自參加暴動、示威行列。這些工作，有大批工人、學生去做，何須動用大明星？未免大才小用！

如果不是要動用他們去做這些小事情，他們也不致被捕，看來是鬥委有心靠害！現在出了事，他們又不想辦法營救，只叫「影迷」去支持。影迷既無魚砲，亦無奪命鈎，更沒有鬥爭經費，叫他們用什麼去營救兩位大明星？

（七日十九日）

搬石頭打大老細的腳

港共把金鑛搗毀一半，如果我是毛澤東，這班鬥委搞手，必定召回北京，給他們嘗嘗戴尖頂帽，被鬥爭的滋味。

香港是中共的金鑛，拿大陸人民勞力的成果，每天可以在香港換取一千萬港元。本來，有這麼一個金鑛，應該好好加以保護，以後取之無窮，用之不竭，何樂而不

爲？

港共偏偏同大老細搗蛋，大搞其「抗暴鬥爭」，搞到現在大陸公司沒生意；左派銀行存欵短少了幾億元；許多工人被「鬥」到失業，本來按月滙錢到大陸接濟親友，現在自顧不暇，那還有餘錢照顧親人？爲此滙欵大減；有些憎恨左仔的市民，自動抵制，本來喜歡吃家鄉的荔枝，一怒之下，改吃金山橙，寧願益了「美帝」，好過畀錢左仔造魚炮，炸傷自己的同胞。

這麼一來，金鑛塌了一半，雖然沒有精確統計，但中共每天一千萬收入，至少要打個對折；同時，港共搞的罷市，把大老細的農產品、牲口堆積在深圳，菜蔬發黃發霉，牲口病的死的，損失不貲，這簡直是港共搬石頭打大老細的脚。中共養了個不肖子，還得啞忍，自己捧着痛脚去「發表聲明」「支持抗暴」，其實肚子裏已經氣到要死，天眞的「鬥委」，矇查查的尾巴報社長，還天天大聲疾呼，叫大老細出兵，好救他們一條狗命。可是大老細不像這些無知的「鬥委」「社長」，他斷不會把塌剩一半的金鑛澈底乾淨地搗毀。每天損失的一千萬，難道這班「鬥委」可以拿得出嗎？

「解放軍」開到深圳的消息，美國報紙也有刊載，左報乃用大字報一樣大的標題，爲自己打氣。其實，大老細派解放軍到邊境，並不是解救這批已如甕中之鼈的鬥委，主

要目的是在邊境上防止再有沙頭角一類事情發生，不讓鬥委勾結民兵，再搞邊界事件，將大老細檔攤搞喎。

有個鬥委說：「我們祖國並不志在香港每一年的三四十億，我們祖國有七億人，每人一年省兩塊多錢人民幣，就有三四十億港幣。」

這聽起來似乎有理，一年省兩三塊錢該是輕而易舉的事。大家再勒緊一下肚皮，容乜易凑到三四十億港幣？中共既不在乎三四十億港幣，則外國觀察以爲中共由於經濟上的利益，不會拿下香港，是不正確的看法。中共要拿就拿，不會看在這一筆！

也居然有人附和鬥委的高論，認爲言之有理。可是，他們不知道這位鬥委連起碼的常識都沒有。中共在香港拿到三四十億港幣，可以換到美鈔，換到英鎊，換到法郎；可以買加拿大的小麥，買英國的機器，買澳洲的肉類，更可以買西德的平治汽車，運回北京，給中共大官嘆世界。七億人民節省下來的二十億人民幣，拿到國外，運一口鐵釘都買不到的。

於此，可知道每年三四十億港元對中共的重要性。

港共把金鑲搗毀一半，如果我是毛澤東，這班鬥委搞手，必定召回北京，給他們嚐嚐戴尖頂帽，被鬥爭的滋味。

大字報

（七月廿五日）

香港許多商品貼街招宣傳，據說付給貼街招的工錢相當高。現在左派學生哥替我義務貼街招，我該表示深厚謝意。

在國內，與毛做死對頭的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這些大頭目，相信是被人貼大字報貼得最多的。被貼大字報的人，當然本身有相當力量、相當地位，否則對方無謂費那麼大力氣鬥你。

想不到我萬人傑在香港亦有資格被人貼字大報，使我頓感無限光榮。這一來，港共豈不把我的地位抬到與劉少奇等量齊觀？謝謝左派仁兄瞧得起我！

本來，你們這班小子，要讀英文，就乖乖的讀好了；讀好英文，可以去辦洋務，或者考個公務員做做，儘管不能光宗耀祖，一茶兩飯，担保沒問題，何必搞搞震，學上貼大字報的無聊行爲？

有個朋友說：大字報，其實由廁所文章演變而來。心理學家認爲，愛寫廁所文章，

是種心理變態。如此着來，愛貼大字報的人，心理上也顯然不正常。

在香港，自從大廈林立，厠所文章早已移師到電梯；品流複雜的大廈，電梯四壁，往往給塗得不賸空隙。「文章」內容，十分離譜，甚至將男女生殖器也繪寫出來。稍有知識的人，會爲這些無聊的行爲嘆息。

國內大字報亦未見高明，甚至說到王光美是交際花，勾佬；洋洋大觀，其無聊淺薄，與香港電梯文章，毫無二致。

不過，如果你在國內，發覺有人貼你大字報，就得準備接受惡劣命運來臨。不久，紅衞兵會來把你抓去遊街，胸前掛一個大牌，寫上你的名字，還要戴一頂好似白無常的尖頂帽，極盡侮辱的能事。

但，香港是法治地方，你儘管貼，吹我唔脹。而你貼的時候，必須偷偷摸摸，不能被人看到。不愼而被抓的話，可沒有紅衞兵特權，會被送進牢子裏嘗嘗鐵窗風味的。

我萬人傑早已掛起反對左仔的招牌，你貼不貼人家都知道。星島晚報日銷近二十萬份，我每天寫專欄，立場鮮明，並不含糊。凡是讀過的，都知道我和左仔過不去。我不會退縮，也不會搖擺不定。左仔吃了我的悶棍，無可發洩，不負責任的隨便貼張大字報，於我何傷？

鬥爭經費愈來愈短絀，勸你們最好省下紙張筆墨；或者多寫幾張，替你們的紅太陽捧捧場的標語罷。

香港許多商品貼街招宣傳，據說付給貼街招的工人相當高。現在左派學生哥替我義務貼街招，我該表示深厚謝意。

在朋友慫恿下，我正計劃出版一本「萬人傑語錄」，反正到時也要貼街招宣傳，你們先替我做了工夫，萬分感激，將來我的書賺了錢，一定請各位飲茶。

（七月廿六日）

向鈔票屈膝的人

甘願被收買的人，多數生活腐化，揮霍無度；或者有歛財癖好，貪慾强盛。如果生活正常，量入爲出，要動之以利，可不容易。

左派使用銀彈政策，許多人被收買了。扔石頭者有之；貼標語者有之；遊行示威者有之；罷工者有之；焚車擲魚炮者有之；更有一些是在右派機構中做地下工作。

許多人在鈔票面前，良心就不知跑到那裏去。爲了錢，殺人放火，視作等閒事。所

以，他們甘於被收買，在幕後指揮者的命令下，要他怎樣做就怎樣做，爲了鈔票，毫無保留地接受指揮，不問他們幹出的事遺害社會有多大。

甘願被收買的人，多數生活腐化，揮霍無度；或者有斂財癖好，貪慾强盛，如果生活正常，量入爲出，要動之以利，可不容易。因此，左派搞手所能收買到的，大部份是上面說的一類人。

扔石頭、燒車、擲魚炮的無賴流氓固不必說；被收買而參加罷工的工人，也多嗜賭愛玩，左派之水一到手，不少人拿作賭本，賭到通宵。有幾個是拿回家給老婆做家用，預備長鬥的呢？

如果他們不是因爲一時貪慾，肯去冷靜想一想的話，可能想到這五百塊錢會給他帶來長期失業，要是他們願意加班，一個月的入息已超過五百，拿了五百元津貼。冒被炒的危險，停職一個月，損失已不祇此數，兩三個月找不到工作，全家就得吃西北風。

但這種人永遠不會想得那麼長久，眼看着五張紅彤彤的鈔票，幾大就幾大，後果不計。到目前，被收買罷工的人，五百元津貼看來沒幾個不早已花光，自己雖可以回工會吃大鑊飯，妻子兒女難道叫他們餓死？後悔的當然大有人在，可惜已經太遲。

工人，可以說知識水準低，沒有眼光，容易被收買。可是，文化水平最高的知識份

子，被他們收買，在銀彈下屈膝的，又豈在少數？可見被收買的人，與文化高低沒有關係；人格、操守和私生活才是最大關鍵。

據說，有被稱爲四大寇者，也是被左派收買的人。說到這四大寇，個個來頭很大，在大機構中，都是身居高位，論他們的入息，都在中人之上，千多二千元薪水外，還有不少外快，照香港一般人生活水準說，該可以躋於上流社會之列，本來不是一萬幾千元可以動搖的。可是四大寇各有各的弱點，幾頭住家者有之；嗜賭如命者有之；拼命積聚買樓者有之。這一來，左派可以輕輕用銀紙結了繩，牽着他們的鼻子走。

在左仔的鬥爭當中，四大寇不能無所表現，非常賣力，用盡方法，無孔不入，一個小小機會可以立功的，都不放過。以爲他可以在這方面賺很多錢嗎？並不，要是不幸因而被炒的話，抵不上半年薪水，這是太不值得。但這種人多是只顧目前的享受，將來如何，管他娘！左派幫兇，由大到小，都是這種人，也唯有這種人才會被收買的。

（七月廿六日）

大老細的屁

奴才就是這樣，主子放個屁都是香的，八爺的傍友，和毛澤東的手下，並沒有兩樣。八爺的狗棍屁，和毛澤東的語錄，何嘗不是臭味相同？

以前我們鄉下有一個土霸，在地方上勢力很大，鄉民畏之如虎，沒人敢去開罪他半句；更有許多傍友，日夜傍住他，極盡阿諛諂媚的能事。

這位土霸八爺，最喜歡吃「狗棍」鹹魚，其實，在鹹魚中，以名貴和味道來說，數來數去未數到狗棍，不過大老細話狗棍好吃，傍友們自然一致說狗棍好野，山珍海味不易。

八爺吃得狗棍鹹魚多，或者因消化不良，時時會放些無煙大炮。一次，十多個傍友正聚在八爺家中閒聊，忽然一陣異味氤氳，一個醒目的傍友早已知道異味來源，故意說着：「那裏來的狗棍鹹魚香味？眞是令人垂涎欲滴，莫不是老細煎定鹹魚，請我們吃飯嗎？」

另一個傍友做了一個深呼吸，連說：「好香！好香！巴黎之夜的花露水也不是這一皮！」

其他傍友，那會執輸？你一句，我一句，說得八爺心花怒放，拈鬚微笑。其實，他心知肚明，那裏是煎甚麼狗棍鹹魚？不過是他肚中之氣，出來遊耍天地而已。他屁中帶有狗棍氣味，本來又鹹又臭，非常難聞，傍友的恭維，使他樂不可支。

我偶然地讀到一篇文章，據說：「中共領導人物，並不如一般人所想的是傻子或奴

才。」使我想起上面的故事。如果把這故事中的八爺作爲毛澤東，其他傍友作爲中共政權領導的人物，就是最恰當的一個描寫。

甚麼「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甚麼「毛澤東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甚麼「毛澤東是我們偉大的舵手」……毛澤東不但被捧成超人，簡直還是個神。而這班傍友處處表現了他們徹頭徹尾的奴才咀臉，甚至比八爺的傍友還要下作得多。

最可笑的不祇捧到毛澤東的「思想」戰無不勝；而且，在任何方面都超人一等。他的書法，矯若游龍；他的詩詞，氣勢磅礴；他的泳術，舉世無雙；還有，他學幾個月英文，就可以看懂所有英美雜誌。除了是神，人間那有人辦得到？如果他日毛澤東冇得撈，來香港辦間英文學校，保證幾個月畢業，相信此地的學店，一定全部關門。

至於那本紅彤彤的「寶書」，更被捧得有如金科玉律，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眞理。如果你不是被這些奴才迷醉了你的思想，你隨時發覺裏面許多話不合邏輯。我沒工夫全書拜讀，只拿他們常說的「敵人擁護的，我們都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們要擁護。」已是十分幼稚和不合理的。等如說，不分青紅皂白，一於反對。試問：敵人贊成吃飯，你是不是偏要吃糞？敵人要生，你就要死？

奴才就是這樣，主子放個屁都是香的，八爺的傍友，和毛澤東的手下，並沒兩樣。

八爺的狗棍屁，和毛澤東的語錄，何嘗不是臭味相同？

（七月廿八日）

靈堂

提議的人顯然懷了刻毒的心腸，立心咒死毛澤東，否則的話，怎會不知道犯了忌諱，把大老細的照片，放在那靈堂之中？明明是「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叫毛澤東跟住那三名「烈士」尾。

大家都到過殯儀館弔祭死亡的親友，殯儀館的靈堂是依時間輪次序的。大門上掛上「甲府治喪」，等甲府的死者靈柩送出門口，這單生意就完畢；接着，殯儀館的人就把門前的「甲」字除上，換上「乙」字；同時，在靈堂當中用電燈綴成的花牌裏死者的遺像，舊的隨靈柩搬走，掛上另外一幅。聚集靈堂裏哭哭啼啼的，又是另一班的孝子賢孫了。

早些時，我走過每一家中共國貨公司門前，就有如在殯儀館靈堂的感覺。他們把三名「烈士」的相片，放大，用柯式印成像眞的照片，分發所有左派銀行和中共國貨公司等，在橱窗中陳列，用畫框鑲好，四周綴上黑布，顯得陰陰森森，像在殯儀館。

對這些死人櫥窗，各人觀感不同。我見過幾個女人走過門前，見了連聲大呼「大吉利是」；也有個朋友見到就改道而行；可能有人大爲感動，淌下同情之淚；但也有人拍掌稱快，搗亂份子，理應如此下場。他們說：左派最笨是擺這櫥窗，等於告訴人們：「暴動搞事，沒有好死！」

我沒特殊觀感，不過近來身體不好，看到死人，心中不無警惕，所以也屬於改道而行的一派。在我住的區域，這兩種商店多得很，避無可避。

最近，使我感到痛快的一件事，在警方掃蕩左派煽動性標語行動中，將這一些「烈士」的「靈堂」加上一層黑色的蠟青，這幾名「烈士」頓時變了烏雲蓋面。無可如何，左仔只好把「烈士」搬走，從此眼前乾淨，我大可不必改道而行了。

近一週來，走過大陸公司，但見氣象一新，在曾經作爲「烈士」靈堂的櫥窗，已換上一張照片，不再是那三名矇查查的「烈士」，而是他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澤東。我看到這張照片如此被陳列在這裏，立刻想殯到儀館把甲府的搬走，乙府的頂上那種情景，和中共國貨公司櫥窗內的靈堂，正是一模一樣。

不知是那一個門委的主意，據說這不是「保毛」，而是求「毛保」，掛上毛澤東的相片，警方要客氣一點，不會照樣髹上蠟青，否則，他們會「抗議」，指港英侮辱了元

首。「毛保」者，賴「毛」像以「保」橱窗之安全是也。可是，提議的人顯然懷了刻毒的心腸，立心咒死毛澤東，否則的話，怎會不知道犯了忌諱，把大老細的照片，放在那靈堂之中？明明是「今夕吾驅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叫毛澤東跟住那三名「烈士」尾。

顯而易見的，出這主意的人，必是劉派份子無疑，近來劉派大力反撲，他們在香港無法助陣，唯有實行精神支持，咒死老毛，好讓劉少奇搶得天下。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更適當的理由解釋他們爲甚麽要這樣做。

（七月卅一日）

第日你就知

有一天香港赤化了，四百萬人除了有辦法及時逃離的以外，命運是一樣，不見得誰會獲得優待。別說你不過在宣傳上幫過他們一點點的忙；就算你是他們「最親密的戰友」，亦逃不過厄運。

你身邊，常會發現左派的說客，造謠、恐嚇、利誘，甚麽手段都會用到，目的要使你動搖。

我認識一個老郵差，差不多已到退休之年。近來他精神渙散，神不守舍，朋友問起他爲了甚麼，他總是不肯說。悶得喝了兩瓶啤酒後，才口吐眞言。原來他一直受到左派說客疲勞遊說，使他不勝其煩。

「沒辦法，我現在只有在公寓暫住。」他揚揚手中的鑰匙對我說：「每天下班，那說客就在我家等着我，說個不停，彷彿傳道一樣，喃喃沉沉，我無法忍受，所以在公寓開個房間避他。」

「爲甚麼不報警？」

「抓一個，還有第二個說客。而且他知道我報警，會惹來麻煩。」

這位老郵差不過是無數例子中的一個。許多公共交通的工友，各行各業的工人，都會遇到這情形，經常受威脅或利誘，怕事的會向他們屈服。

不祇工人階層中有許多這種說客，各行各業，也有這種人存在。認爲可以動搖的，就用種種方法去收買、利用。

在我們這一行，統戰份子很活躍，不過，文化人知識水準較高，不像工人階級容易動搖，說客也不容易達到目的。

同時，行內人警覺性也很高，一看言論表現，就可看出你的底子，所以統戰說客不

易得逞，且每每爲衆嘲笑唾棄。

有一個這樣的人物，失意之餘，用半恐嚇口吻說：「你們牙擦擦，第日你就知！」他的意思是說：你們現在隨便亂說話（當然包括萬人傑這些「過激言論」），將來，共產黨來了，你就知道厲害（無一逃得過清算）！

他這語氣，和左派尾巴報一樣。不過，這種話已嚇不到人，如果眞有一天共產黨來了，做過共產黨說客的，和不肯接受威嚇的，結果是一樣；或許，前者遭遇共產黨清算還比後者早些、慘些。

對共產黨有認識的人都知道：有一天香港赤化了，四百萬人除了有辦法及時逃離的以外，命運是一樣，不見得誰會獲得優待。別說你不過在宣傳上幫過他們一點點的忙；就算你是他們「最親蜜的戰友」，亦逃不過厄運。

那位先生這句嚇人的話：「第日你就知！」我以爲大可回敬給他。「今日你爲了一些孽錢，替共黨如此賣力，第日你就知！」這話會比他說的更恰當，更切實際。

於此，我要重提微明兄一句名言：「外圍畢竟是外圍，永遠不可能入圍的。」

（八月一日）

名流的嘴臉

香港的繁榮安定，並不倚賴那些「社會名流」，給他們的優遇，瞻他們勳銜，全無作用。改善大部份中下層人士的生活，才眞正對香港社會有利。

有一位鐘表老細，同時又是得到英國勳銜的名流，香港騷亂之初，遊埠去了；在最近，香港情況太致穩定下來，這位名流又從外國回來。

名流出慣風頭，平時放個屁也登報紙，遊埠歸來，自然不放過出風頭機會。於是，他的尊容又出現於香港的報紙。

有位新聞記者訪問他：「閣下對香港局勢看法如何？」

「對不起，」鐘表老細說：「我剛從外國回來，對本地情形隔膜了，暫時並沒有意見。」

或者，這是在外國學到的政治家口吻吧。

接着，報紙每天有這位名流的新聞。爲了他得到勳銜，許多私人和團體排夕宴賀，香港人又每天見到他的風頭。

現在，已過了不短的一段日子，他不祇「暫時」沒有意見，事實上是永遠不會有意

見。

這位鐘表老細不過是許多三緘其口的名流之一，事實上從香港五月騷動以來，平時最愛說話的一羣人早已不見其人，不聞其聲。

一部份遊埠去了；一部份是躲起來，懶得見客。

事實上，他們也爲了本身的事，忙得沒工夫再去出風頭。

順從民意，會給左仔加上「漢奸」「走狗」榮銜；違反民意，大放「談判」空氣，又給市民罵個狗血淋頭。順得哥情失嫂意，不如滑頭一點，兩邊不開罪，他們認爲這是撈世界之道。可惜，他們忘記這副身家怎樣得來。

香港維持繁榮安定，可以使勞動的人有工做；也使資本家賺進更多鈔票。所以，和平安定的香港，對那一階層的人都有利；同時，不管你是那一階層的人，都有這個責任的。

比方說，街坊首長，平日以民衆領袖自居，政府也以爲他們在民間有很大影响力，對他們禮遇之隆，無以復加。平時，用不着他們說話的時候，他們說得太多；現在需要他們說話，却全部變了啞巴，連說幾句公道話都吝嗇，更不要希望他們在行動上支持政府了。

仗義每多屠狗輩，在這次港共暴亂中，支持政府最力的，是中下階層的市民。在左派發動的「罷工」「罷市」中，他們都有堅强的表現，要不是賴這廣大的支持力量，香港早已在左派聲勢洶洶的「鬥爭」中垮下來。

現在不但沒有垮，還把左仔壓縮到如强弩之末，再搞不出甚麼花樣了。

經過這次考驗，香港政府應該覺悟，香港的繁榮安定並不倚賴那些「社會名流」，給他們優遇，贈他們勳銜，全無作用。改善大部份中下層人士的生活，才眞正對香港社會有利。

（八月二日）

昏庸老朽

以一家舖頭爲例：如果老板搞唔掂，出到老婆，這家店子一定是非多多，往往搞到非㠯斗不可。更未見過一個國家，老公搞唔掂，出到老婆來收拾。其最後命運，自然和舖頭㠯斗沒兩樣。

一個人老了，就變得頑固、執拘、胡塗；智力衰退，思想閉塞。任是如何偉大的人物，也逃不過這自然定律。所謂昏庸老朽，一點不錯。

所以，一個老人常常被罵爲老頑固、老胡塗、老而不，這雖然殘忍一點，事實上，上了年紀的人，在任何方面，都無法和黃金時代相比。

許多國家，許多機關，許多大機構都有「退休」制度。到退休年齡的人，雖不是廢柴，但工作能力，較之全盛時代，有很大距離，在這情形下，應該讓他退休。

唯其是「老頑固」，許多老大了的人，不知道自己一切已落伍，一切在退化，思想上更已和社會脫節，一直當自己仍在全盛時代，認爲他主理的事業、機構或店子，沒了他就不能存在，永遠不願放手。

這種人，政治圈中最多，一般機構裏，也是常見。爲了他們不肯放手，富有朝氣，年青一輩的工作者，得不到遞補機會，一直在昏庸的主持者下面，永無出頭之日。

這些與社會脫節的老頭，只有把事業弄到暮氣沉沉，至他壽終正寢，離開這世界才肯放鬆。這是社會進步的巨大障碍，可惜這種人愈老愈頑固，以爲自己是獨一無二的人才，沒了他不成。其實，甘廼廸突然被人刺殺，美國一樣搞掂，並未因此垮台。

唯有極權國家的獨裁者，才會認爲「冇佢唔得」。實則，儘管嘍囉們對他高呼「萬歲！萬萬歲！」到底不過幾十年光景，任你英雄豪傑，不過黃土一坏，最後終必證明冇佢亦可搞掂。

如果要我舉例，以左仔的紅太陽毛澤東來說，他這大把年紀，從行動、健康、思想及他的所作所爲，和壯年時候的他，早已判若兩人。目前從任何角度看，他只是昏庸老朽，入於老而不、唔化一類。可是他還死抓住權力不放，搞出文化大革命這鑊杰野，把整個國家搞到亂糟糟，完全因爲他老胡塗弄出來的。

以一家鋪頭爲例：如果老板搞唔掂，出到老婆，這家店子一定是非多多，往往搞到非冚斗不可。更未見過一個國家，老公搞唔掂，出老婆來收拾。其最後命運，自然和鋪頭冚斗沒兩樣。大陸赤化十八年，目前已發展到中共頭子爭權奪利的最高潮。一切已表面化，要想冚住也無從。毛澤東是「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江青又是毛澤東心中的紅太陽，這不是很滑稽的一回事？

任不名兄說過：太陽最紅的時間是日落黃昏之際。毛澤東被稱爲紅天陽，就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意思。不錯，毛澤東曾經是大人物，可惜已近尾聲，他實際是個昏庸老朽的伯爺公了。

保產

闊佬們的財富從香港社會得來，他們的基礎由香港人替他打下，在香港安全遭受威脅的時候，他們只謀保產，不肯對反抗搗亂者出半點力，這種人，對不起香港；更對不起香港人。

在這次港共發動的騷亂中，香港社會中下階層的人，態度始終堅定，反共立場沒有動搖。感到張惶失措、怔忡不安的，只是上層社會的有錢人。

香港前途未卜，有錢人顧慮的太多。除了一家大小的安全，還要顧到保產問題。他們覺得，保產只有兩條路：其一是把可以移動的資金，逃到安全地方，如瑞士銀行、紐約銀行等。即使香港被左派奪權，或中共解放軍佔領，這部份的身家，仍然保得住。其二是在別地設廠。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對香港工業界的設廠均表歡迎，並予以種種方便。這一來，香港工業家不但人可以逃；器材、資金也可以逃，當然是保產的最好方法。

香港亂紛紛的時候，移民局裏每天擠滿人，有錢和有辦法的人，即使不作出國久居之計，也都先作旅行，在外邊避避風頭。以前取得移民資格，猶疑未決的，騷亂事件促

使他們成行，舉家搬到外國，離開這紛亂的地方。

有錢人身家厚，誰願在危城中獃下來？可是，中下層社會的人，不會像有錢佬的悲觀，他們大都從大陸逃來，幸得在這安定的地方苟延殘喘，大家深知對共產黨恐懼和軟弱最爲不智，因此堅强地和政府站在一條戰線上，對搞事搗亂的港共，絕不動搖，絕不妥協。三個月的文鬥、武鬥，把左派壓住。到目前，左派已無法抬頭，用盡一切方法，連帶花用大量金錢，都無法重振士氣。香港四百萬市民（除掉共黨、親共份子和恐共份子）已打了一次重大勝仗，保持了這個仍可安居樂業的地方，大家繼續在自由空氣下生活。

這勝仗的功勞，絕不是手足無措，由頭到尾嚓若寒蟬的有錢佬；也不是平時被視爲有功於大英帝國的，封了勳銜的紳士名流。全靠市民大衆，憑他們堅定的意志，終於把聲勢洶洶的港共鬥垮。而有錢佬也因這次的勝利，家產得以保存，不必再作倉皇逃亡之計。可見，對共黨恐懼、害怕不是辦法，逃到海外作寓公，雖可保存部份財產，究竟喪失了大概；同時，在海外也不可能過香港這種舒適生活。把港共鬥垮了，不但全部保存了，還可繼續安居。香港有錢佬，顯然走錯了路。

香港局勢安定下來，眼看共黨搞不出甚麼，不少濶佬又從海外回來。他們應該覺得

慚愧，在這次鬥爭中，他們出過什麼力？

他們的財富從香港社會得來，他們的基礎由香港人替他打下，在香港安全遭受威脅的時候，他們只謀保產，不肯反對抗搗亂者出半點力，這種人，對不起香港；更對不起香港人。

經過這次教訓，今後施政者應把重點放在廣大羣衆上，不要放在那小撮有錢佬的身上。他們並不能領導或者代表廣大羣衆的。

（八月九日）

抗議

中共的外交只有「抗議」一度板斧，香港的騷動事件發生以來，被抗議已經不祇一次。可是抗議還是抗議，跟着幷沒什麼行動；要有，是另一次的抗議而已。

別人做的事，侵犯了我，或不利於我，我就提出抗議。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提出抗議，是很尋常的事。但，如果太過濫用，「抗議」就成爲笑話了。

相信沒有人否認，共產黨是最愛「抗議」的。爲了同一件事，他的抗議可以提到幾

百次。比方說，抗議美國飛機越境，提出了幾百幾十幾次抗議。抗議就是抗議而已，跟着有甚麼行動？沒有。

沒有行動的抗議，有甚麼用呢？儘管沒用，他們還是一次又一次的加上去，好像要參加競賽，創造數字上的紀錄似的。

有位心水清的朋友指出：中共外交部試過同時發出四個抗議：抗議印度搗毀他們的大使館；抗議緬甸殺害華僑；抗議印尼反華；抗議香港對「愛國同胞」迫害。

更可笑的是中共的「搶先抗議」。港共在香港製造暴亂，英國向中共提出抗議，抗議書被延不接受，而先交出了他們的抗議書。這也難怪，抗議是中共拿手好戲，英國佬搶了他們的「第一」，這叫他們如何能不搶先？

怎見得中共最愛「抗議」呢？如果是別的國家，一定人家侵犯了你，你才會提出抗議；可是中共不管你侵犯了他；或是他侵犯了你，一律抗議。他的抗議就是「惡人先告狀」，先告狀的是原告，爭取了「主動」地位，他自以爲佔了上風。

香港左仔，於「學習毛澤東思想」之餘，「抗議」這一套法寶，自然不會放過，且都能活學活用。比方說，因非法集會、領導暴動而被抓的左派新聞記者和教師，每次提訊，例必滿口「抗議」；除了抗議，甚麼話都不說。這倒有個好處，不怕作供時說錯了

話，前言不對後語。問他認不認罪，他抗議；問他口供，他抗議；最後判他罪名成立入獄，仍然是抗議。和第幾百幾十幾次的抗議，有異曲同工之妙。

可是，抗議不能洗脫罪名，法律的執行，不管你抗議不抗議；你不服嗎，可以向高等法院上訴，抗議不能辯白你的罪行，結果，一個個還是在法律下低頭。濫用的抗議，改變不了他的命運。

警方執行清除左派商店、銀行的煽動性標語，大字被塗去了，左派又在上面寫上抗議。這一來，鬧出大笑話。他們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上面，加了「抗議」兩字，變成「抗議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要是他們毛主席知道了，不向這班左仔「抗議」才怪！

有人說，中共的外交只有「抗議」一度板斧，香港的騷動事件發生以來，被抗議已經不祇一次。可是抗議還是抗議，跟着并沒甚麼行動；要有，是另一次的抗議而已。

不論「英帝」「美帝」「蘇修」，經常被中共「抗議」，習慣了，大家知道是例行公事，漸漸也不再當是甚麼回事了。

（八月十日）

大老細與大莊家

稱北京爲「大老細」的，是一位做生意的鬥委，他是生意人，稱「波士」爲「大老細」很自然。至於稱北京爲「大莊家」的，則是一家尾巴報的社長。這位社長，狗馬出身，嗜賭如命，習慣成自然，稱北京爲「大莊家」，十分符合他的身份。

「大老細」和「大莊家」都是左派仁兄對北京的稱謂。這兩個稱謂，目前已大行其道。我認爲，兩個稱謂是各有千秋，令我感到高興的是，兩個稱謂都極富幽默感，正符合萬人傑惹笑的宗旨。

不論「老細」也好；「莊家」也好，都表示港共要靠他「照」的。他的態度如何，足以影响香港的馬仔，所以香港的馬仔無時無刻不戰戰兢兢，看老細的眉目。老細微微一笑，他們笑得更大聲；老細說一句，他們附和十句。執着鷄毛當令箭，一味拿大老細的招牌嚇人。

但，可惜得很，他們未得到大老細預期的支持，大老細一直只是口惠而實不至，沒有行動上的支持。大老細招牌打得多又變成沒了作用。因此，這位做生意的鬥委慨然嘆

道：「大老細唔支持，冇得搞。」當然，在香港，他們不過是四百萬人中的一小撮，如果不是大老細的「七億人」做後盾，能夠起甚麼作用？而比「七億人」更重要的，這位做生意的鬥委認爲該多些「鈔票」支持，實行「經濟掛帥」。但，大老細認爲應以「就地自籌」爲原則。就地自籌，等於要這班資本家鬥委拿出鈔票，大老細要共鬥委們的產，鬥委們又在自己商店、機構內，共伙記們的產，要職員認捐。這一來，弄得大小左仔，齊聲叫苦。儘管身家多厚，按月支人工給六萬名罷工工友（據左報號稱爲六萬人）能夠支持得幾個月？因此，他不由慨然嘆息：「大老細唔支持，冇得搞。」

賭徒社長稱「大莊家」是希望後台老板「大大殺起」，怎知道大莊家拿起了骰子一撒，却叫一聲：「地莊！」看看他席面籌碼，不過兩千萬，這位賭徒社長不禁大失所望了。打骰打到地莊，莊家大極有限。現在，他知道這後台老板只是有限度支持，非如他所希望的「大大殺起」，就知道這次賭博「輸實」了。

他只能把自己的命運作爲賭注，賭這最後一煲。他自知分分鐘有資格進維多利亞道集中營，仍虛張聲勢，狂吠不已。但望奇跡出現，忽然大莊家轉性，邊境解放車不但不再攔阻暴民叫囂擲石，還揮戈而進，則他這個必敗賭局，也許還有一線希望。他心內這麼幻想，却把幻想拿來嚇人。今天說解放軍集結；明天說解放軍打炮；後天說解放軍已

越過邊境。到現在，誰也不相信解放軍這一套，大家曉得，尾巴報不過紙上談兵，大莊家限注，不會跟他賭身家。

當我寫完這稿篇子，原來這位賭徒鬥委已經被抓，在他來說，這塲賭博，他已翻本無望。

（八月十一日）

識時務者為俊傑

儘管吳叔同的「覺悟」畧嫌稍晚一點，總也比「執迷不悟」的人好得多。誠如吳先生所說，香港的「頑固左派份子」不少，他們都是死牛一便頸，如果不是他們執拗，敗下陣來的時候，早該「能放能收」乘機收檔。

每次有人「投奔自由」，台灣照例拿來大事宣傳一番。上回文滙報的劉粵生；今番的港共鬥委吳叔同，都成爲台灣宣傳好資料。

或者許多人不同意我的見解；也許我太不懂政治，我對這種反來反去的人，一向瞧不起；也一向沒好感。這種人往往把個人利益放在最前端，做人沒有堅定意志，看風駛

哩，一切是投機。

除上述兩人外，會有過許多電影界的人「投奔自由」。如果是圈內人，會知道這些人決不會是「當紅」的，而是在紅色影圈中正在下沉，或不被重視的人物，一直沒有出頭機會，鬱鬱不得志。左既走不通，一個向右轉，實行「投奔自由」，這一轉彎，往往撈起。他們眞的是「義士」嗎？拆穿西洋鏡，其實一點價值也沒有。

大家正爲吳叔同投奔自由而興奮，我說這些話，似乎太掃興。但，興奮是一件事，我這觀念並未改變。吳叔同投奔自由，表示香港共黨鬥委會土崩瓦解，我和大家一樣興奮；但，對吳叔同其人，正如其他「投奔自由」的份子無異，並不覺得有何價值。

吳叔同投靠共黨已是十多年前的事，倘若不是他老人家熱愛共產主義，就如我以前說過那種志在「保產」的人。到一九五七年，他更貴爲政協省委，如果在政治圈中不鑽營一下，中共會給你政協省委撈撈嗎？

至於他身爲反迫害鬥爭委員會主任委員，據他的解釋說：「鬥委的產生事前各人不知，等到接到通知，才曉得自己榜上有名。」我不曉得這番話的眞實性如何；但他爲自己洗脫的成份很高。如果隨便點將，又是誰揸主意的呢？相信，如果他們是認爲「靠不住」或不是「死黨」，不會選中，否則，何不選我萬人傑做鬥委？至少，我不會棚尾拉

箱，溜去台灣。

同時，他一溜到台灣，就關心到在美國被凍結的八十萬美元，他的「投奔自由」，可能使這筆龐大欵項解凍。那麼說，他的投奔自由，與個人利益有很大關連的。

不過，寬恕是人類的美德，連聖人也往往不能完全忘掉個人私利，何況我們都是俗世之人？吳先生又不是正牌共產黨，他亦自承是「資本家」成份。「資本家」當然不能和「資本」分離，丟了大陸、香港的產，拿到這八十萬元，又可大搞一番了。

儘管吳叔同的「覺悟」畧嫌稍晚一點，總也比「執迷不悟」的人好得多。誠如吳先生所說，香港的「頑固左派份子」不少，他們都是死牛一便頸，如果不是他們執拗，敗下陣來的時候，早該「能放能收」，乘機收檔。就因爲這種「執迷不悟」的人還多，所以局面未能澄清。這一點，吳叔同倒是值得稱許，要是多幾個鬥委步他後塵，「抗暴鬥爭」早就完蛋了。

（八月十二日）

思想

毛澤東思想是什麼思想？可以說是「野獸思想」。要恢復友愛的人性，人們該發展自己的思想，不應再學習獸性的思想！

人和野獸不同，因爲人有思想、有人性。人性是善意的，充滿友愛。在人類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往往得到溫情。在野獸世界裏，弱肉强食，永遠在鬥爭中；飢餓的時候，可能拿自己的父母兄弟裹腹。

所以，人應該生存在人的社會裏；若人而生在野獸世界，是不堪想像的一回事。古語有一句說：「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這話可以作兩種解釋：一種解釋是，人心叵測，不可不愼；另一種解釋是：每個人的思想不同，等如每個人的面貌不同一樣。人的思想是偉大的，由人類思想的發展，科學上可以征服大空；哲學、文學、藝術等等，也由於人類思想進步而日新月異。所以，思想不能加以限制，必須任其自由去發展，然後世界才有進步。

共產黨一味叫人學習毛澤東思想，我認爲這不對的。如果個個人學習毛澤東思想，世界會停留在毛澤東時代，不會再進步了。不該把毛澤東視爲神，他的思想不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其實，任由思想自由發展，會有千千萬萬的來者，思想要比他老人家進

步千百倍，何以一定要人學習毛澤東思想？這是太狂妄了。

毛澤東思想是甚麼思想？可以說是「野獸」思想。這並非是對他們的紅太陽意存侮辱，是有事實證明的。

上面說過，人與野獸不同，因爲人有人性，人性是善意的，與獸性大異其趣。毛澤東的思想，却充滿獸性。如果是人性，一個和你比肩作戰幾十年，出生入死，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最親密的戰友，你會不會要將他鬥垮、鬥臭、鬥到死？相信不會。可是，毛澤東的思想却叫人這麼做；而且他自己正在大陸全力地這樣做了。

這情形，和野獸飢餓時把自己的好友、父母、兄弟作食料裹腹，又有甚麼兩樣？

如果要人人學習毛澤東思想，則這社會便無復人性存在，只充滿了獸性，還成甚麼社會？

從一件事可以證明，本地左仔也都學習了毛澤東思想的，他們用炸彈殘殺同類，等於毛澤東要把最親密的戰友鬥垮一樣。

左仔向市民投魚炮，許多人感到憤激；但當他們知道這些人就是毛澤東思想的信徒時，就不會再感奇怪。

目前，大陸大部份地區正展開空前未有的武鬥大場面，等於野獸世界，大家永遠的

鬥，你要我死，我要你亡，街頭隨處可以見到遺屍，而且是很多很多的遺屍……說穿了，這些都是毛澤東思想的犧牲者。要不是遵從他排除異己的思想，大陸今日怎會這樣「死得人多」呢？

要恢復友愛的人性，人們該發展自己的思想，不應再學習獸性的思想！

（八月十四日）

愛國英雄？怕得要死！

左派報紙，對採取行動的「愛國同胞」，完全是「搵笨」的；「靠害」的。一味鼓吹別人搗亂，搗得愈亂愈好；禍事臨到他們本身，就驚惶失措，不怕他們自己的「愛國同胞」嘲笑，急得大叫「抗議！抗議！」唯恐港英對他們採取行動。

放置炸彈、投擲魚炮的人，左派報紙一律稱之爲「愛國同胞」、「抗暴英雄」。左派報紙描述這些人：「痛懲港英鷹犬，土製菠蘿和魚炮齊飛，使敵人狼奔豕突，疲於奔命。他們的這些愛國炸彈，炸得好，炸得妙，我們熱烈讚揚！」

好罷，姑且站在左仔立場說說，既然這是「愛國」和「英雄」的行徑，應該是「光

榮」的；如果有人說我是投擲「愛國炸彈」的英雄，我絕不否認，且感到無上榮譽。

可是，刋登這種新聞的報紙怎麽樣呢？香港新聞處發佈的新聞說，有一枚炸彈是從「晶報大厦」擲出的。晶報是「愛國報紙」，做出這種「愛國行動」，應該是「光榮」的事。不料這項新聞發出，晶報馬上提出「嚴重抗議」，指新聞處嫁禍、誣陷，並且解釋說：「事實上本報距離爆炸地點約有兩三百碼。」對港英新聞處這種卑鄙造謠行爲，我們絕對不能容忍云云。

怕得要死，恐怕惹禍上身之情，溢於言表。爲甚麽他們「不敢掠美，邀爲己功」呢？說穿了這是左派報紙一貫作風，自己走精邊，搵人做笨仔。

在報紙上大捧你是「英雄」「愛國」，有甚麽問題？你受了他們麻醉，不顧危險，不顧犯法，將炸彈亂拋亂擲，他們拍掌大叫好野，因爲你受利用，他們搗亂的目的達到了。不幸而被炸傷或被軍警射中、拘捕，是閣下之事，你給判了八年、九年的囚刑。他們會大呼誓死支持。用把口說說有甚麽關係？又不用花本錢。

可是，事情牽涉到自己身上就不同了，萬一軍警來一個搜查、拘捕，豈不死得人多？所以他們寧願「愛國」「英雄」的頭銜都不要，一於否認、抗議，咪搞我！

這些例子，可以從胡棣周和潘懷偉的「香港夜報」「新午報」和「田豐日報」中看

得出來。平時，一些暴徒受審時，大呼「抗議」，他們的報紙，連說「好野」，罵得好！罵得妙！好了，等到他們送上法庭，却如喪家之狗，頭搭搭，法官說押候到二十一日，他也只有「同意」的份兒，那敢說一個不字？那敢叫一句「抗議」？罵得好！罵得妙的那種豪情，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我認爲，這些左派報紙，對採取行動的「愛國同胞」，完全是「搵笨」的；「靠害」的。一味鼓吹別人搗亂，搗得愈亂愈好；禍事臨到他們本身，就驚惶失措，不怕他們自己的「愛國同胞」嘲笑，急得大叫「抗議！抗議！」唯恐港英對他們採取行動。既然有心「抗議」，怕他則甚？大可以拍拍胸膛說：「是我扔的，怎麼樣？奈得我何嗎？」

港英紙老虎給你這一嚇，可能低頭，也可能走頭。你們這樣急忙否認，怕得要死，豈不自己變成紙老虎？

以前我寫過一篇「精人出口，笨人出手」，晶報顯然也學懂這一套了。

（八月十七日）

鬥爭失敗左報是罪魁

這次港共的鬥爭，完全得不到羣衆支持，罪魁是十幾間左報。要是他們肯在「爭取羣衆」方面做工夫，即使吃過苦頭的反共份子不上當，恐共份子、遊移份子、投機份子總會被他們爭取到。

何以港共「抗暴鬥爭」搞得如此失敗？失敗原因何在？聽說大老細爲了檢討這問題，最近派了兩名「欽差大臣」到港，召集港共搞手，要尋求癥結所在。

我想藉此時機，在這裏提出我三個月來潛心研究的心得，向兩位大員提供，以資參考。從五月暴動事件發生開始，我一直觀察到現在，對本地情形，無論如何比遠道而來的中共大員清楚得多。相信我的提供，對他們極有價值。

我認爲，港共之敗，敗在「左報」。他們完全忽視了搞革命需要羣衆，爭取不到羣衆，革命絕不會成功。正統的共產黨報紙；左派的外圍報紙以及投靠左派的尾巴報，聯成一條陣線，一開始，就把警察罵爲「黃皮狗」；把中立報紙的編輯、主筆、記者罵爲「漢奸」；廣大的香港市民是「白華」，把所有該爭取的羣衆，先行擠出他們的鬥爭圈

子外，好像他們的鬥爭是勢必成功，恐怕別人分享了鬥爭果實似的。

第一着，已經犯了嚴重錯誤，「黃皮走狗」「漢奸」「白華」都有腦子去想的。這夥人一開始就把我們列爲「敵人」，將來他們成功，還有我們立足的地方嗎？於是造成他們盡其所能的和港共對立。本來只有「港英」一小撮是「敵人」，給他們一罵，就有了四百萬敵人，而且愈罵敵人愈堅强。他們這一小撮人，愈來愈孤立。

據吳叔同鬥委透露：北京的政策，原是要港共「爭取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所謂次要敵人，是政府的中國籍公務員、知識份子、資本家等。左報的囂張狂妄，完全違反大老細的原則，結果，他們遭遇的反擊，力量之大，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第二步，左報全力造謠，更加使人反感。「滙豐銀行擠提」「港海出現中共炮艇」「解放軍整裝準備開入香港」「邊界炮聲隆隆」等，都是他們的傑作。謠言終歸是謠言，一件一件現了原形，誰還對這班左仔有絲毫信心？有知識的人，早已鄙棄了左派報紙。當你說了最大的謊，較小的謊就不會再有刺激，連想找尋「刺激」的讀者，他們都失掉了。

左報最失盡人心是炸彈案發生後，他們每天在報上把這些流氓暴徒捧爲「愛國英雄」。一般市民飽嘗「彈炸驚魂」之餘，心頭之恨，已恨到無可發洩，在報上看到連篇

黷牘的歪曲描寫，把威脅和殘害他們的人，譽爲「英雄」，任何人都引起反感。

這次港共的鬥爭，完全得不到羣衆支持，罪魁是十幾間左報。要是他們肯在「爭取羣衆」方面做工夫，即使吃過苦頭的反共份子不上當，恐共份子、遊移份子、投機份子總會被他們爭取到，那時「聲勢浩大」，說不定三個多月後的今天，早已將「港英」鬥垮。

我認爲：港共鬥爭失敗，左報是罪魁，相信不會有人反對。

（八月十八日）

港共捧出來的日本人

最清楚「香港紛亂之局」的，莫過於香港本地四百萬市民。他們的眼睛都是雪亮，香港該怎樣處理本身的問題；香港前途如何，總比這位「東來客」要清楚得多，何必讓「日本仔」越俎代庖？

港共鬥爭到了低潮，左報捧出一篇「一個日本人看香港」，要借「日本人」的咀巴說話，勸港英「低頭」。據說：作者是「東來客」，根據三個多月來的事實，很「客

觀」地分析「香港紛亂之局」。

我的記憶力雖然差，還有個印象，記得幾年前香港左派報紙曾經發動過一次十分澈底的激烈的「反日運動」，原因是中共有幾個團體被拒入日本境。那時的左報，罵「蘿蔔頭」尤甚於今日罵「港英」。三年零八個月吃木薯粉啦；日本馬伕强姦中國女人啦；日本憲兵殘殺中國同胞啦，幾乎以一半篇幅刋登，並且拒登日本貨品廣告，連副刋裏面的小品文，全部罵日本。

二十幾三十歲以上的人，都知道八年抗戰，中國被日本侵畧的苦況。可惜中國人是最「善忘」的民族，如果早幾年不是左報「提起」，也許許多人已淡忘此事。左報挑起舊案，志在叫人勿忘舊恨。不料更「善忘」的是共產黨，他挑起香港人對「蘿蔔頭」的舊恨，現在却又借日本人的咀巴，替他們說話，豈不是太無恥嗎？

就算我們對「蘿蔔頭」沒有舊恨的成見，以一個日本人來分析「香港紛亂之局」，難免有矇查查之弊。等於叫我們香港人分析「美國黑白糾紛之局」，或叫紅印第安人分析「中國大陸紅衞兵造反之局」一樣，將是完全昧於事實的。

最清楚「香港紛亂之局」的，莫過於香港本地四百萬市民。他們的眼睛都是雪亮，香港該怎樣處理本身的問題，香港前途如何，總比這位「東來客」要清楚得多，何必讓

「日本仔」越俎代庖？

日本人佔領的三年零八個月中，在香港留下許多血債（正如幾年前左報所記載的）日本對香港的「賠償」一直還沒談出結果，「日本仔」對香港有甚麼發言權？港共甚麼人不捧，捧個「蘿蔔頭」出來說話，實在不智之甚！

何況這日本仔說的話，完全隔靴搔癢，不着邊際，對香港的實際情況，根本未搞通，竟侈言分析香港局勢，日本仔之大胆妄爲，一如發動珍珠港突襲，南侵香港，簡直「亂嚟」。

日本仔說：「有個中國商界朋友告訴我，中國的『五條』很寬，用市場術語說，大可吃進。我很同意這個說法，蓋除此之外，英國人實無自了之道。」這個日本仔連中共的「五條」是甚麼還未知道，要靠「中國商界朋友」告訴他。這個「中國商界朋友」是誰？如果是王寬誠、湯秉達、高卓雄之流，就難怪他說「很寬」了。這個懵仔認爲「除此之外實無自了之道」，現在局勢已穩定下來，左仔龜縮不敢再動，正是用「除此之外」之道達成的結果。

東京的日共也經常搞事，我勸這位日本仔最好回去向日皇條陳大計，別在香港牙擦擦。香港人沒有記住日本仔的「舊恨」，最好不要來製造「新仇」。

新逃亡潮

（八月十九日）

未來一次「逃亡潮」，不可能再像一九六二年那樣，隻眼隻眼閉，任由進入；必須加以有力遏止。因爲，香港如要容納，並非僅僅三十萬人而已，大開方便之門，「七億」同胞，有十分之一闖進來，香港蕞爾小島，就要陸沉。

據仰光報紙報導消息：雲南方面，有成千成萬的中國難民，大舉逃亡，紛紛湧入緬甸境界。

目前，中國大陸各地，毛劉派展開武鬥，到處皆然，全國沒有一寸安樂土，人民的逃亡，當然不限於雲南一地，凡是接近邊界的省份，人民都有死裏求生之想。

據莫斯科消息：廣州已有三十萬人開始逃亡，目前麕集在廣九鐵路沿線。他們逃亡的目的地，不用說是香港。只有逃出中共統治下的地區，才可得到苟延殘喘的機會。

一九六二年的「五月逃亡潮」，是轟動世界的大新聞。大陸難民，如潮湧入香港，他們爲了求生，爲了爭取自由，不避艱苦，即使被抓回去，驅回去，仍然一而再，再而

三地要達到逃亡目的。前仆後繼，不顧危險。這種不可壓抑的浪潮，驚天地，泣鬼神，「自由」之可貴，於此可以見之。

那時候香港是安定的，雖然湧進了二十八萬人（未領身份證的還未計算在內），仍沒有受到太嚴重的影响。這些逃亡來的大陸同胞，大部份在香港有親友投靠，不久就紛紛就業。經這五年來休養生息，漸漸就安定了下來，和老香港市民沒有兩樣了。

但是，目前醞釀中的另一次「逃亡潮」，却成爲香港的隱憂，和安全的一大威脅。因爲，目前香港的情勢，和一九六二年大不相同。六二年是香港經濟百業繁榮的一年，各行各業，需要人手補充，二十八萬逃亡者，都被香港消化吸收了，很快就找到生活，安定下來。

今日，港共正大搞鬥爭，香港社會雖不致動盪不安，但左仔一日不停止搞事，香港一日難得重復安定。如果再度湧進幾十萬難民，紛亂之局，恐將立即惡化。

第二點，香港副食品大都份仰給大陸，目前大陸因普遍混亂，運輸阻塞，對香港供應失常，已使香港原來的四百萬市民在未開闢新來源之前，感到食物不足，若再擁來大量難民，糧食問題將頓告嚴重。

第三點，目前香港正在水荒狀態下，食水四日供四小時，市民在苦旱下要咬緊牙

齦，才能渡過悠長的旱季，若驟地增加幾十萬人口，食水問題，會加倍嚴重。

由於上述情勢，對未來一次「逃亡潮」，不可能再像一九六二年那樣，隻開眼隻眼閉，任由進入，必須加以有力遏止。因爲，香港如要容納，並非僅僅三十萬人而已，大開方便之門，「七億」同胞，有十分之一闖進來，香港蕞爾小島，就要陸沉。

基於「人道主義」，「難民」應該收容，但收容了這些「難民」，香港四百萬人也將同樣成爲「難民」了。香港力量太小，不可能解救「七億」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

（八月廿二日）

門垮了的「國貨公司」

港共當初猛開「國貨公司」，原是要表示「威水」的；開了幾間，生意好，覺得是一條刮龍的好路子，所以大量開設。在賤價傾銷政策下，香港百貨業曾受到極大威脅。如果他們不是把自己門垮，生意還很好做的，現在要用什麼「妙藥」去「起死回生」？恐怕要傷透腦筋。

港共鬥爭，先受其害的是遍佈港九新界各地的「國貨公司」。走過每家公司門口，

但見冷冷清清，售貨員閒得在打牙較。生意跌了多少，雖然沒有正確統計，但從「國貨公司」的「大贈送」可以看得出情形甚慘，他們正運用種種方法，以挽頹勢。

買五元，送一元；也有些公司，顧客幫襯，贈送糖果一包，以廣招徠。可是往日的「熱鬧」，已給他們自己鬥垮。現在，他們正盡力拉客，大概不致於再把人揪進去毒打，也不敢再强捐「鬥爭費」。可是，大部份市民仍視進入「國貨公司」爲畏途。看來，他們的命運，並非送一元、贈糖果可以挽回，除非等「善忘」的人們，忘掉港共搞的這一鑊。

「國貨公司」沒有生意，於是想出一條「妙計」，實行化整爲零，變成無數「流動國貨公司」。

五月暴動後，街頭有牌、無牌小販，變成「有王管」，馬路、行人路被佔一半。這些小販攤檔，成爲「流動國貨公司」，賣食品的、賣衣服的、賣水菓的、賣日常用品的，大部份是大陸貨。除了罐頭有字可以辨認外，水果、衣物、日用品等，普通人不易看得出是大陸貨，因此，「國貨公司」雖然沒生意，這些攤檔却殺進不少鈔票。

這總算得是挽救「國貨」頹勢較爲「有效」的辦法。

有位朋友說：如果共產黨早知道這條路走得通，他們不會動輒花一百幾十萬裝修一

家公司，更不必說買鋪、租鋪花那一大筆了。

一於把大陸貨品分發給小販叫賣，豈不更可多刮些外滙？

港共當初猛開「國貨公司」，原是要表示「威水」的，開了幾間，生意好，覺得是一條刮龍的好路子，所以大量開設，在賤價傾銷政策下，香港百貨業曾受到極大威脅。如果他們不是把自己鬥垮，生意還很好做的，現在要用甚麼「妙藥」去「起死回去」？恐怕要傷透腦筋！

最港共又有所謂「三不」與「四要」。「三不」是：（一）不存欵英美銀行。（二）不買英美貨。（三）不相信香港電台、商業電台及漢奸報的宣傳。「四要」是：（一）要加强團結。（二）要多用國貨。（三）要「三視」港英。（四）要多聽澳門電台及多閱讀愛國報紙。

當然「不買英美貨」，和「要多用國貨」是主題之一，大部份市民既然不幫襯，號召自己人捧捧場，當然很應該，否則「國貨」更沒出路。

不過，有一個方法相當有效，且早已爲共黨實行了的，那就是大量將「國貨」改裝「港貨」，向海外推銷。香港的工業家中，不少與中共合作已有深長歷史，在「國貨」面臨危機的時候，更要「多多幫忙」了。

（八月廿四日）

香港動物園

我現在發覺，整個香港就是一個大動物園，那一個人能逃得過「白皮猪」「黃皮狗」「走狗」「左口魚」「外圍狗」「兩頭蛇」這類稱謂呢？

人本來也是動物，和其他動物不同之處，是他們腦袋裏有思想，他們所作所爲，有人性。人爲萬物之靈，所謂靈，就靈在這兩點。

罵人是禽獸，不是說他沒有人性，就是說他沒有腦袋。潑婦罵街，常常罵人做「狗嘢」、「狐狸精」，外江佬罵人，也罵「狗養的」，狗養的當然不是人，不是人，就不會是好東西。

港共的「愛國報紙」，一開始便以潑婦姿態出現，所有的人，在他們口中，都變成禽獸，罵人的法寶，就離不開這一套。比方說，英國人被罵爲「白皮猪」，中國人是「黃皮狗」，支持政府的市民，則稱爲「走狗」。至於罵美國爲「紙老虎」，英國然「紙老貓」，亦萬變不離其宗，總之就不是人。

左報一連罵了一百天，係人條氣都唔順，有些抵頸唔住的市民，回敬左仔一些相當

妙的名稱：「左口魚」啦，「過街老鼠」啦，「外圍狗」啦。總之，你罵我、我罵你，罵到香港變成一個動物園，禽獸世界。

給左派暴徒這麼一搞，香港當眞變成了禽獸世界，人性不知跑到那裏去。在北角清華街，炸死了一雙稚齡的小姊弟。在丹拿山廉租屋走廊間，正是兒童遊玩的地方，也放置了炸彈，準備要他們的小生命，至於在兒童遊樂場的滑梯旁放炸彈，其用心更昭然若揭。凡此，都是獸性的表現。說香港是「禽獸世界」，並不過火。

有過一位讀者寫信給我，抗議稱尾巴報的報人爲「外圍狗」，他是愛狗的人，用狗去作左派暴徒的稱謂，他認爲汚辱了他的狗。

看左派暴徒這種殘殺弱小的行爲，也眞的連狗都不如。一頭搖頭擺尾的長毛小狗，是善良的、令人喜愛的；一個手挾炸彈，到處找尋殘殺目標的暴徒，是兇殘的、令人恐懼的。這情形，的確人不如狗！如說「人爲萬物之靈」，我也爲人類羞慚。

做「白皮猪」也好，做「黃皮狗」也好，只要不殘暴、不害人，總也勝於自稱爲「人」的左派暴徒。他們的行爲愈來愈不像個「人」，他們不分是黃皮白皮，更不問是婦人孺子，盲目狂噬。他們雙手，染滿血腥味道，雖還是個人的模樣，實際上比禽獸還不如。

被左派罵爲「白皮猪」「黃皮狗」「走狗」的人，用不着激氣，罵人者本身的行爲，才是充滿獸性。他們一開始就把所有的人視爲猪、狗，他們可以隨意屠殺。域多利道拘留所，被稱爲「動物園」，關在裏面的，都是左派的「重要」人物。這班牛鬼蛇神，稱之爲「動物園」頗有幽默感。我現在發覺，整個香港就是一個大動物園，那一個人能逃得過「白皮猪」「黃皮狗」「走狗」「左口魚」「外圍狗」「兩頭蛇」這類稱謂呢？

（八月廿四日）

置身事外

據說他一次在宴會席上，感慨的說過：「大老細唔支持，冇得搞。」他明知在香港搞鬥爭，得不到北京支持，無法成功，搞下去，只有搞到一身潺。

港共「鬥委會」已到分崩離析的地步。繼吳叔同後，又弱一個。這一位，而且是「副主任委員」，地位較高於一般「鬥委」之上的高卓雄。他已悄然離港，飛赴日本去了。

關於高卓雄要置身事外，曾經有過兩項傳說：一說他曾要求警方保護，沒有下文。另一說他到了澳洲。這一說是通訊社擺了烏龍，原因是高鬥委本來買好船票，臨時被拖住不能成行，船票讓了別人，通訊社根據最初訂船票的名單，致有此誤。其實，高鬥委一直還留在香港，每晚到他經營的金冠酒樓「上班」。不過，對於「鬥委會」的事，一直並不熱心。

爲甚麼不熱心？據說他一次在宴會席上感慨的說過：「大老細唔支持，冇得搞。」他明知在香港搞鬥爭，得不到北京支持，無法成功，搞下去，只有搞到一身潺。他對鬥委會不熱心，當然是這個原故。

可是鬥委中並不是個個像他那麼「眉精眼企」，擅看風頭。很多是死硬到底，很多是想混水摸魚。這兩種人，必須鬥到底。「鬥委會副主委」的身份擺脫不了，眼看鬥爭變質，澈頭澈尾成爲暴徒行徑，不但良心有愧，若再搞下去，也必會搞到這位身爲MBE的鬥委一身屎，水洗唔清。高鬥委內心苦悶，非局外人所能體會，因此，他的好友都知道他有遠行之計，希望暫時遊埠，可以置身事外，將來事過情遷，也許他的鬥委身份沒有人追究了，又可翩然歸來。

這次高鬥委離港，據說事前極度保持機密，此去並携有加拿大、哥本哈根及歐洲好

幾個國家的旅行護照，看來，他離開香港會是很長的一段日子。

高鬥委一向經營大陸五羊水泥，賺了大把錢，足以應付到外國長期旅遊的開銷，或者可以說，這是中共「資助」他到外國旅行。他所乘的，却是美國西北航空公司飛機，把從中共賺來的錢花在「美帝」身上，中共知道，豈不氣死？

雖然，高副主委對港共鬥爭已不再熱心，有他沒有都無所謂，但以他的名氣，在鬥委會中的地位，以及過去在左派集會中風頭之勁，在港共鬥爭陷於最低潮的時候，作棚尾拉箱之舉，對其他「鬥委」精神上、心理上打擊非常大。雖然，他沒有在台北面對七枝米高峯大爆內幕那麼威風，但他的離去，打擊於港共鬥委會，更甚於吳叔同之「投奔自由」，因爲，高卓雄在香港的號召能力，與吳叔同是有一段距離，「中總」的影响力和「中華書局」也相差太遠。

在費彝民談話中，雖號稱香港鬥委會有一千個，然而除了「港九各界」的一個，其他單位，一個人也可以成立一個，且是聽命大阿哥的，其實全無作用。高鬥委之離去，鬥委會內的動搖份子，更感不安了。

（八月廿五日）

資敵以紙

比方，我用「英雄牌」墨水筆，專寫反共文章，大罵「抗暴英雄」，有何不可？左報的評論員請想想，你罵鬥委會不是罵得太幼稚麼？

前天，左派報紙說：「現在『漢奸報』所用的白報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製造的，不是『大英帝國』製造的，爲甚麼『資敵以紙』？」他們發出這問話，是因爲他們認爲「各界鬥委會」太忍耐、太克制了。

香港是自由市場，可以用歐洲紙，可以用加拿大紙，也可以用大陸紙。左報所指用大陸紙的「漢奸報」是那一家，我不知道。我對紙沒有研究，總之白紙黑字，看得清楚就算。經左報這一提，我才曉得有許多「漢奸報」用「大陸紙」的。

爲甚麼要用「大陸紙」？據說：價錢便宜。和大陸其他貨品一樣，不計成本。所以，比起歐洲紙、加拿大紙便宜得多，而因此用大陸紙的也相當普遍。

左報對鬥委會這一問，問得很好。爲甚麼「資敵以紙」？給人家利用共產黨的紙，天天罵共產黨，正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但這一問也是太天眞，做生意是一回事，搞宣傳又是另一回事。鬥委之中，也許有大紙商在，作爲紙商，並不審查客仔用紙印甚麼，更沒有權審查他的言論。在商言商，對方是大客仔，每月用幾百噸新聞紙，大紙商唯恐他不幫襯。老實說，用紙最多的是報館，爭取到這些客仔不容易，大紙商決不放過，怕他們改用歐洲紙、加拿大紙或日本紙，則年中損失外滙不少。

在宣傳上，針鋒相對，每天要抵擋住「漢奸報」進攻，弄到只有招架之功，想到要是不賣紙給他們，他們無紙可用，迫得停版，少了個敵人，就不致給圍攻得那麼苦了。左報在索氣之餘，自不免向「鬥委會」呻氣，殊不知類似情形多得很，左報太小器了。你把報紙賣給人家，是賺人家的鈔票，不是白送給人家的，人家拿來怎麼用，人家有主權。別說白報紙，許多國家買了美國軍火，用來和美國打仗，又奈得他何嗎？唯一方法是叫大老細以後不要把白報紙運出外銷，就可避免「資敵以紙」了。

如果左報這道理說得通，不只白報紙，運猪牛糧食來香港，何嘗不是「資敵以糧」呢？你們天天罵的「黃皮狗」，到工會把「愛國同胞」捉鷄咁捉，一個個的抓，這些「敵人」也是吃大陸猪肉、鷄蛋、蔬菜的，你們豈不又要大罵「鬥委會」了？

同樣道理，港共鬥委坐了「堪霸」汽車到港督府請願，英國也就要責備汽車廠「資

敵以車」，該讓他們走路走到索氣才對。

比方，我用「英雄牌」墨水筆，專寫反共文章，大罵「抗暴英雄」，有何不可？左報的評論員請想想，你罵鬥委會不是罵得太幼稚麼？

（八月十八日）

過份的容忍

每天把全部篇幅放置在嘲罵政府上，這樣的「報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過的；香港政府究竟還打算容忍到什麼限度？

助理工商處長麥理覺在扶輪社例會中，發表了一篇以「信心」爲題的演說，他指出：政府對那些左翼報紙的言論太過容忍了。

他說：「沒有一個國家對那些公開煽動的言論能像香港政府對左派報紙那樣容忍的。」

「在這方面，政府的准許是太多了，」麥氏又說：「例如那些左派報紙每天不停地以巨大篇幅來刋登煽動性的言論，對反對者恣意漫罵攻擊；我個人認爲政府是太過容忍

了。」

這一篇演說，是麥氏以「私人身份」發表的；但他究竟是政府官員。這也是政府高級官員中以私人身份發表如此言論的第一個，所以，這是值得「十分重視」的。

香港政府對左派報紙煽動言論的容忍，早已受到輿論一致批評。推行傾覆；煽動搗亂；藐視法庭；蔑視法令……若在平時，任何一條控罪，都足以使報館被封閉；而這三個月來，左報的狂叫狂吠，除了頒佈一項禁止散播謠言的緊急法例外，政府並無採取任何取締行動的跡象。相反的，左報的叫囂，更變本加厲，醜詆政府和最高級官員，一派「吹我唔脹」的神氣。香港政府仍「容忍」，不但我然們老百姓覺得莫名其妙；連麥理覺也沉不住氣了。

或者，香港政府不對左報採取取締行動，是要表示他的「民主作風」，取締報紙究竟是不民主的。可是，他們可沒想到，以「流氓」「潑婦」姿態出現，每天把全部篇幅放置在嘲罵政府上，這樣的「報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過的；即使最民主的美國，批評或抨擊政府的政策則有之，公開進行顛覆，則是法所難容的。

香港政府究竟還打算容忍到甚麼限度？

在建築物上貼幾個字標語，便會被抓、判刑，查實「我們必勝，港英必敗！」這種

標語，比起左派報紙的紀載、言論，其煽動性未及萬分之一；同時，貼一張標語，每天過路而看到這標語的人有多少？一張報紙的流傳又有多廣？兩者比較，其煽動力量相差奚啻霄壤？

貼一張標語，甚至只是「藏有標語」，也要判處若干月刑期；照其影响力之大小，出版報紙的，又該處以多久刑期？相信十倍百倍也是公平。

政府何以單獨重視「煽動性標語」，而無視於「煽動性報紙」？這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從政府種種措施，我們深信確具有遏止左派搗亂的決心。對付搗亂者大刀闊斧的作風，贏得市民擁護。美中不足的是任由左報不停叫囂。他們當然知道，這些報導和言論，對暴徒有領導和鼓勵作用，等於發號施令的人。不予以有力制裁，怎能有效的遏止亂源？

（八月十七日）

誰無兒女

兩個天眞未鑿，尚在稚齡的孩子，竟成爲港「愛國炸彈」下的犧牲品，虧他們還有面目說炸得好！炸得妙！炸得漂亮！

昨天我回到報社，甫坐下就接到一個女人打來的電話，她哽咽的聲音引起我奇異。她自言是個讀者，說今天早上讀報，看到兩個孩子被炸死的慘聞，非常難過，想贈點錢給他的家人；又問我知不知道姊弟倆甚麼時候「上山」，她想送他們下葬，爲他們祈禱安息。在微微飲泣聲中，她掛斷了電話。

聽了這電話，我心情的沉重，何嘗在她之下？誰無兒女？如果有一天，聽到街上隆然巨响之後，發覺你可愛的兒女，陳屍街頭，肝腦塗地，腸臟四濺，你的心頭，會是怎麼樣的一種感受？

由於職務上的關係，我每天不能不把左報瀏覽一遍。近來因爲炸彈案死灰復燃，差不多每天看到「炸得好」「炸得妙」「炸得漂亮」「愛國炸彈滿天飛」「愛國同胞懲罰港英英雄行動」那斗大的字眼。這些字眼，也每次激起我的憤怒。對這種滅絕人性的殘

暴行爲，居爲叫好，叫妙，說這是人的心腸，誰敢相信！

現在，兩個天眞未鑿，尚在稚齡的孩子，成爲你們「愛國炸彈」下的犧牲品，還有面目說炸得好！炸得妙！炸得漂亮嗎？

其實應該是：炸得衰！炸得慘！炸得醜惡！

左派報紙對這慘案隻字未提，以爲可以掩飾滔天罪行嗎？全港四百萬市民會一致向你們聲討，叫你們睜開狗眼，看看陳屍道左的，是「白皮猪」，抑或「黃皮狗」，還是「善良無知的中國小童」。

昨晨，彌敦道學生書店附近牆上，懸出一張白布橫條，大書：「北角清華街血案，應由鬥委會負責。」鬥委會向無辜小童開刀，激起公憤是必然的事。

過去，我主張「禁絕左報」，現在，我却認爲該讓左報存在，這對激發反共民心，更爲有利。如果不是他們每天有「炸得好！炸得妙！炸得漂亮！」的紀載和評論，市民也許未知道這種種的暴行，就是受到他們所鼓動；有了左報，他們無異招供了，這些「愛國炸彈」，是他們鼓動而放出的。看左報，等於看他們的罪行自供狀，他日拘上法庭，唔使審矣！

更可怕的一件事，港共竟嗾使十幾歲的學生放置炸彈。警方在昨天早上，在九龍平

安大廈門外，拘捕了四名十六歲到十八歲的少年男女，他們自稱是漢華中學的學生，並在一名少年手上，檢到一枚寫上「愛國同胞勿近」的炸彈，由軍火專家拿去爆燬了。

港共利用學生幹這種殘暴勾當，用「愛國」兩字去矇蔽了他們幼稚的腦袋，使他們思想上深種毒素。年紀小小就敢於放炸彈殺傷同胞，將來會變成怎麼樣？身爲家長的，難辭其咎！

據說：根據緊急法例，他們可能被判最高刑期十年。我以爲，嗾使他們的鬥委，值得終身監禁。

（八月廿二日）

愛國炸彈

費鬥委所說的「栽贓陷害」，目的是想洗脫屠殺兒童的罪行，可惜這些談話，不待雷樂夫指斥，也不會有人相信。

正當「愛國炸彈」滿天飛的時候，身爲鄉村俱樂部會員、地產商人、半山豪華住宅「彝園」的主人、港九各界鬥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左派大公報社長的費彝民，舉行了

一個「記者」招待會。

在這招待會中，自不免有些記者問及「炸彈」問題。據費鬥委說：「並不是所有的炸彈都是出自共產黨之手。有些炸彈可能是由一個中國人爲對付他人而投的。」

他以爲對這問題逃避得很巧妙，其實，四百萬雙眼睛看得很明亮，如果「中國人爲對付他人而投」的炸彈，爲甚麼不投於港共發動「鬥爭」前，而剛巧配合着他們的「炸彈政策」呢？

有位讀者打電話給我，叫我轉向費鬥委建議：爲了使市民明瞭那一枚炸彈是「港共」投的，那一枚不是，最好在他們放置或投擲的每一枚炸彈中，書明「費記」兩字，以資識別。

有「費記」的炸彈，大公報可以大加頌揚，譽爲「抗暴英雄」；如果沒有，大可指爲「美蔣特務」。

那位讀者又問：在清華街炸死兩個孩子的炸彈，是不是「費記」的？大公報上，隻字未提，亦未否認。如果不是，爲甚麼不見他們來一個「鄭重否認」？

偵緝處長雷樂夫，針對費鬥委「栽贓陷害」之說，發表談話，加以指斥。他說：「大公報一直支持那些投擲炸彈的暴徒。費彝民和他的大公報是有權力停止

這種卑鄙、無恥的炸彈案的。」

費鬥委爲甚麼要舉行這麼一次「記者」招待會？據說是因爲兩名小童被炸死後，激起全港居民的公憤，共黨領導階層已感到困惱，即使親共份子和同情共黨的人士，亦感不安。

看來，費鬥委所說的「栽贓陷害」，目的是想洗脫屠殺兒童的罪行，可惜這些談話，不待雷樂夫指斥，也不會有人相信。這種說法，不過更顯出其內心的慚疚而已。

一位女讀者來電話，問我：「萬人傑先生，你認爲懸紅緝拿兇手應不應該？」

「當然應該。」我說：「扔炸彈的人都貪錢，有大筆獎金，知道消息的當然會告密。」

「我說不應該！」那女讀者說。

「爲甚麼？」

「明知是誰扔的，何必多此一舉？」

「你知道是誰扔的？」

「那些爲了賺十元廿元的白粉道人何必管他？主使扔炸彈的其實就是『鬥委』，把『鬥委』們統通抓了就成，何須懸賞？」

（八月廿四日）

殘忍

謀殺林彬所採的手段，達到殘忍的頂點，要活活將人燒死，除了野蠻民族，絕不會如此做法。他們罵林彬是「民族敗類」，其實，這種人才是眞眞正正，如假包換的民族敗類。

北京紅衞兵火攻英國代辦處，不許任何人接近營救，這種義和團式的暴動，不會發生在任何文明的國家。

自從紅衞兵造反以來，所有駐北京外國使館，幾乎沒一個不遭受過搗亂。連一向以嚴守中立著稱的瑞士，也難逃此厄。

北京，已成爲瘋狂的城市。中國數千年來泱泱大國的風度，給他們丟盡！

在中共文化大革命進行整肅的時候，我讀過一篇北京通訊，報導鋼琴家劉詩昆被鬥經過。當時他要求造反派怎樣凌辱他都可以，只求保持他的十個指頭。十個指頭對於一位鋼琴家來說，是有甚於他的生命。所以他寧願受到任何凌辱，任何痛苦，而求保存他十個指頭。結果呢，造反派就敲破他十個指頭。

讀了這篇通訊，我曾悲憤到熱淚盈眶，也使我慨嘆人類的殘忍，竟有甚於野獸！這班飽受毛澤東思想薰陶的紅衛兵小將，已將腦袋中的一點點人性都洗掉，今日之火攻英代辦處，又算得甚麼回事呢？

發生在北京的殘忍行爲，還可說是得之傳聞，未賞目覩，可是，在本港進行「鬥爭」的左派份子，何嘗不是處處表現了他們的殘忍本質？

清華街一雙無辜的稚齡小姊弟，幼小脆弱的生命，被左派暴徒敲碎了，兩副小小的棺木才送入土中，在九龍窩打老道，又揮動他們染滿血腥的毒手，用汽油澆進汽車內，點火焚燒，把著名播音員林彬、林光海兩兄弟，燒成兩個火人。左派報紙，還在拍掌叫好。這種殘忍行爲，正與造反派敲破劉詩昆十個指頭，異曲同工，一樣殘忍。

兩個稚齡小姊弟，何碍於左派的「反迫害鬥爭」？難道八歲的小女兒，兩歲的稚童也會向你們左派暴徒「迫害」？把他們雙雙屠殺，絲毫無動於中，濺滿地上的腸臟，也不能打動他們的心腸。彷彿，要不是殘忍成性，就無法成爲共產黨。

謀殺林彬所採的手段，更達到殘忍頂點，要活活將人燒死，除了野蠻民族，絕不會如此做法。他們罵林彬是「民族敗類」，其實，這種人才是眞眞正正，如假包換的民族敗類。這種殘忍的行爲，我們民族的尊嚴，都給這班牛鬼蛇神敗壞淨盡了。

於此，我想起中共奪得政權之初，公審「地主」「惡霸」所施的跪沙、跪石、曝晒等酷刑，無一不做到最殘忍的地步。可笑有些做白日夢的議員，還當他們是「文明人」可以坐下來談判，看來非要他們嘗到土製波蘿的味道，不會覺悟過來。

（八月廿六日）

我們才配稱為愛國同胞

我們居留香港的四百萬中國人，才配稱爲「愛國同胞」，我們不願留在大陸給毛澤東或劉少奇拿着去做鬥爭工具，我們討厭這批牛鬼蛇神，把我們中華綿綉河山搞到一團糟，搞到民不聊生。

香港共黨搞事者，甚麼都自稱「愛國」，愛國屯，愛國物，彷彿「愛國」是他們專利品，別人休得分享。

不過，他們的「愛國」是自稱而已，事實上呢，他們不但不「愛國」，而且是「害國」。

何以見得？別的不說，拿最近發生的兩件充滿血腥的事情作例子：一對稚齡未懂人

事的小姊弟，被共黨的「愛國」炸彈炸得肚破腸流而死；一個手無寸鐵的播音員，竟被「愛國」鋤奸團用電油活活燒死。

這種事件只會使人感覺到「中國人」的殘忍、兇暴、醜惡，「中華民族」的面子，給這班牛鬼蛇神敗壞淨盡。他們居然還有面目自稱「愛國」，豈不是大大的笑話？

我們居留香港的四百萬中國人，才配稱爲「愛國同胞」，我們不願留在大陸給毛澤東或劉少奇拿着去做鬥爭工具，我們討厭這批牛鬼蛇神，把我們中華錦綉河山搞到一團糟，搞到互相殘殺，搞到民不聊生。對這班搗毀中華民族光榮傳統的共產黨，我們痛恨之極，所以，只有我們才配得稱爲「愛國同胞」，共產黨竟敢自稱「愛國」，太無恥、太厚面皮了。

左派報紙口口聲聲說他們得到大陸的「七億人」支持，說穿了，這是十分可笑的。因爲，這七億人當中，有很大部份是靠香港四百萬「愛國同胞」支持的。相信，在你們讀者羣中，至少有百份之九十以上要滙錢或買東西用郵包寄回去幫助大陸親友們的。也即是說，大陸的七億人，不少依靠我們的四百萬人生活的。

如果七億人要支持，一定支持我們四百萬幫助他們苟延殘喘的「愛國同胞」，而不是榨取他們的血汗，剝削他們的口糧，拿到香港換取外滙的一小撮香港共產黨。如果有

機會在大陸舉行一次「民意測驗」的話，我所說的一定會被證明百份之百準確。

香港四百萬中國人是值得驕傲的，「愛國同胞」這個稱謂，可以當之無愧。香港中國人優秀人才輩出，在外國留學，科學上的成就，替中國人爭了不少面子；把香港造成一個繁榮安定的社會，表現了中國人的善良、守法，和經濟發展的潛在力量，除了上述七億人的大部份要靠我們支持外，對中共的外滙，支持更大。香港「愛國同胞」，每年貢獻給「祖國」的外滙，三四十億港元，等如中共全部外滙的一半，以約多於「祖國」二百份之一的少數人口，而有這麼大的「貢獻」，還不能說是「愛國同胞」麼？

香港共黨份子如果還有一點良知，應該感到羞愧，把「愛國」這個榮銜，交還我們四百萬中國人。

我們熱愛的是孫中山先生創造的中國，不是毛澤東這班人搞到民不聊生，到處血腥的中國。害國、賣國之徒，厚顏自稱「愛國」；殺害同胞的炸彈，要冠上「愛國」字眼，「愛國」兩字，被他們汚辱了，以致弄到毫無價值，良堪慨嘆！

（八月廿八日）

父子談義和團

當時的「義和團」是奉了洪鈞老祖和黎山老母爲祖師，他們團內有一種咒語，唸了起來，可以避禦洋人的槍砲子彈。這情形就和今天紅衞兵捧起「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唸着「毛語錄」的情形一樣。他們今天的造反情形，和當日「義和團」在京、津之間焚教堂、殺教士、掘鐵路、毀電線，凡「洋化」的東西，都要毀掉，就等於「紅衞兵」不許香港客梳大頭裝穿辣椒鞋一樣。

北京紅衞兵不斷搗毀各國駐北平大使館，自從「民革」以來，幾乎沒一國不受到荼毒。工商日報因此發表了文章，指爲「義和團醜行」。開罪紅兵小將，這還了得？於是左派商報立即發表「三家村的怪叫」，予以「反駁」。所謂「三家村」，就是指「帝」（帝國主義）「修」（修正主義）「反」（反動派）。竟爲「義和團醜行」辯護。

他們說：「『義和團』是一個反抗帝國主義侵畧的『愛國組織』，『義和團』團員是有血性、有骨氣的中華民族的好兒女，只有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奴才之輩，才咒罵『義和團』！」

讀了這段社評，我忍不住噴飯。我孩子問我爲甚麼這樣好笑？我立刻把商報給他，叫他看看社評，有甚麼感想？

孩子說：「我知道您一定笑他們『愛國』寫滑了手，所以『義和團』也稱爲『愛國組織』了，對嗎？」

「對了，一向共產黨愛的國，只是毛澤東的國。今回，他們竟連慈禧太后的國也愛起來。這個主筆，寫社評不經大腦，連當時是甚麼朝代都矇查查，總之右派罵的，他就說是愛國。誰都知道『義和團』的口號是『扶清滅洋』，如果『義和團』不是那麼垮掉，『扶清滅洋』成功了的話，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連『中華民國』都沒有，毛澤東今日可以在北京天安門耀武揚威嗎？可笑商報主筆，連我這個十幾歲的孩子都不如，竟敢說『義和團』是『愛國組織』，這篇社論要是給毛頭看到，不召他回去勞改才怪！」

「爸爸，你錯了，這主筆召回北京，我担保他沒事。」

「何以見得？」

「即使毛澤東要送他去勞改，江青也會喝止，並頒給他一枚勳章。」

我啞然失笑道：「孩子，你係得嘅，你比我想得週到，當日慈禧太后之擁有『義和

團』，和今日江青之擁有『紅衞兵』的確沒有兩樣，也就因爲這個原故，姚克的『清宮秘史』被視爲大毒草，受到無情批判。罵慈禧太后是犯忌諱，就等於罵江青。在香港可以罵個痛快，在大陸罵，就要戴尖頂帽遊街了。」

「爸爸，我在歷史課本中讀過，當時的『義和團』是奉了洪鈞老祖和黎山老母爲祖師，他們團內有一種咒語，唸了起來，可以避禦洋人的槍炮子彈。這情形就和今天紅衞兵捧起『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唸着『毛語錄』的情形一樣。他們今天的造反情形，和當日『義和團』在京、津之間焚教堂、殺教士、掘鐵路、毀電線，凡『洋化』的東西，都要毀掉，就等於『紅衞兵』不許香港客梳大頭裝、穿辣椒鞋一樣。你罵『義和團』，和罵『紅衞兵』都是不能饒恕的，那有不跖着左仔條尾之理？」

父子不禁相對大笑！

（八月三十日）

橙色人物

以有過鹹濕案底的報紙，居然敢於罵人「黃色」，天下滑稽之事，莫過於此。何況，這些報紙的頭目，不但在文字上表現夠黃；行動上更黃，澈頭澈尾是條黃狗。

左仔罵人，往往忘記自己，被人揪後脚時，但顧而言他。尤其左派報人，可以說厚面皮到極。今天說過的，明天可以不算數。這也難怪，他們學習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可以向蘇聯老大哥一面倒，也可以罵蘇修是紙老虎。則左報自己駁自己，何足爲異？

譬如說：他們動不動罵人「黃色」，所謂黃色，即是鹹濕之謂。但鹹濕的界線很難定，是不是提到女人，就算鹹濕？抑或說及床上的事，才算鹹濕？如果談女人也算鹹濕，則食色性也的聖人，也是鹹濕聖人了。

怎樣才算是「黃色作家」？寫鹹濕東西的人，就是黃色作家了。但黃到甚麼程度，才算鹹濕？我認爲較公平的說法是：有過犯淫褻案底的，就算鹹濕。相信不會有人反對。

有人指萬人傑是「黃色作家」，如果基於上項原則，我並無發表過「淫褻文字」的

案底，當然不算得「黃色」。可笑罵人爲「黃色作家」的，却是有鹹濕案底的人。這等如自己做海洋大盜，却罵人是小偷。案子不審，還可「臭屎密缸」，在法庭上把這些舊案翻起來，眞是丟臉！

其實，左派外圍報及尾巴報，一向就以「鹹濕」做銷紙的基礎，供給讀者的全部是「黃色毒素」，用鹹濕引你看，裏面充滿紅色毒素。

以有過鹹濕案底的報紙，居然敢於罵人「黃色」，天下滑稽之事，莫過於此。何況，這些報紙的頭目，不但在文字上表現夠黃，行動上更黃，澈頭澈尾是條黃狗。後來雖然走了紅色路線，畢竟掩不住黃底。他們盡量要使自己變成紅人，到底也不過是「橙色」而已。

這類橙色人物在左報多的是，現在貴爲社長的蝦仔，以往做爬格子動物時，每天爬個一萬八千，全是鹽倉貨色。現在在左報撈起，就忘了本，嗾使馬仔罵人黃色。如果把他的「舊作」開個展覽會，黃淫淫的，一定大受左派工會同志們歡迎，認爲好睇過在紅形形寶書中收藏的春意圖。

以這樣底子的人，偏要罵人「漢奸」、「黃色」，我懷疑他的馬仔要求加薪不遂，或有甚麼其他不滿意的事情，故意整蠱老細。因爲老細「漢奸」、「鹹濕」兼而有之，

他甚麼不罵，就罵這兩樣，豈不是有「指桑罵槐」之嫌？

如果他不是撩事鬥非，你寫你的，我寫我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沒事了。我寫文章，只是就事論事，從不犯人，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必須予以還擊。

我勸你快些飭令馬仔，馬上收筆，否則只有暴露你「橙色」的身份，不見得怎麼馨香。老實說，紅色非你所長，我還是欣賞你從前的作品，黃色比紅色害人到底淺些。

（九月一日）

妙計

這的確是爲中共挽回面子的最好方法。這麼一來，中共可以揚言：「我們一抗議，港英便立即低頭，實行放人。」在國際間，他們大可也文也武，威風十足，說是已將港英鬥垮，大獲全勝。勝利就該收兵，如此一來，「香港事件」獲得圓滿解決了。

阿陳、阿李、阿黃三個人，談到「香港事件」，大家覺得，目前情形，簡直是個「悶局」。如何打開這悶局，成爲他們的談話主題。

阿陳說：「共產黨死要面子的，鬥到現在，一點結果都鬥不到，他們欲罷不能，於

是由文鬥、武鬥、短鬥而演變爲長鬥，也造成今日這個悶局。」

阿李說：「但畢竟也要想出個解決辦法，讓悶局這樣悶下去，豈不拖住來死？」

自以爲聰明人的阿黃說：「我倒想出一個『妙計』，不知行得通行不通？」

「計將安出？」阿陳和阿李齊聲問。

「香港政府可以馬上動手，將共產黨『各界反迫害鬥爭委員會』的全部鬥委，逐個拘捕，將他們關在集中營裏。」阿黃說出他的所謂「妙計」。

阿陳、阿李搖頭道：「不成！不成！這個『妙計』一出，北京還有不『抗議』之理？」

「等到北京抗議，香港政府可以答應將他們釋放。」

「呸！既然拘捕了，又將他們釋放，豈不多此一舉？」

「我說的釋放，當然是『有條件的釋放』。」

「條件如何？」

「我說的『妙計』，就『妙』在這裏。」阿黃輕鬆的說。

「這又怎麼個『妙』法？」

「釋放要在邊界上舉行，香港當局把全部鬥委，一個個點交給中共方面，由他們一

一接收過去。你說我這計仔妙不妙？」

「妙極！妙極！」阿陳拍掌道：「這是很符合共產黨『敢於勝利』的計仔。」

阿李也說：「這的確是爲中共挽回面子的最好方法。這麼一來，中共可以揚言：『我們一抗議，港英便立即低頭，實行放人。』在國際間，他們大可也文也武，威風十足，說是已將港英鬥垮，大獲全勝。勝利就該收兵，如此一來，『香港事件』獲得圓滿解決了。」

「對了，這『妙計』大可條陳港英當局。」

「港府會接納嗎？」

「怎會不接納？這麼一來，眞正贏了的是港英。」

「何以見得？」

「這是變相的把這班牛鬼蛇神遞解出境。」

（九月二日）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我們中國，一向是泱泱大國，一切都講禮讓，這也是受到外國人稱頌的民族性。俗語說：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人家那麼熱心，不避日曬雨淋，耐心排長龍，不過爲了買本紅彤彤的「寶書」，從而學習毛澤東思想。

而你們破口大罵「白皮豬」，要鬥臭、鬥垮人家，豈不有失泱泱大國的風度？

英國和中共外交關係，惡化到瀕於絕交邊緣。可是，英國再三表示，無意與中共絕交，英國外相布朗，並要求北京「改善兩國關係」。

這件事，成爲此間左報「嘲笑」題目。其實，英國這做法，並不可笑。

倫敦的看法，毛澤東已臨垮台邊緣，「文化大革命」至此已開至荼蘼，接近尾聲。毛澤東發動了紅衛兵造反，結果鬥垮自己，這情勢顯已無可改變。毛澤東倒下來，只是遲早問題。

如果現在和中共斷絕邦交，將來毛澤東倒台，新的中共政權建立起來，要恢復邦交，就得費一番工夫。因此，英國盡力不讓兩國間關係惡化。這是布朗提出改善邦交的最大原因之一。

昨晚在電視中看到倫敦中共大使館人員，拿起地拖和英國人鬥毆的滑稽鏡頭後，今天在左報上又看到一則新聞紀載：小紅書「毛澤東語錄」列入了英國暢銷書之列，英國人排長龍去購買云云。既然英國人那麼熱中毛澤東的著作，不惜費時失事，排長龍去購買那麼捧場，何以中共大使館職員要拿起掃把跟英國老百姓打架？那醜惡的鏡頭，在世界所有電視台廣播，讓大半的人類能看到，豈不太丟人？

在香港，我們也從未見過「排長龍購買毛語錄」的場面。這場面居然在倫敦出現，可見英國人對毛澤東的熱心，尤過於香港四百萬愛國同胞。所以，我提議，共產黨應該對英國人客氣點。

我們中國，一向是泱泱大國，一切都講禮讓，這也是受到外國人稱頌的民族性。俗語說：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人家那麼熱心，不避日晒雨淋，耐心排長龍，不過爲了買本紅彤彤的「寶書」，從而學習毛澤東思想。

人家對你們的紅太陽如此尊重、熱心、敬仰，而你們却破口大罵「白皮猪」，要鬥臭、鬥垮人家，豈不有失泱泱大國的風度？

爲了發揚忠恕和禮讓傳統的中國民族特性，我認爲港共鬥委，應該向港英「低頭賠罪」。這一來，世界人士都會說：「中國人以德服人，要得！」豈不替中國人爭回不少

面子？

英國人熱中於「毛澤東思想」，而港共在香港大叫鬥垮港英，許多人不明白，究竟是甚麼原因。

其實，說穿了簡單得很。現在，打着紅旗反紅旗的人多得很，故意和熱中毛澤東思想的英國人作對的香港共產黨，不用說，澈頭澈尾是劉派份子。

北京大老細，希望你老人家費費神？注意注意這批牛鬼蛇神的言行，不要信他們打的小報告，亂提抗議。

（九月二日）

法西斯法律

如果說：判處扔炸彈、暗殺的兇手死刑是法西斯法律，請問你們左派評論員，上海當場槍決犯人是什麼法律？你們在光天化日之下殺人又是什麼「法律」？

這幾天，左派報紙集中攻擊「死刑」，自然又大罵一番「法西斯法律」。如果對製造暴亂的人執行「死刑」就是法西斯法律，請各位左派的仁兄、鬥委老哥，讀讀祖國的

「新聞」：

「上海市在文化廣場舉行堅決鎮壓反革命公審大會，宣判反革命犯鄭宗明、反革殺殺人犯劉永慶等兩犯『死刑』。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大會宣佈鄭、劉兩名現行反革命犯判處死刑，當即綁赴刑場，執行槍決。」

「祖國」對殺人犯不但執行「死刑」，而且要「當場槍決」。這算不算是「法西斯法律」？

爲甚麼港共反對香港的「死刑」，而沒有反對大陸的「死刑」？因爲他們在嚴刑峻法之下顫慄了。

對扔炸彈的人判處死刑，對謀殺犯判處死刑，會嚴重打擊港共推行的恐怖政策。用性命去博取那筆孽錢的流氓爛蔥便會有所顧慮了。

如果幹這些勾當只是判徒刑，港共會經宣稱：九月份便要將香港解放，判刑一月和判刑十年都是一樣，到時就可獲釋放。居然有許多人相信，故而敢於爲港共賣命。但如果搞事者要判死刑，就沒有希望了。可用的馬仔，會因此而裹足，對港共今後進行恐怖政策，愈來愈少人可供利用了。這是港共急得大叫反對的原因。

林彬兄弟之死，死於光天化日之下，活活的被左派暴徒燒死的。左報說：這是執行

「民族紀律的懲治」。如果我們承認這說法，就等於公開執行死刑了。就算香港是中國領土，這一小撮左派暴徒是甚麼東西？是我們四百萬中國市民承認的執政者嗎？他們憑甚麼權力執行死刑？

上海當場槍斃兩個人，還算形式上經過「公審」；林彬兄弟可以隨便由你們這班小丑妄加「民族敗類」的罪名嗎？我們四百萬愛國同胞早已一致痛斥你們這班鬥委是殺人兇手，一個個揪出來執行死刑，又有甚麼不合邏輯的地方？

如果說：判處扔炸彈、暗殺的兇手是法西斯法律，請問你們左派評論員，上海當場槍決犯人是甚麼法律？你們在光天化日之下殺人，又是甚麼「法律」？

因爲你們心目中一向沒有法律，所以不知道法律可貴。法治的地方，不容許你們亂籠的。你們儘管口口聲聲蔑視法律，還不是一樣穿上囚衣服刑？在法律面前，你們天天寫文章叫囂的評論員，有一天因觸犯法律被捕，一樣要俯首無詞，走進「黑牢」去的。

「死刑」的法律現在尚未經立法局通過，一旦通過成爲法律後，當然要付諸執行，並不是四十八小時的照會，或左報上連篇累牘的攻擊可以嚇止。到時，一定要付出任何力量執行的。

（九月三日）

暗殺可以爭取勝利嗎？

如果我榜上有名，就馬上到保險公司，購買十萬元意外保險，預立遺囑，如果被左派暗殺，這十萬元保險金就送給替我報仇的人。只要在鬥委會鬥委名單上，殺掉任何一個鬥委，都有資格領取我的十萬元巨賞。

幾個文化界朋友閒談，談到左派蚊型報的「暗殺名單」問題。大家覺得，這是十分無聊的一回事。香港共產黨出到暗殺，表示他們的明鬥已完全失敗，只有用暗箭傷人的卑鄙手段，也顯示他們無計可施，面臨末日。

暗殺可以爭取「鬥爭勝利」嗎？從林彬兄弟被殺的事可以看出，效果剛剛相反。殺死了林彬，商業電台的廣播員罵得更尖銳、更澈底，一個林彬化成千百個林彬。除非將播音員全部炸死、燒死。將商業電台澈底弄燬，否則正義之聲仍然要每天在天空播出，無法制止。光頭費、漢奸陳、牛精楊、烟屎澤這班牛鬼蛇神，還是每天成爲他們痛罵的對象。

同時爲了林彬遭遇卑鄙暗殺，激起全民憤慨，加深了人們對共黨的憎恨，這是「鬥

委會」意料不到的。

可嘆「鬥委會」還不覺悟，一直拿殺死林彬的「豐功偉績」來宣傳，更嗾使蚊型油印報再而三地發表「名單」，聲言繼續進行「暗殺」。如果名單上再有人遭到毒手，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將千百倍於林彬的被殺；最後是左仔自取滅亡。

羅君說：要是榜上有名，是我最感高興的一回事！這表示他們對我害怕。寫文章而寫到他們要動手暗殺，成功可知。

羅君說得對，目前仍存在的左報大公、文滙、新晚；以及外圍左報商報、晶報、正午。這六家報紙每天全張報紙在「戰鬥狀態」中，沒有一篇不罵人。在言論自由的地方，你罵我，我罵你好了，恨到要把人列入黑名單，當然因爲你罵人不過，起碼，在文鬥上我是勝利者。

彭君說：如果我榜上有名，表示我是十分安全，左派不敢動我一根毫毛。他的理由是：如果他們要加我害，不會打草驚蛇，先來一個「名單」，可見「名單」不外是左派一貫恐嚇的手法而已。對於左派的嚇，你不理他，他就無計可施。

老彭還說：如果我榜上有名，我夠胆搬到新華社隔壁，或大公報十六樓費社長旁邊住，就近一點，方便他們下手。如果暴徒扔炸彈，更希望他們失手，殃及池魚。

他們問我：「你有甚麼意見？」

我說：「如果我榜上有名，就馬上到保險公司，購買十萬元意外保險，預立遺囑，如果被左派暗殺，這十萬元保險金就送給替我報仇的人。只要在鬥委會鬥委名單上，殺掉任何一個鬥委，都有資格領取我的十萬元巨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一定有人替我報仇。以暗殺對付暗殺，也很公道。」

大家聽了，哈哈大笑。老羅、老彭都說：「還是你老兄高橋，如果林彬早行你這一條橋，現在的鬥委個個發毛了。」

（九月四日）

為「烈士」復仇・為林彬復仇

我贊成爲「烈士」們復仇，也贊成爲林彬復仇。請十八位「烈士」的遺屬，以及四百萬憤怒的市民，認識清楚你們的「仇人」，齊心合力，把他們一個一個揪出，實行「公審」，爲「烈士」、爲林彬復仇。

左報說：三個多月來，越來越壯大的抗暴隊伍，到處「出擊」，被殺害的「愛國同

胞」有十八名，打傷的二千多名，投入黑獄的二三千人。因此他們號召，要爲「烈士」復仇。

右報說：滅絕人性的左派兇手，卑鄙無恥地殺害了正義的播音工作者林彬先生，已激起了四百萬市民的公憤，他們一致要求，揪出左派「鬥委」，爲林彬先生報仇。

中國有句古老話說：「有恩不報非君子，有仇不報枉爲人。」因此，復仇是天經地義的事。凡是有血性的人，也都一定贊成復仇的。

那十八名「烈士」是怎麼死的？左報已經說得很清楚，爲了他們到處「出擊」。出擊是戰鬥，在戰鬥中，自然難免傷亡。而這些事，在戰鬥的對方，也不能免，因此軍警方面，死傷的人也不少。除了死亡者外，受傷的雖然不及左報舉出二千多名「愛國同胞」數目那麼大，但也有不少至今仍留在醫院的。

既然是「出擊」，當然表示處在主動地位。主動攻擊對方，而被對方打死，那麼，報仇該向誰去報？向對方嗎？既屬「戰鬥行動」，當然無仇可言。否則對方傷亡者，也要向你報仇，報來報去，就永無了期。

誰叫這些「烈士」去送死？就是嗾使他們到處「出擊」的人。倘不是搞事者要他們到處出擊，好好地做份內工作，何至成爲「烈士」？所以，要報仇，該向指揮他們，靠

害他們的人報仇。誰指揮他們？誰靠害他們？「鬥委」！他們要報仇，應該把這三百多名「鬥委」揪出來，要他們償命。

至於林彬之死，不論左派、右派報紙都報導得清清楚楚，他是被暴徒用陰謀攔截了汽車，投入油漿彈，再澆上汽油，活活燒死的，這是暗殺。左派報紙立即招供了，是他們的所謂「鋤奸團」幹的。左派「鋤奸團」聽命於香港共產黨的「鬥爭委員會」，又是人盡皆知的事。

憤怒的四百萬市民，聲言是爲林彬復仇，又應該向誰復仇？這個「鋤奸團」不管是存在不存在，「鬥委會」總是要負責的。所以，「鬥委會」該是爲林彬復仇的對象。

我贊成爲「烈士」們復仇；也贊成爲林彬復仇；請十八位「烈士」的遺屬，以及四百萬憤怒的市民，認識清楚你們的「仇人」，齊心合力，把他們一個一個的揪出，實行「公審」，爲「烈士」、爲林彬復仇。

香港四百萬市民一向生活過得安安定定，大家有工做，大家有飯吃，如果不是這班「搞屎棍」搞起所謂「反迫害鬥爭」，怎會「死得人多」？十八名「烈士」、林彬兄弟、黃氏姊弟、鄭漢佳……都是這次「鬥爭」的犧牲品，都是「中國人」，害死這些中國人的「鬥委」，不論左派右派，該一致向他們聲討。

他們不祇害死人，而且害到「六萬」人失業。請你們冷靜想想，就知道你們的眞正「仇人」是誰。

（九月四日）

澳門擴展與香港

香港擔保沒事了。如果中共要「解放香港」，香港就是一個現成的「轉口大商港」了，何必費那麼大的力氣把澳門發展？

近幾天來，左報大事宣傳：「要將澳門發展爲轉口大商港」，這是右派報紙應該大字標題加以轉載的好消息！

爲甚麼？這一來，香港担保沒事了。如果中共要「解放香港」，香港就是一個現成的「轉口大商港」了，何必費那麼大的力氣把澳門發展？

連三歲小孩子都看得出，因爲共產黨拿下香港已經無望，好，拿不下，就把澳門發展爲轉口大商港，跟你爭爭生意，把你鬥成死港。

姑無論在生意上鬥得死香港鬥不死香港，港共顯然師老無功，要轉變另一種方式來

鬥香港。而這種新的鬥爭方式，我認爲十分公平。

這等如兩個商業機構競爭，在商戰上各出奇謀，優勝劣敗，是自然的道理。

共產黨把澳門繁榮起來，把它建爲轉口大商港，以與香港競爭。對香港來說，該是可喜可賀的事。凡事競爭然後有進步，澳門的急起直追，會刺激香港更繁榮，也是必然趨勢。

香港的轉口生意，會被澳門搶奪去嗎？現在來說還是太早。香港今日的地位，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復員後的二十二年，造成香港今日的繁榮。把澳門建爲大轉口商港，當然要相當時日。

雖然說，憑毛澤東戰無不勝的思想，可以一日等於二十年，這不過叫叫口號而已，實際上，不可能在三五個月間，就把澳門迅速建設起來。澳門進步了，香港可以更進一步。

中國人做生意最高興「成行成市」，你開一間鞋舖好生意，他在對門又開一間。還是一樣好生意，阿丙看了心雄，開第三間；跟着第四間、第五間、第六間，差不多開到全條街都是鞋舖，奇怪生意不但未受影响，而且比前更熱鬧，唔買亦睇吓。買鞋的人，都知道來到這條街，一定可以找到一雙合意的。

澳門繁榮，頂不到香港，大家繁榮，就更好了。

左派報紙認然這樣會「打擊香港經濟」，我以爲後果必不如此。全世界這麼多的生意，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並不會那麼容易給搶得去，就是搶去了一部份，又可以發掘新的。

我和幾位香港商業巨子談過這問題，他們當中未有一個對這事懷着憂懼。相反的，他們大都同我一樣看法，澳門的發展，對香港有利無害，斷不會因共產黨把澳門攪好，就可扼殺香港經濟，人尚且可以「天生天養」，何況偌大一個香港。

（九月五日）

我的立場

殘暴不仁的政權是無法保持的，毛澤東且搖搖欲墜，何況港共這一小撮牛鬼蛇神？廣大市民應該站穩自己的崗位，發揮力量，將暴亂澈底消滅，重過安定日子！

近來接到許多讀者來信，問我爲甚麼以前並未見你寫過隻字反共文章，現在却站在反共前哨上？

不錯，這是值得一談的問題。過去編輯先生約我撰稿，是寫「人海百態」，拿人海中有趣味的故事做題材，博取讀者一粲。

我的筆鋒一轉，是由於左派份子發動搞事，陰謀將香港製造爲澳門第二的時候開始。我感覺到一個有正義感的新聞工作人員，有責任替廣大市民吐出梗在喉頭的話。我致說，我發表過的每一篇文章，都能表達大部份市民的心聲。

我不會在左派的恐嚇、謾罵下屈服，即如廣大市民沒有在他們的恐嚇、謾罵下屈服一樣。

中共在大陸倒行逆施，陷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慚愧得很，我並未加以隻字批評。這也如大部份香港市民一樣，對大陸的事，並不過份關心。可是，左派的投機份子，希望混水摸魚，要在這裏搞鬥爭，要像梁培在澳門那樣，大大地撈一把，不惜造成香港社會的混亂，置四百萬市民生活於不顧，因而激起市民的憤慨一樣，也我是在這情況下，無法壓制自己的情緒，因而對左派暴徒大張撻伐。

有幾個天眞的讀者問我：你寫多了這許多稿，不是多賺了不少稿費嗎？關於寫稿佬這一行的生活，在過去「人海百態」中我談過多次，也說得很清楚，從一九四五年到現在的二十二年來，任何東西都漲了價，只有稿費未漲過分文，可知寫稿並不是好的行

加港文獻資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業。而我寫這些文章，也絕不爲了賺稿費，就算分文不拿，我仍要寫。我寫的東西，並沒受到任何人影响，每一個字，都由我內心發出來的。

我也並不如左派所喜歡誣衊的甚麼「美特」、「蔣特」。我在香港從事新聞工作三十餘年，和「美帝」既無聯繫，未受到美鈔津貼。也和「蔣記」毫無交情，未嘗到過台灣一遊，一個台灣的官都不認識，更談不到受他們收買。我能夠過着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完全是自己努力，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積起來的。

我過這種生活有賴於香港的安定，和有自由發展的機會。一個努力、肯幹的人，在香港一定站得住脚，相信許多市民也和我一樣。

不幸瘋狂的香港共黨，一定要把我們安定的生活澈底推倒，要我們跟「七億人民」一樣過困苦和沒有自由的生活，我們能不反抗嗎？我是個文人，站在我的崗位上，一定要大聲疾呼，讓廣大市民看清楚左派投機份子的陰謀和他們兇殘的面目。

殘暴不仁的政權是無法保持的，毛澤東且搖搖欲墜，何況港共這一小撮牛鬼蛇神？廣大市民應該站穩自己的崗位，發揮力量，將暴亂澈底消滅，重過安定日子！

（九月五日）

從未公開過的秘密

汪朝秘艷錄

全書十五巨冊 ★ 已業全部出齊

子家先生著「汪朝秘艷錄」，是以汪精衛時代的奇聞異事爲經；以神出鬼沒的間諜行徑爲緯，所有事蹟，均未嘗爲人道及，極有價值，故出版以來，深受讀者歡迎。現全書十五巨冊，均已出齊，誠爲一代巨著，作爲野史看，作爲小說讀，都是甚有價值的。基本定價爲每冊二元六角，其中有三數冊因特厚或稍薄而調整定價爲二元或三元，詳見書後定價表。

岩英遺著

中國抗日史話

本書共分三部

1. 東北義勇軍戰史　一元六角
2. 蘆溝橋戰火　二元
3. 淪陷區血淚史　二元

岩英（劉筠堂先生）在中國對日抗戰期間，參加抗戰行列，出生入死，對中國對日抗戰事蹟，耳聞目擊，所知至夥。戰後就其所知，更參閱近代史料，寫成這本「中國抗日史話」，內容充實，彌足珍貴。劉先生年前以積勞客死香港，這本最後遺著，更有價值了。

本社出版各種書籍目錄

命相談奇	齊東野著（1—15）各1.60	
風水・靈籤・怪談	齊東野著（1—2）	各1.60
命相鉤奇	硯農居士著（1—3）	各2.00
觀人於微	硯農居士著（1—8）	各2.00
命運的奇迹	齊東野著	3.00
歷代名女人性生活	唯性史觀齋主著	全9.20
①2.00 ②1.60 ③1.60 ④4.00		
歷代風流皇帝性生活	唯性史觀齋主著（1—4）	各4.00
古代採補術搜奇	唯性史觀齋主著	3.00
媚藥雜談	唯性史觀齋主著	5.00
中國同性戀秘史	唯性史觀齋主著（上下）	各3.00
性慾誌異	唯性史觀齋主著（上下）	各4.00
中國性藝術	唯性史觀齋主著	1.00
歷史性文獻	唯性史觀齋主著(上中下)	各2.50
變態性生活	唯性史觀齋主著	4.50
慾海異聞錄	唯性史觀齋主著	4.50
男女偷情的秘密	唯性史觀齋主著	3.50
世界性生活	白　衣著（1—4）	全9.00
①2.00 ②2.00 ③3.00 ④2,00		
奇異的性風俗	白　衣著（1—2）	各2.00
男女性事新知	白　衣著（1—3）	各2.50
女性衞生手冊	白　衣著	4.00
科學避孕法	白　衣著	2.00
世界娼妓大觀	白　衣著	3.50
女人的買賣	白　衣著	2.50
食物與性能	白　衣著	2.00

本社出版各種書籍目錄

媚術		白　衣著	2.00
人類性反應		白　衣譯	3.50
假鳳虛凰		白　衣著	2.00
世界尋芳指南		白　衣著	1.50
上海：間諜戰場	（間諜小說）	俊　人著	全6.00

①職業間諜2.60　②無聲戰鬥2.00　③最後勝利2.00

諜網迷宮	（間諜小說）	俊　人著	全5.20

①諜網迷宮2.60　②幕後人2.60

十三號情報員	（間諜小說）	俊　人著	2.20
櫻都諜影	（間諜小說）	俊　人著	1.60
秘密文件	（間諜小說）	俊　人著	2.00
中日間諜戰秘辛	（間諜小說）	盛立人著	11.20

①三面反間諜2.00　②敵後特工隊2.00　③諜踪三千里2.60
④秘密情報站1.60　⑤諜網殊死戰2.00　⑥霹靂地下火1.00

特務殺人滅口技倆	（間諜實錄）	盛立人著	1.80
我是女特務	（間諜實錄）	苗可秀譯(上下)各	2.20
東京地下特工	（間諜實錄）	苗可秀譯(上下)各	1.60
間諜大秘密	（間諜實錄）	王家南譯	2.20
衝破間諜網	（間諜實錄）	苗可秀譯	1.50
神秘間諜自供狀	（間諜實錄）	王家南譯	2.80
秘密戰	（間諜實錄）	苗可秀譯	2.20
脂粉間諜網	（間諜小說）	苗可秀譯	2.00
花都特務戰	（間諜小說）	苗可秀譯	3.50
模特兒間諜案	（間諜小說）	王　孫譯	1.20
姬娜浪漫史	（間諜實錄）	王　孫譯	1.00

本社出版各種書籍目錄

英醜聞案內幕	（間諜實錄）	王　孫譯	1.50
血刀	（偵探小說）	苗可秀譯	3 50
血染金剛鑽	（偵探小說）	苗可秀譯	3.50
火車謀殺案	（偵探小說）	苗可秀譯	3.00
驚險重重	（偵探小說）	苗可秀譯	3.50
失踪的美人	（偵探小說）	苗可秀譯	2.20
捉姦記	（偵探小說）	苗可秀譯	2.20
碧湖沉冤	（偵探小說）	苗可秀譯	2.50
無敵殺手	（偵探小說）	苗可秀譯	3.00
汪朝秘艷錄	（政海秘聞）	子　家著	全40.40

①至⑦各2.60⑧⑨各2.00⑩3.00⑪⑫各2.60⑬至⑮各3.00

民國政海搜秘	（政海秘聞）	子　家著（1—3）	全9.20

①3.20　②③各3.00

滿洲皇帝溥儀	（政海秘聞）	子　家著	1 60
飛虎隊戰史	（政海秘聞）	陳香梅著	2.50
張作霖外傳	（政海秘聞）	郁　明著(上中下)	各2.50
中國抗日史話	（政海秘聞）	岩　英著	全5.60

①東北義勇軍戰史1.60②蘆構橋戰火2.00③淪陷區血淚史2.00

成功之鑰	（實用叢書）	屈武圻著	3.50
應酬學	（實用叢書）	任　思著	3.50
知心學	（實用叢書）	任　思著	3.50
生財秘訣	（致富叢書第一種）	思　明著	5.00
白手興家的大富翁	（致富叢書第二種）	思　明著	2.50
推銷術	（致富叢書第三種）	思　明著	3.50
物業投資	（致富叢書第四種）	思　明著	5.00

本杜出版各種書籍目錄

西洋艷異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1—5）各	3.50
慾海奇女子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	3.50
應召女郎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	4.00
七夜風流帳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	2.50
歡場男女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	2.60
桃源艷迹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	3.00
男女間的遊戲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	3.50
換妻奇遇記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	3.00
醫生艷史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	3.50
大學慾潮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	3.00
瘋狂派對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	3.50
世界艷遊記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著	3.00
春心蕩漾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	3.50
情慾泛銀都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	2.50
窈窕淑女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7.00
戀愛十年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6.00
天堂烟霧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5.00
戰地情天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5.00
神女與女神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4.00
污流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4.60
苦樂情場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5.60
情天劫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全7.80

①情天劫2.60　②離念曲2.60　③未了緣2.60

斷腸花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6.00
進出黑地獄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2.60

本社出版各種書籍目錄

姊妹情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2.80
幽夢影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2.40
我心向明月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2.20
愛情賭局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2.40
氣壯山河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3.00
心靈之窗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3.50
秘密客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3.00
鬼屋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1.00
繼承人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90
愛的漩渦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1.40
遺愛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1.30
羣芳艷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3.20
人海浮萍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3.50
月黑風高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90
海角驚魂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3.20
天堂群像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3.70
藝海情潮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5.00
不明來歷的人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3.00
復活的玫瑰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1.60
如花美眷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1.60
月冷花殘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2.00
殘　春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5.00
大好青春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5.50
職業情人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2.40
第六個戀人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2.00

本社出版各種書籍目錄

嬌　娃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2.40
迷失的一代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4.00
一代尤物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4.50
奪寶記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2.50
沉　淪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3.40
豪門怨婦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5.60
斬不斷的情絲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5.80
危險女性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5.80
情　花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2.80
愛情的噩夢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3.00
舊　歡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3.20
萬世留芳	（文藝小說）	望　雲著	3.60
謎樣的女人	（文藝小說）	孟瓊瑤著	4.50
無盡的愛	（文藝小說）	羅小雅著	3.50
初　戀	（文藝小說）	張長風著	2.80
英雄樹	（文藝小說）	張長風著	4.00
迷魂草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5.00
懺　情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7.00
喋血櫻都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4.50
美麗的魔鬼	（新潮派小說）	王　孫譯	3.50
女人路線	（新潮派小說）	王　孫譯	3.50
性愛俱樂部	（新潮派小說）	王　孫譯	2.80
南太平洋之遊	（遊　記）	屈武圻著	2.00
健康生活	（保健知識）	紀大夫著	1—4各2.00
死亡線	（間諜文藝小說）	俊　人著	5.20
故鄉來鴻	（大陸情況）	劉　忠編	1.00
紅衛兵造反記	（大陸情況）	王　恩編（上下）	各3.00
處女的誘惑	（新潮派小說）	王　孫譯	3.50

本社出版各種書籍目錄

愛神的迷宮	（新潮派小說）	王　孫譯	3.50
錯點枕邊人	（新潮派小說）	王　孫譯	3.50
美國式婚姻	（新潮派小說）	王　孫譯	3.50
蕩娃碧姬	（新潮派小說）	王　孫譯	3.50
掌與相	（命相知識）	一謌居士著（1—4）各	3.00
明　眸	（文藝小說）	羅小雅著	3.50
性事奇聞	（性知識叢書）	白　衣著	2.80

（新書預告）

奇女子余美顏	（浪漫派紀實小說）	宋　玉著
東洋風味	（浪漫派紀實小說）	王　孫著
長髮女郎	（愛情文藝小說）	俊　人著
失踪的丈夫	（奇情文藝小說）	俊　人著
難忘的舊夢	（愛情文藝小說）	俊　人著
孽　障	（愛情文藝小說）	俊　人著
秋夜吟	（愛情文藝小說）	羅小雅著
網中人	（間諜文藝小說）	俊　人著
地獄歸來	（愛情文藝小說）	俊　人著
第一號肉彈	（女明星私記第一集）	金小鳳著
有情人	（愛情文藝小說）	俊　人著

最高指
努力为好好广播为
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坚决向旧技术
让千种事业为资产
毛泽东 一颗延光

王恩編

紅衛兵造反記

資料珍貴 | 紀載詳實 | 圖文並茂 | 上下兩冊 | 各售三元

劉忠編

故鄉來鴻

每冊定價一元

另一新著

萬人傑

人海孤鴻

即將出版

密切注意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7687905 5

宙宇
社版出

DA_HK

Printed in Hong Kong
每冊定價港幣三元正